

亦見鳩巢文集、

(自注)

幽窗隨筆

一七二

志收之、

入鹿之變、船史惠尺、收國記、上中大兄、其事似蕭何、而功更過焉、義大、惠尺之二事、笑語中並揭出之。

侗菴筆記、義弘功最大條、義弘方與諸將士熾火于爐、困爐箕踞、爲韓人一覘、營事、薩人肝

付七之允、爲余說清正覘、營事、事與此似、

又清吳中堅以張子房、諸葛武侯、慕容恪、郭子儀、李郭侯、程明道、李綱、宋沢、岳飛、孟珙、爲三代以下聖人、余昨讀孟子得二說焉、聖人、百世之師也、乃是百世之師、聖人也、

又太平記書天皇御謀反、引左傳王叛王叔陳生等數事、爲不足深怪、大是怪說、左氏以下書法皆極乖謬、宜痛駁正、况我之御宇天皇、豈容例視之西戎王哉、儒者視漢土爲中華、故其言雖極乖謬者、亦奉爲金科玉條矣、又蒙古逢大風一條、以神風爲近兒童之見、而反引元史爲天意、遂引陰符經殺人滿萬、大風暴起、是獨非兒童之見邪、亦儒者信漢土之過也、

又異產一條、引証數事、與穗井田忠友觀古雜帖、佛誕生摩耶夫人像說、互相發明、然余不通醫理、又不喜語、故姑置不論焉、

又樂工去外腎一條云、猶去去舉丸、則力絕壯也、曾聞俄羅斯及我蝦夷、蓋有此俗、又有去馬舉事、松原松軒朝鮮物語亦云、韃靼馬皆去舉丸、朝鮮間亦有之、朝鮮官豎皆去舉丸、是

中江藤樹以三孔明陽明列伊傳呂召類曾思孟一亦不踐習俗之見、但其漢土之外、無有聖人云者、亦未可知有皇神也、(自注)

與唐人畧同、

鶴臺遺稿載周南縣先生六十壽序、周南先生行狀二篇、行文措辭、率多因仍、恐非文章出色之術也、

正享之際、山脇東洋讀徂徠書、悟醫道亦有古今、而香川太冲初實受業於仁齋、後乃爲醫、以成一家說、二医名手也、而發於二儒、儒之權於是爲盛矣、

松原松軒朝鮮物語、載彼邦近時名作一絕、余讀之、全是理語、非詩語也、侗菴筆記、金庭剛、金子貞兄弟二絕、大見風情、而子貞作特佳、正德文化、彼邦變革可推知也、

鶴臺遺稿紀事二篇、紀石井氏兄弟復讐事、紀藤戶新藏復讐事、附妓錦木貞節、冗長可厭、全無体裁、諸記多索然無味、獨序書中可觀者、往々有之、

宋王旦死、真宗輟朝三日、晏殊死、仁宗輟朝二日、范仲淹死、亦輟朝一日、宋代待大臣如

此、並見歐公撰神道碑、余從不讀律、頃讀羽倉三律摘要、可謂簡括矣、若以此書爲主、以幕府本藩見行律令、參考其輕重、稍涉三律本書、則思過半矣、三律、唐明清也、於是說古今史書、必有發明也、

大史公升孔子于世家、論贊已具其說、又何良俊說得好、見史評林、王安石執拗之見、不可

幽窗隨筆

一七三

聽也、

問禮老子、老子、蓋周守藏史而知禮者、後世所傳老子書、非其手筆、伊藤東涯、齋藤拙堂辨之詳矣、漢以來、黃老與孔子之衝突、是以遂誣問禮之老子、而為著書之老子、假師道而壓孔子、世人多受其欺、孔子世家、老子傳所載、老子謂孔子語、皆不可受之欺也、昭公奔齊、孔子適齊、夫子之才略忠義、可想見也、

晏嬰沮孔子語、自墨家言、非晏子本色、金履祥為未可盡信也、柳宗元讀晏子春秋、有議論、似可從、坐右無柳文、俟他日檢之、

論語成於有會、柳州論語辨上、論之已詳矣、朱子去柳州而取程子、宗門之見耳、

翁問答五卷、中江藤樹先生著、世有刻本、內多有性理精微之論、月性為余云、此書有二本、

一本百卷、一本百二十卷、百二十卷者最好、頗及幕制之得失、立論無所回避、虞淵言之、

按、以末卷結尾致之、有辛巳癸未丙戌丁亥數本、則虞淵之說、蓋有徵矣、

陳明卿曰、若有曾子之心、即龍比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一般、不然、則老死隴下、亦與刀鋸傷辱何異、見翁問答、朱子曰、如公治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治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見語類、二先之語、衰世之言、而非孔孟之語意也、然在衰世、不得云爾、使孔孟觀之、亦

東涯紹述集、予未見、老子論全文見夢代、拙堂論見月性撰名家文鈔、(自注)

論語觀志觀行三年無改一章、先儒皆誤解、皆坐以子為是、父為不則是焉耳、一倒則明白、事君數朋友數一章、舊說亦以

君與朋友為不仁、仁齊說得之矣、(自注)

必點頭而已、

孔子畢生為魯為周、如是而已矣、然為魯、所以為周也、為周、所以為魯也、若外周魯、而為萬世開太平、何以為孔子、

明道曰、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余謂楊似顏回、墨似禹稷、二氏若知時而無執、亦聖人之徒也、明道所疑、故為倒語、可怪也、

徂徠解孫子、故曰云々、多為古語、頃讀論語微、開口輒曰、非先王之法言、孔子不敢言、

故君子不重一章、為誦古言、父在二句、亦為古語、而下頭々古言、處々古語、其說或有過焉者、而非亦無其理、遍讀古書、自能逢原、

孫子、主用、主實用也、主如主忠信之主、時制、隨時制宜也、時如三時習時中時措之時、論語之論、掄也、倫也、已掄而撰之、又倫而次之、

程子曰、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按、生即變化之義耳、然一下生字、即見生色、一向宗末派有立異義者、本山遺使紕之、隨加貶黜、事往々見清流紀談、

漢士人解書、往々有語意倒者、可知古文、在彼已患其難讀、吾日三省吾身、朱註以此三者日省其身、退而省其私、孔曰、察其退還與三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義、此類極多、非語意倒乎、

五十以學易、朱註以五十一為卒誤、徂徠則曰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是亦有理、(自注)

徂徠徵、門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解、遂鑿耳、是雖爲由誨汝知之乎章發、其說或未必當、然二十篇中、頭々觸發、大有發明、

精里三集卷三、偶記云、三笑圖、畫家寓意、非實有是事、已而說空華隨筆廬山三笑圖條、亦云、莫本說可拋、考証益密、但隨筆爲遠公·陶·陸、而精里爲遠公·謝·陶、余不深查、

蔡君謨鬚髯事載空華隨筆、可悟三思再思之說矣、吾重洪邁爲人、惜不讀其容齋隨筆、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知其夷堅志、竊恠之、說空華隨筆、至魚籃觀音條所引夷堅志、益恠焉、嗚呼洪邁其人、而何好怪之甚也、

藤樹先生專精孝經、合觀孝經啓蒙·翁問答及畸人傳所載、可見矣、

畸人傳載僧無能不淫事、又引王陽明事比之、余嘗讀虞初新誌、載黃石齋劉念臺事、亦酷相似、而其的爲黃爲劉、今不記省焉、他日一見、當隨錄之耳、

又載駿府義奴八介事、與差川義奴六松、大相類、

又載大和孝婦伊麻、孝感得鱒魚、芭蕉庵桃青爲語諸書家雲竹、々々使門人友竹代往貌之、

事酷似松洞貌烈婦登波、登波之事、過于伊麻、松洞非待人使者、是爲稍優焉耳、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塩鉄論曰、好德如河廣、詳載三

餘偶筆、吾謂葉山蕃山一章、足以當之、然此本恋歌、則尙斷章取義之類耳、

差川、屬周芳國熊毛郡、(自注)

徂徠集、泰伯曾子有疾章、亦有此論、極詳矣、(自注)

古文孝經孔傳、毀傷爲刑傷、太宰德夫因以斷孔傳非偽、又引王仲任語爲証、吾友宮部鼎藏甚重孝經、取古文孔傳、數爲余道之、三餘偶筆禮記逸文逸篇條、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是亦一証、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是別一理矣、不必列于此也、

頃方說明仁孝皇后內訓、拋其序、女教、曹大家女戒之外、未有成書、女憲、女則、皆徒有其名耳、而余觀內訓、其言正、其理純、唐太宗帝範之類也、但恨少精采動人處耳、

可攷孟子履歷者、閻百詩有孟子生卒年月攷、近說三餘偶筆、卷三七百有餘歲條、辯駁數事、他日當合攷二家耳、

吾與童子讀孔子家語、得太宰增註、千葉釐訂、冢田注三本、此外有寬文舊刻及岡白駒本、余未一見焉、此間家語、蓋有此五本而已、

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梓稱之、而孔子宰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王注、卿大夫稱家、甲鎧也、此制吾甚疑之、當查他書、史記世家作臣、

孔子世家、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云々、酷似後人送序體、

孔子爲中都宰、及誅少正卯、史記不如家語之詳、

前漢郅都語、亦與周處似、(自注)

不召之臣

孝經

言必有中、

徂徠答問書、責人諫母信佛者、良齋問話、載尹和靖爲母誦佛經事、意皆好、
問話、又引周處忠孝不兩全語、按、蒙求引晉書、作忠孝之道安得兩全、又三國志、吳主
傳、嘉禾六年、三年之喪云々、將軍胡綜議、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
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是則大謬語、與周處異、周處之言、則忠臣孝子之真情、
何容輕議、閑話、及水戶諸先駁之者、未深思焉耳、
孟子所謂不召之臣、伊尹、管仲之外、吳孫權之張昭、唐肅宗之李泌近是、然張昭尙不免爲外
敬、其唯諸葛亮邪、三國志裴註、吳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其言亦何酷
似劉備也、

三國志、七吳權嘗問嚴陵、寧念小時所闇書不、陵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陵鄙生、臣請爲
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通鑑、齊帝蕭道問爲政於劉瓛、對
曰、政在孝經、九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又陳紀蘇威嘗言於帝隋曰、臣先
人綽每戒臣云、唯誦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
論語、言必有中、徵云、謂其言有驗也、非新註之當理、偶見三國志、七吳顧雍爲人不飲
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是亦如新註已、非謂言有
驗也、且如徵所引刑罰中、與此相似、不必謂古典也、

無適無莫

先進後進

哀

色斯

附庸

論語、無適無莫、徵說尽矣、三國志、七吳顧雍爲丞相平尙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
所任、心無適莫、亦無偏無黨之意已、

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註刪仕字、徵非之曰、進蓋進士之進、其說穩矣、但
三國志、七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
教、風化大行、進字、轉用爲學先輩可也、古學然後入仕故也、

楊升菴集、四十卷哀窈窕、思賢才、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
也、余旧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按、哀字難解、乃言論語哀而不傷也、徵所
引季札觀樂爲之歌頌曰、哀而不傷、是亦衷邪、

鄉黨末章、聚訟尙矣、而崔琰書諫世子文帝曰、哲人君子、俄有三色斯之志、三國志魏十二是亦用其語
矣、

通鑑卷三十六、始初元年、王莽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附城、註、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
庸即庸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王制附庸、
鄭注曰、小城曰附庸、

(李翔幽憤賦)

幽室日抄 戊午二月七夜

歐陽修讀李翱文 折畧

其賦曰、衆囂々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_レ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_二旅取_一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_二天下取_一河北、以爲憂、嗚呼使_下當時君子皆易_二其嘆老嗟卑之心_一、爲_中翱所_レ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_二亂與亡_一哉、然翱幸不_レ生今時、見_二今之事_一、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_レ憂也、余行_二天下_一、見_二人多矣_一、脫有_一一人能如_二翱憂_一者、又皆疏遠與_レ翱無_レ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_二憂世之言_一、不_レ以爲_二狂人_一、則以爲_二病癡子_一、不_レ怒則笑_レ之矣、嗚呼在_レ位而不_レ肯自愛、又禁_二他人_一、使_二皆不_レ得_レ憂、可_レ嘆也夫、

詩魏國風

園有_レ桃、其實之_レ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_レ知我者、謂_二我士也驕_一、彼人是_レ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_レ之、其誰知_レ之、蓋亦勿_レ思、

謝枋得曰、使_二忠臣義士之心_一、畧見_レ知_二於人_一、通國上下、不_レ群吠而衆_二惡之_一、問_二其所_レ愛者何說、今之所_レ當_レ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爲_二扶_レ顛持_レ危之謀_一、晉豈能驟滅_二其國_一哉、國雖_レ亡、亦未_レ必如_レ是之速_一也、嗚呼惜哉、

陳國風

墓門有_レ梅、有_レ鵲萃_レ止、夫也不_レ良、歌以_レ訊_レ之、訊_レ予不_レ顧、顛倒思_レ予、

朱熹曰、墓門有_レ梅、則有_レ鵲萃_レ之矣、夫也不_レ良、則有_レ歌_二其惡_一以_レ訊_レ之者_上矣、訊_レ之而不_レ予_レ顧、至_二於顛倒然後思_レ予、則豈有_レ所_レ及哉、

王守仁答_二毛憲副_一書 折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_レ之、君子以_二忠信爲_レ利、禮義爲_レ福、苟忠信禮義之不_レ存、雖_レ祿之萬鍾、爵以_レ侯王之貴、君子猶謂_二之禍與_レ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_レ在、雖_レ剖_レ心碎_レ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_レ福也、況於_二流離竄逐之微_一乎、某之居_レ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_二三死_一焉、然而居_レ之泰然、未_レ嘗以動_二其中_一者、誠知_二生死之有_レ命、不_レ以_二一朝之患_一而忘_二其終身之憂_一也、大府苟欲_レ加_レ害、而在_レ我誠有_二以取_レ之、則不_レ可_レ謂_レ無_レ憾、使_二吾無_レ有_二以取_レ之而橫羅焉_一、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_レ是而動_二吾心_一哉、

幽國風鴉鵲朱傳

武王克_レ商、使_下弟管叔鮮、蔡叔度監_二于紂與_二武庚_一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_レ之、而二叔以_二武庚_一叛、且流言於_レ國曰、周公將_レ不_レ利_二於孺子_一、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_二管叔_一、武庚_一而誅_レ之、

寅按、不立武庚、殷人不服、不監三叔、武庚不睦、縛武侯以三叔、制殷人以武庚、猶下契丹立劉豫以制趙宋、周之謀亦周矣、武庚乃籠絡三叔、以舉大義、雖云投周室闕墻、抑亦壯矣、而其無成者、所謂命也、悲夫、

鹿鳴序

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皇々者華朱傳

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薦司馬相如者、狗監蜀人楊得意、史明書其名、而薦賈誼之前河南守廷尉吳公、乃佚其名、士之頭晦、果有數與、抑空文、世所貴重、而實才、其所疏害、薦者之傳否、蓋有由然矣、朱雲折檻之事、固驚人耳目、而雲、元帝時爲槐里令、坐論石頭廢銅、則成帝時一布衣耳、乃能上書求見、朝廷亦能引見、公卿在前、不爲甚怪焉、論者謂西漢近古、蓋謂此類也、左傳曹劌請見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則劌亦非在位者明矣、

宋陳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每接朝士及牧守、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亦以人才

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王淮問人才楊萬里、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准次第擢用之、又李綱著人物志、其序載于集、陳亮著中興遺傳、見于魏禧大鉄椎傳論、古之大臣、用心如此、如同甫、雖不顯用、亦奇士矣哉、

三十而立

三國志吳宗室傳、孫權讓皎書曰、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按、漢書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体、玩其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說苑曰、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合此三者、而立之古說可知矣、

九合

論語九合、左傳糾合、三國志吳宗室傳、曰孫輔鳩合遺散、可見九糾鳩通用、

如賓如祭

論語、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左傳、白季曰、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以敬說仁、孔子之前、已有之、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1881年 8月)

此項工程，現已告竣，所有工程費，均由政府撥付，

並無向商民籌款，故商民無須負擔，特此聲明。

此致

各商民鑒

此

宣統元年八月十五日

廣東省城

廣東省城

廣東省城

廣東省城

廣東省城

廣東省城

廣東省城

丁巳
幽室文稿

解題并凡例

- 一、松陰の幽室文稿の大體の事は、既に丙辰幽室文稿の解題并凡例に於て説明してある故、こゝには略する。
- 一、萩市松陰神社藏の丁巳幽室文稿は、大さ半紙二つ折形で、表紙は厚紙、澁印刷毛目を見せ、標題文字「丁巳幽室文稿 上(或は下)」は松陰自筆、目次及本文用紙には、全面二十行、毎行二十格の青野があり、本文の文字は他筆で、唯訂正の箇處のみが、松陰自筆である、本全集編纂には、これを原本とし更に同社藏の別本を参考して書き加へた、
- 一、右の原本は、上下二卷にして送吉田無逸二序までが上卷となつて居る、
- 一、従來、この丁巳幽室文稿の刊行としては、丙辰幽室文稿と同じく、吉田庫三編纂「松陰先生遺著」第一篇の中に掲載せられたものがあるのみである、
- 一、この文稿原本に載せてある外蕃通略叙・同跋・討賊始末叙・烈婦登波碑・跋孫子評の四篇は、その外蕃通略・討賊始末・孫子評註が、この敘跋文を添へたまゝで、本全集に編入せられてあるから、重複を避けて、文は掲載せず、唯目次に止めておく、
- 一、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の土屋蕭海添削批評常榮公傳は、本書の常榮公傳の草稿であるから、便宜附載した、

(委員 安藤紀一)

丁巳幽室文稿目次 (安政四年)

上卷

吉田氏略叙 正月元日(安政五年)……………一三
 讀「唐鑑」一則 正月元日(安政四年以下同)……………一六
 讀「經濟要錄」 正月廿三日……………一六
 讀「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二月廿二日……………一七
 外蕃通略叙 三月三日 (別出)……………一七
 書「奉書後」贈「妻木士保」 三月八日……………一八
 贈「松浦生」序 三月十二日……………一八
 讀「朱竹垞文粹」 三月十三日……………一九
 周布君大孺人某氏八十壽序 代「家兄」○四月五日……………二〇
 秀實字無逸說 五月廿日……………二〇
 外蕃通略跋 五月二十八日 (別出)……………二〇
 示「諸生」 閏五月三日……………二二

跋「兩秀錄」 閏五月……………二二
 評「周布生文」 閏五月六日……………二三
 讀「塩谷文」 閏五月十八日……………二四
 雨森芳洲先生國王稱號論跋 閏五月十九日……………二四
 乞「富永彌兵衛免獄」狀 代作○閏五月……………二五
 女誠譯述叙 閏五月廿九日……………二六
 戲擬「對策」附「與清太」○六月六日……………二七
 上「國相益田君」書 代作○六月七日……………二八
 書「冤枉由來記後」 六月……………二九
 討賊始末叙 六月廿五日 (別出)……………二九
 復「福原清介」 六月廿七日……………三〇
 示「齋藤生」 六月……………三〇
 與「富永有隣」 七月四日……………三一

讀蘇明允高帝……………三三
 送下松浦松洞之大津豹烈婦叙……………三三
 烈婦登波碑 代作 (別出) (本卷附載始末) (の終にある)
 讀魏批孟子牽牛章 七月十八日……………三四
 記德字有隣說後 八月三日……………三五
 跋足代權大夫書 八月……………三五
 與木原慎齋書 八月十七日……………三六
 贈音三郎 八月十八日……………三七
 贈市之進 八月十九日……………三七
 溝三郎說 八月……………三八
 乾字無咎說 八月……………三九
 折煙管記 九月三日……………三〇
 送吉田無逸序 九月五日……………三一
 下卷
 跋秩祭論 九月九日……………三三

示三生 九月十三日……………三三
 跋孫子評 九月十五日 (別出)……………三四
 送富永有隣歸省叙 九月十五日……………三四
 跋烈婦登波書 九月十六日……………三五
 復御園岸彌平次 〇九月廿六日……………三五
 實之字賓卿說 十月三日……………三六
 與小田村士毅……………三七
 與來原良藏……………三八
 與尾寺新之允……………三八
 與中村牛莊先生 十月十八日……………三九
 與御園 十月廿四日……………三〇
 萩之爲地爲人作……………三一
 九數乘除圖跋 十月廿七日 (圖後出)……………三二
 復二口羽德祐書 十月廿八日……………三三
 與桂小五郎書 十月廿九日……………三三

跋烈婦登波書三首 十一月七日……………三四
 蝸室筆記漫評九則 十一月八日……………三五
 與小國剛藏 十一月九日……………三七
 與二口羽德祐書 十一月十二日……………三八
 贈馬島甫仙 十一月十三日……………三九
 讀蘭夷密報 安政四年二月三日所報 嶮
 讀者 〇十一月十三日……………四〇
 與二口羽德祐 十一月……………四〇
 與有隣 十一月十八日……………四一
 跋賓卿送佐世八十二叙 十一月廿日……………四一
 與冷泉生……………四二
 書久坂玄瑞詩稿 與江幡吾樓……………四二
 跋伊婆善喻言 十一月廿日……………四三
 答無逸問 十一月廿日……………四三
 贈駒井生 十一月廿一日……………四三
 跋治心氣齋先生詩 十一月……………四三

與松浦無窮 十一月廿四日……………四三
 示讀書友 十二月三日……………四四
 文妹適久坂氏贈言 十二月五日……………四五
 復小國剛藏 十二月十七日……………四六
 與馬島生 十二月廿日……………四七
 贈三子 十二月……………四七
 與清太 十二月廿四日……………四八
 筆記一則 十二月廿六日……………四九
 友善塾記 代作 〇十二月……………五〇
 常榮公傳……………五〇
 讀魏叔子文鈔 十二月廿八日……………五三
 九數乘除圖……………五五
 通計八十三首
 土屋蕭海添削批評常榮公傳 (編者附載)……………五六

丁巳幽室文稿

上卷

吉田氏略叙

吉田氏、出自松野平介、平介遠祖、蓋一條朝納言藤原行成、而世次不可攷、平介仕右大臣平信長、領美濃之船木呂久、信長既為賊臣明智光秀所弑、平介陰抱討賊之志、料事不遂、自戕於京師總見院、隸大德寺

按、賴襄外史云、安藤範俊、摠見記、為安藤伊賀守、信長記、為伊賀伊賀守、蓋齋藤龍興臣、降信長者、並非別人也、然外史前是吉田本此、皆作伊賀、而是吉田本此、獨為安藤者訛也、家臣松野平介、諸書皆吉田本並作、有材名、摠見記、謂有勇名、信長記、謂達於文武、有清白稱、範俊敗、為信長所流、信長祿之、信長記、謂與、領千貫、於是光秀時、宿于八幡祠、男山八幡宮、在山城國綴喜郡、不及於難、以上吉田本には此間に蓋の字がある、取信長記、齋藤利三、內藏、與之善、以書招之、平介伴應

是從摠見記、但記為不應、欲窺隙刺光秀、光秀覺其意、不親近、平介乃自殺、是從信長記、但記無以書招事、蓋自殺、作應未詳何據、乃伏誅、則所謂欲窺隙刺者、恐無其間、摠見記不應自殺、似可從、

平介子玄蕃重基、始改氏吉田、慶長中、在大坂城戰歿、重基子為三郎左衛門重賢、々々亦稱星野氏、和漢流文書、有手澤、可徵、重賢著書、又概見和漢軍林古授校訂、其子友之允諱重矩、初名重次、家藏文書、有手澤、可徵、實出雲藩士三島通種第三子也、從父

來吾藩、以和漢兵法教授、其所傳有和漢軍林等數種、後傳大西重一、青雲公召而祿之、元祿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有命、通年所賜俸給、今定爲米五十石、銀六百、爲兵法師員、後班大番組、據寶永七年八月七日官命、先是、爲御廊下番、班御手、是爲始祖、々々錢、且班遠近附、爲三兵法師員、班寶永七年八月十六日、班大番組定祿爲八十石、是爲二始祖、々々往三江戸、從三山鹿藤介高基、受其家學焉、山鹿素行師、養弟高恒、爲三嗣、高基乃高恒子也、遂以三其法、教人、按、始祖從三山鹿、蓋其爲三御廊下寶永三年、受三四星傳、正德四年、受三三重傳、藤介手書、今尙現存焉、而始祖爲三御廊下番、在寶永七年前、而未的知其(吉田本には此間に果の字がある)在何年、當三博考焉、始祖有三四男、長十郎左衛門矩行嗣、次政之、爲三杉政常養子、次孝方、爲三長谷川信政養子、次美次、爲三檜崎政良養子、矩行性忠直、曾直大番処、公特旨講三家書、矩行辭曰、人臣進講、宜宿齋戒、所_レ言、然後可、臨時之命、不敢受也、侍臣以三公命三強_レ之、矩行遂不_レ聽、矩行有三男、長木工兵衛矩清早歿、次莊介、有_レ三狂疾_レ処流、不_レ知_レ所_レ終、寶曆八年六月、脫三去檜島、江戶、見其從、徒過路、以三孫二十郎矩之、直承其後、矩之者、矩行養子半平所_レ生、半平、妻木孫七弟也、後半平不_レ精_レ家學、故去_レ之、而矩之獨留爲_レ嗣、矩之病革、養三河野主信第四子市佑諱矩直爲_レ子、未_レ幾、矩之歿、以三繼嗣定律、減_レ祿原祿八石四斗、繼_レ家、是爲三高祖、高祖有_レ三狂疾_レ、處_レ流、養_レ香屋某第二子又五郎諱矩定爲_レ嗣、是爲三曾祖、寬政初、唐船漂至三雲石長筑海濱、幕府令_レ要衝諸藩、繕_レ武備、將_レ使_レ目附巡視焉、三年容德公逝、靖恭公新立、起_レ曾祖預_レ軍政議、曾祖欲_レ乘_レ機振_レ士氣揚_レ國聲、上書殘稿、尙存于家、然無事日久、俗吏因循、其說不_レ果行、著有_レ御陣制度、娶_レ杉德鄉女、女即政之孫、歿、繼娶_レ高橋氏、山口三宮、大宮司、生_レ三子、長他三郎諱矩建嗣、是爲_レ祖、次春平、名虎、出繼_レ香取氏、祖幼豪宕不羈、鄉曲畏_レ憚_レ之、而強記精敏過_レ人、甫五歲喪_レ父、倚_レ檜崎某_レ長、某美政養子、精_レ通家學、時藩文學小田村某、作_レ埭天神祠碑銘、勒_レ石建焉、矩建一見輒讀_レ之、歸爲_レ檜崎誦_レ之、一無_レ所_レ躓、檜崎大異_レ之、

虎文才秀逸、議論英發、不敢屈_レ人、其執_レ養父喪、偶有_レ露齒、祖正色曰、執_レ喪何不_レ戚、虎慙懼叩頭、虎常謂_レ人曰、吾生平未嘗有_レ所_レ畏、獨每思_レ阿兄昔時語、未嘗不_レ汗浹_レ背、其嚴重亦如此、虎以_レ酒失_レ處、後去_レ藩遊_レ上國、不_レ知_レ所_レ終、或傳溺_レ死于攝津伊丹、祖以_レ文化九年歿、歲僅廿一、祖養_レ杉常德第二子大助諱賢良、實德鄉孫、而爲_レ矩方先人、先人性剛正、夙有_レ三志、常憤_レ世兵家不_レ勤_レ學術、以_レ陋傳_レ陋、務精_レ研經史、作_レ爲_レ文章、時本藩學士、專株_レ守物學、而先人獨兼_レ修諸家、最喜_レ宋學、欲_レ大興_レ家學、歲二十九、病_レ瘍歿、實天保六年四月三日也、先人臥_レ病、自知_レ不_レ起、所_レ下_レ以_レ囑_レ後事、貽_レ孫謀_レ甚備、病重、戒_レ家嚴禁_レ祈禳符章、或_レ以_レ三異藥_レ進者、先人卻_レ之曰、死命也、何至_レ服_レ之、臨_レ歿特從容、無_レ異_レ平生、有_レ三經說詩文_レ傳_レ家、配_レ久保氏、(久保か)久忠養女、(頼寛か)實森田頼久女、無_レ子守_レ節、矩方以_レ先人姪、自_レ杉氏_レ來嗣、嘉永四年十二月八日、有_レ罪削_レ籍、嗚呼、吉田氏世々不幸、或_レ因_レ亡殉_レ節、或_レ短命無_レ子、獨矩方身犯_レ邦典、以致_レ覆敗、非_レ不幸_レ也、不_レ孝之罪、莫_レ大_レ焉、然始祖之胤、因_レ杉氏_レ存焉、杉氏世々多_レ福、常德三子、伯名常道、實爲_レ矩方本生父、仲即矩方先人也、季名_レ正_レ初名_レ正_レ嗣_レ正_レ玉木氏、矩方兄名修道、爲_レ三杉氏嫡嗣、弟敏、尙幼、從弟弘、玉木氏嫡嗣、本生父與_レ季父阿兄、今皆蹇然當_レ官、宣_レ力_レ國事、由_レ是_レ觀_レ之、始祖之福未_レ艾也、

右一篇、矩方削籍後、深慮_レ後來家系散逸、百方搜索、謹葺_レ遺文、以_レ戊午正月元旦_レ起_レ草、月中乃能成_レ此、明年四月三日、遇_レ先人二十五回忌辰、矩方繫_レ在_レ野山獄、不_レ能_レ掃_レ墳墓_レ祭_レ家寢、愴然錄_レ此、寄_レ諸杉氏、呈_レ大人膝下、請_レ永藏_レ諸神室、實謀_レ久遠_レ也、

* (安政五年正月の作なれば、戊午陶室文稿の巻首にあつて然るべきかと思ふ、然るに却つて安政四年の巻頭に置いてあるのは、何か理由があつたに相違あるまいが、今はこれを證すべき資料が見當らぬ。)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眞蹟 校合濟慶)

讀唐鑑一則

唐太宗既以弓矢定四方、惧忘戰之致危也、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因諭曰、今朕使汝曹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噫、是唐三百年之基也、而後嗣諸帝、莫克繼之、是以衛兵弱而京師虛、中葉以還、節鎮倔強、尾大不掉、使玄宗開元之治、思或及此、則唐之盛、其有極哉、而范氏論為陋、為不足貴、彼生北宋既衰、金虜方張之時、為君進說如是、其論唐尚可、將如其國何、終之二帝北狩、京師南渡、而莫之克救、蓋其自取也、近世清國、起于北韃、盛強廣大、前古無比、而其祖訓亦以狩獵騎射、眷々為言、近時乃稍為外夷所困、安得非其遺祖訓乎、吾神州以武建國、而諸侯之在藩幹、乃偏裨諸將之任也、迂濶之儒、動以漢唐天子之事、進說偏裨諸將之前、漢唐天子之事、可取者不多有、偶有之、又為儒生所亂、亦安得不弱其國乎哉、吾讀唐鑑、獨自有感焉、

讀經濟要錄

佐藤百祐經濟要錄七卷、開物篇、論土石草木活物、臚列無遺、而其創業富國諸編、尤能通大体、而切實事、誠民事之寶籍、而本邦農家未有三之先也、余幼時、讀百祐西洋列國史略所論、混同四海之策、喜其雄偉、而嫌其夸誕、未深服其為人、其後往伊勢、見齋藤拙堂翁、談偶及佐藤氏事、翁因謂、吾侯嘗深信其人、問以國務、百祐乃對曰、勢国宜草綿、若廢稻田植草綿、則收利自倍蓰矣、公以謀余、余謂利則然、獨如其費人力、不三倍蓰、而一遇歉年、滿野為空何、侯雖不憚、事亦止、佐藤之經濟、往々如是、然於農學、則綽乎有裕矣、余聞之謂、捨本而趨末、輕穀而重金、是非經濟、々々而如是、何有取乎農學哉、及往江戶、佐藤氏之書、大投時好、而余竟不覽也、近日有人、以此編及農政本論借示、因中無事、發卷細觀、大有實得、而此編尤能簡括痛快、在民事最為不可闕、蓋佐藤氏、農學其所長、而施及他事者、不能無失、然則觀一疑百、吾之過也、執一論百、亦百祐之過也、

讀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余向著講孟餘話、請教於一先生、一先生誨余極詳、然與余所執、一無所合、悒々不樂、欲復作一書辨之、偶得此書、讀之數日益喜、大氏此書之旨、於古今之人物圖書、舍短取長、錄功畧過、不設門戶、不立朋比、不尙排擊、不憚嫌忌、其殆似得事理之平者矣、至於其以聚徒講習、声氣相通、為朋黨之漸、禍亂之源、余惕然有懼于內、謂吾徒之事、其不類是者、其幾與、然有自疑焉者、正道不可不衛、則邪說不可不黜、孟子之不好辨、善言距楊墨者勢也、庸詎傷乎、已而得之矣、天下之事、非舌辨辭巧之所能克也、

衛正道之功，莫若誠焉，誠諸心，而後邪說不萌于思，誠諸身，而後邪說不雜于行，誠諸口，而後邪說不發于辭，祖述先正可矣，訓誨後進可矣，外此好勝也，求名也，非誠也，吾讀斯書，得斯說，不復作書為說而已，四庫之書目，為部三千三百二十一，為卷七萬七千二百七十，震且之書，可誦者，如是其夥矣，而神州自有神州書，舍己田而芸人田，不可也，治內而及外，浚源而達流，亦唯誠而已矣，而非以資舌辨辭巧也。

書奉書後贈妻木士保

右奉書四通，合而觀之，半平君之來去略見矣，貴家譜錄所載，孫七弟判平者，即為是人無疑也，但其以半為判者，不可攷耳，攷半平君雖見去，其子二十郎，留繼吾家，荷業三年，則兩家交通，雖百世不可絕也，而室曆明和，至今僅九十年，兩家久不相識，予與士保交十餘年，未嘗與推究故事，其慢甚矣，然及今考覈得實，重尋通家之盟，猶可以謝祖先于地下也，因手錄其奉書四通者，寄士保，俾以補其家譜錄，貽諸後子孫，奉書所稱十郎左衛門者，名矩行，吾家始祖重矩之嗣也，半平君子仁十郎，以孫直繼矩行後，歿于明和六年八月四日，無子，養子市佐嗣，市佐，於余高祖也，併書資政據云，安政四年丁巳三月八日，吉田矩方謹書。

贈松浦生序

吾邑松浦生龜太郎、松詞，生魚塩家，幼喜繪事，年甫十四，從礪西涯學画法，今七八年如一日，曾兩入京師，見小田海仙翁，已而嘆曰，東坡謂，摩詰詩中有畫，々中有詩，則畫之與詩，本無二致，今已則能吟畫中詩，而未嘗能繪詩中畫，是并畫未盡其致也，於是發奮讀書，踵余問詩法，余性狂癡，風流文雅，一無所入于心，獨喜上下古今，縱論成敗焉耳，安能融詩畫之致，以慊生之心乎，然生之心，不能自止，則羅列肆陳，以任其自取，斯可，蓋聞，時各有風，人各有情，調有正變者，風隨時移也，詞有剛柔者，情每人殊也，言己情，而振時風者，豪傑之詩也，溺時風而亡己情者，流俗之詩也，生先知是，則詩可以學也，夫詩，漢人所詠，故材必取之漢土，始之以周詩，章句訓詁，諷詠涵濡，必如古人所傳，又以楚詞文選次之，三書既熟，通誦沈氏別裁，則彼上下二十餘代，時風正變，人情剛柔，已具於胸臆，其中必有適吾情，而振今風與否者，或專主一家，或折衷諸體，或古而簡奧，或近而流暢，其挾而取之，存于生，而吾不與焉，凡此三四書者，吾夙有志于考覈誦習，而未暇及，生詢為之，吾雖驚矣，幸操輿而同之，是生助吾以償夙志也，吾頃又叩生以画法，十餘年之外，吾因生之導，或得少通画法，生亦資吾之言，遂得大究詩法，則所謂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者，兩人兼有之矣，果能如此，則其所得有，不獨止于詩畫者矣，為序贈生，併以自勵。

讀朱竹垞文粹

論者謂，清初諸儒，學問文藝，造詣並深者，莫若朱彝尊，同時王汪，閩毛諸家，雖各有二體要，其具體，遂莫能

及焉、余頃誦_二村瀨氏朱竹垞文粹_一、村瀨氏、今改_三田邊新_二、二郎_一爲_三幕府與力_一、文僅若干篇、雖未足_三尺竹垞_一、亦可_三以觀_二其大要_一矣、蓋其家居二十年、擁書八萬卷、且鈔且著、至老不輟、所以能歷_三諸家_一也、人有_三大_一於是者、背_三國臣虜_一、雖有_三他美_一、尙何足_三道_一、按明崇禎甲申、北京城陷、竹垞時年十六、乃能屏_三居田野_一、不求_三自見_二于當世_一、亦可_三謂_二有_一初矣、何如年已五十、顧博_二一檢討_一、自詡_三其異數_一、以_三吾觀_二之_一、與_三錢謙益輩_二間耳_一、吾誦_三其譚先生張處士殷先生墓表誌_一、渠蓋_三忸怩_一、不_三能_二自_一其詞、弔_三李陵_一文、自悲_三其不遇_二失_一職、又名_三其通籍以後集_一曰_三騰笑_一、取_三諸北山移文_一、使_三人憫笑_一不_三勝_二矣_一、蓋其初心甚躁、謂東南隱居幽憂失_三志之士_一、憤_三時嫉_一俗、其辭雖_三工_一、世莫_三或傳_一、是以終失_三其大節_一、以至_三于此_一、噫、夫所謂隱居者、皆明季完人、俯仰無_三愧者_一、亦古逸民之遺也、人孰無_三天良_一、顧舍_三是取_一彼、其內寧能自安乎哉、先輩帆足翁、不_三喜_二清儒文_一、卓哉此見也、余尙誦_三居易堂集者_一、徐俟齋先生節義之堅、屏居不出者四十年、其學未必及_三竹垞_一、而其文、字淚句血、使_三人對_二卷而敬慕_一、掩卷而長嘆、而滿清方盛、世不_三甚稱道_一、余爲_三深惜_一之、然使_三竹垞一見_二俟齋于泉路_一、則愧怍退縮、前日八萬卷之富、歛然自知_三其小_一必矣、且使_三滿清千萬年如_二當日_一則已、一旦命革、異代之人、必舍_三竹垞_一、而取_三俟齋_一、書_三此以爲_二阿_一世急_三名者之炯戒_一、

周布君太孺人某氏八十壽序 代_三家兄_一、

強圉太荒落之歲、中呂之初六、天津郡代官周布君、醕_三酒炙肉_一、會_三一時名流_一、獻_三壽于太孺人膝下_一、余亦預焉、余未_三知_二孺人_一、獨知_三君最深_一、因命_三余序言_一、昔君年少在_三學_一、以_三俊秀_一稱、特精_三于經義_一、在_三學諸士_一、曾以_三學問詞藻_一、前後蒙_三褒賞_一、而君願以_三孝行_一賞、凡貧民賤徒、衣食不足、奉養多闕、乃能拮据經營、略得_三飽煖_一、則可_三以爲_二孝矣_一、士有_三祿食_一、固足以_三養_二親_一、則其所謂_三孝者_一、非_三唯衣食之視_一、則君之孝可_三推知_一也、君年二十四、乃就_三官途_一、累爲_三當路所_一識、拔_三擢唐船方_一、轉_三手當方_一、不_三數年_一入_三政務座_一、政務座、典故所_三匯_一、當役所_三咨_一、班次不_三甚貴_一、而輒近_三爲_二樞要第一_一、人皆以爲_三榮_一、而君隱然以_三國家_一爲_三己憂_一、不肯以_三奉養之富_一爲_三悅也_一、癸丑六月、米夷使舶來_三浦賀_一、其明年正月、再來入_三金川_一、羽檄奔馳、幕藩交騷、君時從_三公駕_一留_三江邸_一、一身荷事、練將老吏、率就_三君決_一事、又銜_三命歸_一國、請_三大臣議_一即往、君固病_三痔特篤_一、起居太難、而理_三紛解_一結、未_三曾少擾_一、當_三是時_一、太孺人垂_三白在_一堂、晨夕倚_三門_一、君寧得_三夢寐而忘_一之哉、而無_三幾微著_二于言面_一、其於_三忠孝之際_一、蓋講_三之固審矣_一、其明年、君坐_三事_一、君欣然曰、君恩賜_三身_一、吾可_三以遂_二吾奉養之志_一、將_三回_二鄉築_一室、未_三幾得_二今官_一、郡職事簡、復非_三前日之比_一、君之處_三此_一、乃忠乃孝、可_三以兩全_一矣、於是、孺人年方八十、開_三宴獻_一壽、其誰曰_三不_一宜、余不知_三孺人_一、而獨知_三君_一、稱_三道君事_一、可_三以觀_二孺人教訓之有_一素也、有_三賢母_一、必有_三賢子_一、有_三賢子_一如此、而一時名流、又從而獻_三壽_一、太孺人其亦可_三欣然以進_一一觴_一矣、是爲_三序_一、

秀實字無逸說

(吉田) 榮太郎年甫十三、始役_三江戶_一、會有_三墨夷_一、深自奮勵、欲_三學_二武技_一以_三有所_一效、其後謀_三辭_一家遠遊、事不_三諧矣_一、丙辰冬、謁_三余囚室_一、請_三受_一教焉、余試以下_三韓退之符說_一書城南_三詩_一、榮太不_三屑_一曰、吾之爲_三學_一、寧爲_三是乎_一、又誦_三孟子

論百里奚以不諫為智賢，不悅曰，不諫不死，何以為智賢，余頗奇之，語以學之方，榮太蓋有契于內，悉廢武技，從余日夕讀書焉，一日以名字問余，余以秀実字無逸應之，且曰，汝之為苗，匪稂匪莠，吾已試之，不怠，則秀則實可許也，然秀也實也，誠不易矣，載耘載廩，維穫維積，其在無逸哉，抑吾聞，李唐有段大尉名秀実者，近時又有蒲生君藏先生，亦名秀実，二子者，皆豪傑也，汝退讀二子傳，其必知無逸之所以然矣。

示諸生

士別三日，刮目相待，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朋友相與之情，學問日新之機，誠有如是者，況於二月乎，余頃心構一文，事有待乎考據，非遽率所能辦，因嚴課一月，欲謝絕諸君，廢棄他業，以成就之，對牀分燈，平日之情，裁割匪易，是以作文辭諸君，諸君顧亦乘時精苦，有以刮吾目，而慰三歲之情，昔宋太宗，以二年誦完御覽千卷，率諸一月，殆九十卷，御覽每卷，不過三十數張，多僅二十許張耳，然聽政之暇，為之則勤矣，在諸生不足言，先輩雨森芳洲先生，與門人誦漢書，一月而終，謂晝夜併誦，十五日乃可，是可為書生規也，諸君精銳，意必不輸古人，獨余之昏惰，恐不能如志，然一月不能，則兩月為之，兩月不能，則百日為之，為之不成，不輟也，諸君願併知此，閏月初三，二十一回生書。

跋兩秀錄

余向為榮太，作秀実無逸說，事有及成公，君平二公者，榮太乃哀錄二公事跡來復，余嘉之，名以兩秀錄，時余偶檢赤穗事，因諗曰，義人矢頭教兼，年甫十七，同父與盟，大石良雄，憐其幼父子并命，揮之去，教兼憤然自殺，衆遽止之，遂與之盟，寺坂信行，以步卒，崎嶇相隨，然後獨不與死，世或以為貶，今榮太班齒，與二人正同，明鑑所存，伐柯不遠，夫成公大節人也，君平大忠人也，今天下無事，成公大節，未必有用，而信行之不終，亦非所慮乎榮太，然蓄矢頭之憤，而希君平之忠，寧無所成而死哉，若乃年少身輕，以自菲薄，則兩秀之錄，將何所用，是為跋，丁巳閏月，二十一回猛士書。

評周布生文

上某大夫書

余閱館中諸君做此題，凡三篇，併兄作為四，以余觀之，其立言措辭，並未得其肯綮，兄作，苦心具見，然與前三篇，遂不見其甚軒輊，是非諸君罪，顧題原假設，文何獨得真，岩國之事，誠有難言者，有事體，有流弊，有古格，有近例，有公議，有私論，凡此數者，必洞察通視，斷之以大義，通之以至誠，方始可言耳，然未也，有其德，有其才，而無其位，則君子不敢言也，但前數者，深思精究，待用於他日，是固志士之為，而其確然有定見，謀諸同志，納諸管事，亦或忠臣之事也，外是，吾不知其所謂矣，今先生已名題課人，是

必有定見、宜叩而質之、雖然、大夫之稱、已不覺其甚當、則所謂定見者、吾不能知也、閏月初六、松陰妄評、

讀塩谷文

塩谷宥陰、當今文宗、學者所矜式、而吾讀其大統歌、有言、勿謂霸興、靈圖生蠹、從幕府開、鼎重倍固、中材易保、昏暴可助、睿聖之作、有時有數、又高山・蒲生傳、有言、自霸府之立、天子讓威福於關東、南面恭己、而幕府亦能竭臣節、帝澤愈光、果如此說、則在昔皇室之全盛、反不如今日之衰頹、今日衰頹之皇室、乃劍璽久遠之盛事、而志士仁人、誦書憂時、果何為乎、況其所指斥、中材云昏暴云、果何謂乎、古之聖人、有和如柳下者、有清如西山者、事固不可概論、今日江戶之勢焰、凡為臣子者、或憤懣罵詈、或号泣諫爭、皆不失為正士仁人、至進諛猷媚、為愈光、為倍固、如天下正義何、如後世驕臣何、為文宗、為矜式者、寧可如是哉、傳中又曰、豈五畿內山河、王氣銷盡、而地氣自西而東歟、又曰、嘗辛食苦、徒無髀肉、以至強死、亦可怜也已、是非為神州立言者也、亦非知高山仲繩其人者也、宥陰當今文宗、學者所矜式、而其言如斯、余恐其重誤人、故特拈出之、閏月十八日、藤寅書、

森芳洲先生國王稱號論跋

國王之稱、固大不可、大君之名、亦似不穩、則其一是一非、何足深論、而芳洲先生諄々侃々、疏論不已者、何也、先生尊皇抑霸之志、其所由來蓋久矣、固非一朝奮激之故也、而豈特為國王一事、朝鮮一國然也哉、當是時、新井勘解由、受幕籠遑私見、方且逢惡長過、其禍未知所底止、故先生因國王一事、論朝鮮一國、上矯既往之失、下垂將來之鑑、其旨深矣、余向未讀此書、而作通略、通略徧論諸蕃、然特此書之義疏耳、況先生萬死論事、非余隱居放言之可比也、然通略得此書、可以知非吾一人之言矣、故吾妄取附後、嗚呼、芳洲先生而有知、其或以余為身後一門生乎、皇制、皇子皇孫、獨有親王諸王之名、人臣無有王號、然則假令稱武藏王、關東王、非人臣之義、亦平親王之統耳、本書未及于此、吾故言、此書係寶永八年辛卯三月、其四月廿五日改元、故通略係諸正德元年、此書、原藏者岸御園、今寫者富永有隣、皆有志士也、閏五月十九日、藤原矩方書、

乞富永彌兵衛免獄狀 代作

右其人、(久保清太郎)僕素無半面之識、僕外兄有吉田生者、曾繫野山獄、時相得交善、生常為僕說其為人、又誦其詩、其詩雖齜牙不上口、氣炎焰々、前無古人、其人蓋亦如斯焉耳、生云、彌兵衛稟屬豪惡、惡如仇、使氣罵人、蓋不能無宿過、然是皆鄉曲所忌、凡俗所猜、其所以致繫囚、而決非不忠不孝與不義之人也、締交以來、稍誘以經學、於是乎、屬豪者、化為直方、惡々者、變為善善、與前蓋如二人矣、其誦書敏捷、作文勁拔、筆札又素佳、駸々進修、日夜不處、不久將成家焉、僕謹按令條、有議賢議能之目、孔聖有與進與潔之訓、

其人雖有罪惡、猶或得蒙議與、況其少小宿過、安可使其幽愁鬱積、終為野山之鬼乎、匹夫之不被、況、禹稷、伊尹恥之、況其人隱然成家、寧得以匹夫待之哉、盛世遺材之譏、切為執事憂之、漢顯宗拔班固於獄、而史書不朽、宋宗泐脫岳飛於刑、而將略無匹、文武才學、若班、岳其人、非今世所輒有、拔脫之事、又與古迥異、然執事治國、舉賢用才、無所不至、仁民愛物、具其心、而其餘泐又曾流及囚徒矣、僕固聞而避之、今執事幸憐而救其人、其人必能奮發振勵、自致於無匹與不朽、是國家之福也、僕切為執事望之、僕言狂計愚、亦唯恃執事之知愛耳、伏惟探察、幸甚、某謹狀、

女誠譯述叙

余嘗讀山鹿先師遺書、有言及女教者、謂女以柔順為用、以果斷為制、又深嘆源語勢語、敗風壞俗云、竊尊信其言、惜其無成書、欲妄擬之、而文拙學薄、他業又繁、未能有為、謂是事必待學通和漢古今、文辭流暢健雅者、而後可屬也、余已囚家、語諸外叔久保翁、翁廢後以詩書筆札、教育邑中子弟、最留意女教、自女大小學女式目諸書、以次授女徒讀之、尚為未足、促余成之、余已不敏、乃學在獄生富永有隣代之、因與翁謀、請有隣、先譯述曹大家女誠七篇、有隣幸不見外、疾速竣功見贈、所謂柔順果斷、具見于大家言、而有隣之學之文、非若向之大小學式目之比、是足以洗源勢二語之習也歟、大家有言、男能自謀矣、女當適人、而不漸訓誨、是女誠之所以作也、余則言、有節母烈婦、然後有孝子忠臣、於楠、菊池、結城、瓜生諸氏、吾見之矣、是女誠之所以述也、併叙以諗讀者、丁巳後五月、二十一回猛士藤寅書、

戲擬對策 附與清太

節、節族也、制、制度也、二者、皆出主將方寸、非有關他事也、軍之無節無制、至癸丑甲寅極矣、當是時、如義經者、為征夷大將軍、必能驀鶴嶺、絕大物、精銳數百、賊舸數十、彼理博嬉之首、可致于麾下也、若不然而、賴朝猶為大將軍、二百六十大小名、佐々木四郎、梶原源太、不乏其人、長崎之港、橫濱之灣、布列多模之艦、可歿于波底也、其然後天下旗幟、一朝改觀、節也制也、於是乎在、雖然有本焉、賴朝義經不足道也、不知忠孝、不知仁義、上不畏天子、下不愛萬民、前不法先祖、後不率大名、一時之節耳、一時之制耳、況一時之節制、且不辨也、唯然、今日滿天下之人、皆婦人好女耳、殊未見一丈夫也、或謂十人中、猶有三三勇者、吾不信焉、天下苟有三勇者、節制已定、唯其無之、是以無節無制、如癸丑甲寅而後已、說丈夫節制之義、聳億兆婦女之聽、未見其有益于事也、雖然、明問不可不對也、謹對、

過刻所命擬對、草率結撰如右、僕俯仰自誓、為國血淚、千變萬化、不能外于此、古人有言、格其非心、有味也哉、有味也哉、至無勇者一也之說、僕曾具論于獄舍問答中、或以為不然、其人必勇者、僕雖獻首顛、誠所甘心也、抑節制、兵無先登云者、無稽謬談、何足深尤、宇治河二魁、賴朝坐運天下之妙用、豐臣一傲、用諸朝鮮、因以致敗、則可笑耳、至一谷事、義經先登、二子從之耳、是以機言、若坐二子、泥跡則非、

以拔驅律、將何以處義經耶、然陳跡虛談、僕萬不能勝、神機活眼、唯存識者、幸報之諸君、求其開示、六月六日夜、藤寅白、

上國相益田君書 代作

六月七日、久保久清謹再拜、白益相君執事、前妄上狀、乞富永彌兵衛免獄、言極卒尔、深自恐悚、退語之或人、或人輒云、彌兵衛已為親戚所棄、復為親戚所拯則可、今外人代拯、無乃類鄉鄰之被纓乎、且假權勢之餘光、發親戚之私事、於道不為甚順、是宜已也、世人之好議論、阻撓人事、徃々如是、願執事之仁明、其不為斯言、亦審矣、而僕有因欲進言執事者、伏願垂察焉、夫彌兵衛下獄、定有其罪矣、但拘囚五年、勤學勵行、亦可少購焉、况親戚皆憐之、而羽仁彥兵衛何者、乃獨仇視、欲其必囚死、可知其違倫戾情、非好人也、且僕非要執事偏聞僕言、誠願下諸所由、博議旁搜、以竭其情偽、然後執事徐斷之耳、僕前狀已道彌兵衛好學、又併其詩、納諸執事、執事蓋已見之矣、而僕言有未盡者、彌兵衛、平生好義慷慨、其為學、專以世道名教為憂、其志徃々見其著作、近又訊述曹大家女誡、僅々小著、雖不足言、大意亦可見矣、今謹以其手書稿本、復納諸執事、執事退食之間、幸賜披閱、遂教僕言之當否、何幸尙焉、僕數々進言、誠有違則疏之戒、然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皆非事賢者之道也、是以冒瀆至此、願勿為罪採納、幸甚、

書冤枉由來記後

富永彌兵衛、剛勁果毅、含蓄不深、遂為親戚所誣陷、處流繫獄、而罪非其罪也、寅與彌兵衛、始相知于野山獄、一朝為知己、因以國家大計、慨然相與、而彌兵衛或時陳其冤枉、憤懣至流涕、余輒掩耳不聽、唯以下國家艱難、不暇身家、應之、其後、彌兵衛遂不復言、今已四年矣、頃側聞、兩政府憐彌兵衛之才、欲使其脫獄還家、而奸魁羽仁彥兵衛、懼誣陷有覺、稍復彌縫、欲使其冤益冤、枉益枉、寅不忍坐視其如是、乃使彌兵衛陳其冤枉、彌兵衛曰、吾之冤枉、天知神知、且子已知、吾恥言之、強之再三、方始言其略、此記是也、噫、彌兵衛、身已憂國家、何圖身家、然冤枉不白、家不可還焉、獄不可脫焉、國家之事、不可復策矣、是寅所下為彌兵衛悲、亦為國家惜也、且聖人之治、下無冤枉、今冤枉如斯、豈非明時之一怪事乎、况脫獄還家、大命已下、遷延十日、反欲流諸海外、或以政令不振議之、席堂諸公、將何以解之、昔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宅、北魏放而不問、高歡於是有雄志矣、然則因循塗餽、奸雄之所以為資也、彌兵衛彥兵衛、不足言矣、寅為國家有深憂者焉、是以謹以彌兵衛所記、獻諸政府、以仰公裁、政府若以寅幽囚放言為罪、寅上為國家、下為知己、區々之一身非所顧也、丁巳六月日、二十一回藤寅謹書、(この冤枉由來記は今東京市吉田家に藏す)

復福原清介

高論鑿々中窾、僕將何言、僕前於幽囚錄、畧學其要、及誦高作雜詩十首、一二妄言、又竊標同志、今非遽變

其說也、但僕戲言如彼者、抑有由矣、輒今天下之事、一無當僕意者、其於馭戎之策、偏信檢夫兒詐謀、以爲鉄案、不復容字內公論、如文化論魯狄、是其明證、其後一張一弛、無有足言者、乃至癸丑甲寅之際、逼不得已而爲之、固非有交通之畧也、以畏敵畏艦之心、出通信通市之計、願附之神聖平峻廣狹懷遠之大典、是僕之所以扼腕切齒也、善戰而後可和、善攻而後可守、今不能戰而言和、不能攻而言守、章程雖嚴、約束雖謹、吾見其與趙宋滿清、歸一轍而後已耳、何望和蘭之恭順哉、嗚呼、神功皇后、吾無間然、豐臣太閤、猶可告語、足利德川、誠不忍言、何況其末造乎、是以當世之事、僕緘口已久、及其懣極腹結、聊復戲言尔々耳、然幽囚之人則可、軒然任職之人、寧可如是、鞠躬尽力、死而後已、是其宜也、老兄所爲所學、事々皆矣、但勿輕用妄舉以安小成、天下之事、非勇者出、誠未定也、欲言者猶多、統在不言、萬々炳亮、六月廿七日、寅復、

*（第九卷、七册ノ外、二十一回叢書）に載する萩城諸子詩にこの十首がある。

示齋藤生（榮藏）

鼂錯尊天子、安宗廟、自以爲任、至其危、鼂氏則曰、固也、是其人忠於國、而不顧身家、而子瞻論其身欲居守、而使入主自將、求名而逃患、錯之禍、其自取也、足下不取子瞻說、是自洗義人烈士之冤、其志則美、况子瞻所論、漢書載其事、而史記則不載、婦震川因疑或是傳致之詞、是亦可証足下之說矣、然子瞻非不知鼂錯、史公作錯傳、與袁盎合、夫盎大言以安帝而折錯、遂能以大常使吳、而錯則調兵竿食、其策不能出

於盎上、故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子瞻之論、實原於此矣、而子瞻之意、則有在焉、蓋與家父審敵及權書之六國、並同皆爲契丹而發之、審敵策也、不待言矣、六國及此篇、於末幅發露正意、隱然可見、而此篇、則欲使趙氏更生一寇萊公焉耳、與足下徒論往古大異、讀三蘇陳同甫史論、不可不知此意也、至于明季魏叔子、別自一法、如其論錯、堂々大策、後世必有資其用者、僕乃欲師其遺法、原史公擅權多所變更一語、以誠三世之恃寵乘快、先暴後畏、一流之人、亦可成說也歟、凡史論、或以濟時務、或以釋陳跡、釋陳迹、而空理虛構者有矣、實事精覈者有矣、而有用無用、迭出其間、隨其人高下深淺、其効何啻倍蓰、是在學識志氣何如一、唯足下細察焉、

附白

魏子論云、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僮之勞予吳、閱史記景紀、鼂吳兩傳、不載此事、豈僕檢查欠精、或他傳有見乎、抑亦係漢書他書所載乎、足下幸檢出見示、

某氏洋學一事、足下所論甚當、是好文科也、急作一書見贈某氏、有用文字、須自下此種下手、

（右一篇萩市安藤紀一氏藏眞蹟 校合濟）

與富永有隣

昨午夜、權介（增野）・榮太（增野）・德民・龜太四人至、具說老兄脫獄狀、四人僉言、老兄言談舉止、不激不撓、閑雅雄健、曲當

其宜、至慰至慰、榮太謂、富先生眇眼痘面、狀貌魁梧、音吐濁重、望之偉丈夫矣、及既接之、氣象溫厚、則婦人好女也、史遷之謂子房、蓋亦如是耳、因與一笑、四人僉曰、賊謀則密、有隣將何以自解、僕曰、然、天地苟有日月、有隣道未否也、有隣道否矣、天地無日月也、道太昨為家兄道、大野羽仁借島上書、議令削羽仁名、代以他人、矯命之事、亦下所由、詰其本末、二事既已行下、此外更無寸籌、有隣若察吾苦心、絕海窮山、堅志勵精、勿使道太為奸人俗吏重所非笑、何幸尙焉、欲寄書言意、事体有妨、願託舍弟、具致此意、僕側聞、道太之主張二事、唐船方沮之、遠近方拒之、左右支吾、身且難保、獨同僚中村文右衛門、奮然挺身以援之、加之、益當職憐老兄才、(前田孫右衛門)事是以始諧矣、嗚呼、奸人則密、俗吏則苟、以則苟之俗吏、制則密之奸人、將來之患、實不可測也、雖然、天地豈不有日月乎、昨夜僕聞四人說老兄狀、作詩云、(松陰詩稿丁巳稿對題)荆棘五年初得脫、脫來艱危苦尤殷、平生學問至斯見、譚笑坐當羆虎群、老兄事大諧、則長松之陰、譚笑歌呼、當有日矣、事或不諧、扁舟孤島、兄自此去、僕遂以是為贈、誦畢火之、勿以復書為也、七月四日、藤寅、

讀蘇明允高帝

蘇明允權書十篇、余未足諗、且如六國高帝二篇、可謂憂世言矣、而六國篇有審敵策、述言之、人皆知其意、如高帝篇、謂惠帝弱、故以呂氏輔之、呂氏強、故除樊噲而殺之、貽平勃而制之、是其當世之感何如也、後儒不察其意、或有異議焉、因考權書之出、在宋仁宗末年、是時人材勃興、至上比三國時、而君子小人、混淆

無別、加之、仁宗方且優柔包容、君權暗移、憂世者、安得不思漢高哉、漢高無能自處、以顛倒駕馭英雄驚、古今一人而已、韓信以將將稱之、誠千秋鉄案矣、明允特敷衍其意、成一篇文章、非別有異說也、蘇家父子、動輒稱高帝、皆為是、而此篇、最明白可見矣、噫、使此篇用于前、呂夷簡未必逐韓范也、使此篇行于後、王安石未必擾制度也、且以今時言之、尊主強國、最大急務、假使若某才能、未離相掾、某忠直、已進侍憲、某大臣庸懦、代以某、若某大臣、年少氣銳、數々召對、尽其所欲言、如是而主不尊、國不強者、未之有也、夫才能之士難專任、以忠直制之、是漢高用陳王故事也、相掾侍憲、皆中士職也、權歸中士、則大臣失職、而主不尊、國不強、罷庸懦、獎銳氣、是漢高存呂氏遺意也、故高帝一篇、推其意、用其法、亦百世龜鑑也哉、明清諸儒、憤樊噲蒙冤、集矢明允、明允本意、殊不在于茲、魏禧以辨姦、服明允智、而至此篇、反譏其私智、倒矣、此篇切實、決非辨姦之億中比也、沈德潛曰、此得獄吏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又曰、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為持平矣、殆得其意、而遂不免隔靴也、噫、古今憂世言極多、不憂世者、漠然說去不省也、何獨高帝一篇而已哉、因書、

送松浦松洞之大津一貌烈婦上叙

吾邑松浦松洞、幼從礪西涯學画法、夙有神童之稱、西涯嘗著三画斷、其言曰、日月星辰之於冕服、竜虎鳥龜之於旂旄、画無無用者、殷高獲說也、於物色、画用益著、其後麟閣雲臺、累々繼出、可以頌功德、可以備規箴、

画之為用、於是與書並矣、及唐王維出、山水樹石、為風流画、画始為山人野客之玩物、歲變月遷、古意蕩然、無復存者、甚則文人自處、黜有用者、為俗工、而画終為無用長物而止、松洞服膺其說、因廣之曰、舍山水而貌人物、画始有用、舍他人而貌邦人、其用益近、於是、欲遍讀國史、遇忠孝義烈事、輒作一圖而表之、又欲跋涉天下、搜古祠名刹秘藏、索英雄遺像、写而傳諸後世、事皆未就緒、今茲七月、余紀天津烈婦事而成、松洞蹶起曰、舍古人而貌今人、是有用之尤者、因提筆持紙、將直走天津、曰、當今二國、可貌之人亦不少矣、況天下之大乎、吾乃自隗始也、偶清狂和尚、破衲弊笠、禿髮數寸、新自京師還、余引松洞袂而留之、為狂僧西錫圖、々成、酬酒作序、餞送其行、且曰、他日有用圖卷成、其以清狂為首、因以此序、遂冠之、

讀魏批孟子牽牛章

君子立言、主明白、尚簡切、勿強辭奪理、勿巧言違仁、最勿冗蔓費辭、是吾家之大戒也、苟違此戒、將貽禍於國家、可不慎哉、蓋正理不假強辭、至仁不待巧言、況大人正己而物正、又不在于言辭之間也、齊宣執袴子弟、氣輕力薄、非梁惠外逼強敵、內遷國都、困阨奮激之可比、牽牛之辯、孟子不得已之辯也耳、比尺心之對、真假自見、冰叔以齊宣為資高、倒亦甚矣、冰叔論文尚可、技耳、非道也、況文亦未可必若是為乎、漢土之文、前敗於縱橫、後敗於學業、吾未遑為人被纒、而反欲更下喬木、是不可為也、夫牽牛之辯、矢口諸暴君昏主之前、婦人小子之間、世所謂道話先生、法談和尚之流、或不無少裨益、有為之君、有志之士、一聽

其言、必為潤而不切、辯而少要也、況累々仍々、著諸文、筆諸書、孰敢省焉、嗚呼、我神聖之道、實事炳然、不在言論、故古稱不言國、不言不論、是言之極致也哉、偶讀魏批孟子牽牛章、故告諸同志之士云、

記德字有隣說後

甲寅十月、余囚野山獄、始知富永有隣、有隣說書好義、有志之士也、余時已有慨然相與之意、明年七月、遂作此說以贈之、今茲丁巳七月三日、有隣脫獄、其二十五日、延諸我松下邑、立為塾師、吾說所謂非死于獄者、於是始驗矣、有隣之下獄、讒謗四起、眾口雷同、至獄吏囚徒相率怪怒、及其出獄、同囚蓋有惜其去者、而司獄福川氏、獄胥權介、其親戚櫻井生、及吾邑二三鯁生、並各奮身助之、事達政府、政府諸位、或憐而救之、所謂修德得隣者、於是亦驗矣、有隣修德得隣、幸不死于獄、志士之事、寧止于茲哉、松下千戶之邑、雖小哉、亦可由以興焉、而吾之慨然相與、非苟然也、有隣出紙筆、請余改書前說、余因道既往、以勉將來、是為記、八月三日、

跋足代權太夫書

右自警五條、足代翁所書以贈長井治經者、記甲寅冬、余與肥後藩士、同過伊勢、訪翁于山田、談及肥藩井口氏母送其子東役歌、翁激賞久之、把筆自錄三通、寄贈其一同志、曰、是歌、古意躍然、真古歌也、吾党善修

古言、措古詞、而其意、則狡獪鄙近、安得為古歌、夫以翁之古學、視一婦人之片言、宜輕蔑不措齒牙間也、而今如是、自警五條、蓋不虛矣、抑普天率土、孰不蒙朝廷之德者、則學其學、正所報其德也、次是、則柳營之學、是已、然邦國自有邦國之學、而學者或忽焉、是不可不察也、有隣為余示此書、因跋、

* (井口忠三郎の母その子を送る歌、名を四方に揚げつゝ歸れ歸らずばおくれざりしと母にきかせよ)

(右一篇東京市佐々木信綱氏藏眞蹟 校合濟齋)

與木原慎齋書

寅白、向辱賜書教、理宜疾速奉復、而縷々千言、期待過重、反復不自安、欲為復書、起草再三、稍復破去、而所許賤著高叙未至、乃欲待其至、有所併謝、是以竟爾因循、迄于今日、頃友人松浦松洞、欲見尊大人、(木原松桂)一貌高容、請僕書為先容、松洞幼好繪事、然山水花鳥、為風流画、固非其志、其志蓋求忠孝奇偉之人而貌之、欲有因以自託焉、稔聞僕說尊大人至孝事跡、謂斯人而不貌、天下孰宜貌者、然突爾納調、從貌高容、疑其非禮、是所以請僕書也、願足下幸為僕白事由于膝下、使松洞遂所望焉、亦僕之願也、僕小少好漫遊、不其致思于讀書、幽囚以來、始從事讀書、而識見未定、議論時移、加之、天下之事、未可輒言、區々之身、有用與否、亦未可遽料、私謂、數十年之後、讀書漸足、識見議論、確然一定、待此身果無用于世、然後欲託諸著述、亦不晚也、三宅尙齋・林子平之徒、皆一時之烈士、非淺人所易窺、況史遷之業乎、然士生于此世、

隨才高下與學淺深、不各無所志、但遭逢事變、自安暴棄、是可悲也、僕在獄、則論獄政、在邑、則議邑學、特不欲自終于暴棄耳、非本志所在也、僕向作七生說、竊言所志、而未為諸友所甚取、足下幸有所許、僕傾倒足下、實在于茲、是以敢妄以所志、重陳于左右、唯足下不棄、更教之、松洞發軔在明日、需書甚迫、不能觀縷、萬垂宥容、所許高叙、託松洞見贈、僕願更大焉、(莫か)寅再拜、

贈音三郎

無逸為吾說、尔向學之狀、吾問之、則故禎介遺孤也、禎介吾無半面、然吾幼聞其好書、從人借讀其所藏碎玉話・常山紀談・玉石雜誌等數部、今猶不忘于懷、昨無逸拉尔至、容止溫詳、一見心與、尔年已十七、未有所成立、可以南、可以北、可黃、可黑、正在今日、勿使他人發悲泣于絲岐也、尔夙喪父、幸有遺書在、退發家藏讀之、乃父之声音容貌、儼然尙存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無念尔祖、聿修其德、八月十八日、文成、附諸音三、音三云、家考六周忌日、正在明日、今乃蒙此贈、心私有惕然、余曰、天數也、雖然、至誠之感、或有非偶然者耶、昔吾學長沼兵法於父執山田氏、業訖、正屬先考忌日、而有隣亦曰、念九之日、曾得世子誥文訳本于野山、三事不期相肖、亦皆奇矣、誠使此奇不為偶然者、是在其人、併書贈音三、

贈市之進

一日市之進在余側、凭几學書、余命以帚掃之事、市已諾、學書不止、余再言之、市云、心期写完十葉、而二葉未完、完然後從事、余言之三四、市猶不止、余默然蹶起、奪其紙筆、投之地、市收取、復写二字、然後起趨余命、事卒、余進市謂曰、尔欲與余抗乎、市曰、不敢、不敢何趨吾命之緩乎、市曰、死罪、市實欲與先生抗也、余曰、尔能與我抗、天下無不可抗之人、能與天下人抗、吾與尔、不然吾不假尔也、市俛首久之、吾徐曰、尔妙年穎脫、可與入道也、不屈不退、尔真心是已、市曰、然、余曰、聞汝喪父、事母不恭、居处不敬、親戚隣里規責不從、尔子弟之事、且不能為、安能與天下人抗、苟欲與天下人抗、吾有二說焉、自今立志、升天入地、踏水投火、人言所使、雖死不屈、雖艱不退、是不屈不退、足行尔真心、而何天下人之足抗哉、市奮然曰、願先生命是聽、市年十四、頑究無賴、頗為親戚所患、無逸詩多誘導、授書誦之、遂以託余、余一見異之、今果非凡兒也、於是、余與市約曰、今後三十日、以前言為踐、三十日後、吾將更有所語、因書為贈、八月十九日、

溝三郎說

無逸拉三生、造余為託、曰音、曰市、音溫詳、而市穎脫、其人皆可愛、而末座一生、商家遊倖、年甫十四、頗有市井之氣、余心厭之、特重無逸之託、不敢拒絕、而無逸盛稱揚生不措、余益不悅、一夜誦訖、末座生進曰、僕欲罷商而為醫、何如、余曰、為醫何為、曰不樂為商、為商、何為不樂、曰、不能諂屈富貴人、

也、余曰、不諂^(謂)不^(謂)屈、商不可、醫不可、今醫之諂^(謂)屈、更甚於商也、然君子渴不飲盜泉、志士窮不忘溝壑、不飲不忘、醫可為、商可為、人各有位、去位願外、非素行之道也、且當今天下之商、諂^(謂)屈日甚、尔不諂^(謂)不^(謂)屈、雖以^(謂)更天下可也、何必為醫、於是大悟、乃請曰、僕願學焉、敢請其方、余曰、尔家所謂骨董舖者、尔其多蓄聚古書、坐臥其間、且商且學、渴與窮、一無所患、富可以惠人、學可以教人、若乃折閱困迫、盜泉不飲、以充溝壑、亦可不以負為商也、果能如是、尔之所立、或足以壓^(謂)三生、吾之受託、足以答^(謂)無逸、生其勉旃、遂名生日溝三郎、

乾字無咎說

吾幽居松下之明年、山代医生增野德民、來寓吾居、已而介三生、至則榮太也、繼榮太至者、為松洞、於是、余号松洞、以無窮、而字榮太、以無逸、二無交謂曰、德民不可無二名字相倫也、余曰、其名乾字無咎邪、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無咎、是其所以取也、周易曰無咎者且百、然括囊需郊之無咎、已非其志、而師貞噬嗑之無咎、又非其事、唯其乾々夕惕、進德居業、是誠有望于德民也、初三生之從余誦書、各有所長、榮太才氣銳敏、善論大事、而修學則懶、吾故責之以無逸、松洞善画工詩、別存志操、而誦書、不博、吾故以無窮勉之、獨德民縝密誦書、精苦絕人、一歲之間、其所鈔且錄、哀然成數大冊、而其所務不離家業、不癩末技、衆方喧嘩叫囂、論天下大計、而德民、則退坐剔燈、屹々誦抄、雖衆倦且臥、而不廢也、而當

其臨事、則劇論抗議、未嘗少屈、如其上書政府、論富永有隣脫獄一事、可見也、吾故以乾々無咎勵之、然乾天也、以象神聖、其九三、陽爻陽位、以居下体之上、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乃危地矣、是其所以乾々夕惕也、今德民、山代一醫生、有_レ何取_レ于此、吾遂論之、今世醫師之弊、更_レ僕無_レ竭焉、是不_レ必論、山代之地、在_レ窮山之間、風教未_レ甚洽、學術未_レ甚隆、德民成_レ學而歸、將_レ首_レ唱其間、其意不_レ營止_レ醫藥之間、而使_レ其事_レ如_レ所_レ謀、則為_レ之阻碍者、群然而起、可知也、當_レ是時、致_レ力而不_レ求_レ効、責_レ己而不_レ咎_レ人、以期_レ大成、其去_レ乾々夕惕、而安適哉、而易之取_レ象、各從_レ其物與_レ事、乾之為_レ天、無_レ往而不_レ然、二無同_レ声称_レ善、會無咎_レ婦省、無逸東行、而無窮先_レ二無_レ決_レ策南遊、吾會_レ二無_レ置酒為_レ饌、因與_レ無逸_レ謀、使_レ無窮製_レ盧山杏園圖_レ以贈_レ無咎、無咎點頭久之、吾乃書_レ此、為_レ乾無咎名字說、

折煙管記

一日與_レ有隣_レ論_レ士風、無咎_レ無逸_レ市_レ溝皆在焉、夜深燈熄、談及_レ岸田生事_レ、余憂見_レ于色、一坐默然久之、無逸慨然把_レ煙管_レ折_レ之、曰、吾其由_レ此始也、無咎與_レ市_レ溝_レ聲應、而管已分矣、有隣曰、尔輩審能如_レ斯、吾安得_レ不_レ折、因使_レ余折_レ之、余曰、煙雖_レ飲食餘事、慣焉為_レ性、吾性憎_レ煙甚矣、然憂_レ諸君一時_レ忼慨、致_レ終身無聊_レ也、有隣_レ二無憤然、不_レ悅曰、子疑_レ吾言_レ歟、今岸田生、與_レ市_レ溝、年皆十四、公然嚙_レ煙、無_レ異_レ長老先生、而當_レ今舉世皆然、吾輩寧為_レ一岸田生_レ而然哉、子猶疑_レ吾言_レ與、余再拜謝_レ罪曰、諸君果然、松下邑其由_レ此起矣、吾之憂可_レ以解_レ也、吾其

提_レ筆記_レ之、丁巳九月三日夜、二十一回猛士謹記、

明早把_レ此文、為_レ岸田生_レ講解一番、言未_レ終、生俯伏涕泣、過_レ時乃止、生遂無_レ一語、而余亦不_レ敢責_レ之、後數日、生尽以_レ煙具送_レ致其親家、不_レ敢復吸_レ焉、觀_レ其說_レ書執_レ事、精苦過_レ往日、蓋感_レ諸君意_レ也、高杉春風為_レ余道、吾年十六、便好_レ嚙烟、長者或_レ規_レ之者、而不_レ從_レ已三年、誤再遺_レ煙具于路、吾於_レ是有所_レ感、斷然割去、雖_レ是小事、顧亦難矣、諸君苦心、吾則忖_レ之、春風行年十九、銳意激昂、學問最勤、其前途、余固不易_レ料矣、因併書_レ其事、以示_レ諸君、々々其無_レ為_レ遼豕_レ啖_レ也哉、

無窮之婦_レ自_レ西、勢如_レ風雨、欲_レ壓_レ吾党_レ而上_レ之、直排_レ吾戶_レ入、向_レ余曰、大丈夫當_レ立_レ大事、誦_レ書何為、余曰、幽囚無事、不_レ誦_レ書、無_レ以消遣_レ也、無窮言屈、乃轉攻_レ有隣曰、聞公折_レ煙管、々々何害_レ於公事_レ乃然、有隣曰、亦一時客氣耳、無窮無_レ以難、則亦折_レ管、曰、吾且誦_レ書、已數日、無咎至、因共語大笑、吾書_レ之贈_レ無逸、臘月念夜、

送_レ吉田無逸_レ序

吾邑在_レ秋府近郊、稱_レ人最好_レ學、何如近來乃不_レ如_レ古、吾婦囚三年、嚴與_レ世謝、是以邑中風教、一切措_レ諸度外、獨有_レ三無生者、竊來從_レ吾遊焉、無逸其一也、三無惜_レ余如是、脫_レ余在_レ獄知_レ己富永有隣于囚中、以商_レ議邑事、於是、有隣知_レ三無可_レ與有_レ為、其省_レ母于南郡也、携_レ無逸焉、無逸蓋有_レ得_レ于言論之外、婦也、先掄_レ邑中無_レ行者、得_レ三生、曰音、曰市、曰溝、無逸示_レ以君父之大恩、以感動_レ之、三生深自克責、遂以向_レ學、無逸乃錄_レ孝經孝始孝

終二句、以示之、三生皆泣、針指取血、雷以為信、無逸亦慨然、雷血以證之、因介見余為託、余作文三篇、以贈三生、已而秀實以記錄所胥徒、將從駕東行、請贈言、顧余與無逸居、非一日、所以語無逸者、寧有不_レ盡、乃姑錄前三文、言其由為贈、然吾因是有感焉、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_レ所濟、誠之謂也、此說也、吾能言之、今則有愧于無逸、無逸亦可以往矣、胥徒之事、繁雜瑣屑、日以俛焉、而無_レ足為者、間而出焉、俗吏儼然、以面臨之、有才氣者、一陷焉、不破則折、唯無逸、則以誠遣之耳、胥徒之類、群然雜處、其所營為、非酒色、則財利、其言未嘗及義、有才氣者、一投焉、不怒則沮、唯無逸、則以誠動之耳、聖人之道、蓋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三生、吾已任之矣、有隣焉、有二無焉、吾邑可以無憂也、此行更得勝三生者而來、雖然、吾嘗與無逸語、非徒如是而已、江戶亦一大都會、無逸更觀其大者、遂以為贈、

昌黎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穎濱曰、文者氣之所形、余嘗覽野山獄文、今亦覽丁巳文稿、其文專以氣為主、故其言自然可觀、我於是知三公之言非誣也、陋儒庸士、以操觚自任、句比字櫛、拘泥法度躰格者、不足知_レ之也、謹毋_レ以此篇示焉、戊午蘭月、梅東清敬直評、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是明哲保身之道也、吐言屬辭者、不可不知也、余常以是自警、亦以警人、今讀此稿、適憶之、因書以告後之覽者、庶有所評隨、(五月)梅東老拙再書、

下卷

跋秩祭論

吾友赤川淡水、遊常陸、從正志先生學焉、已三年、益信奉師說、鑽仰不罷、頃著秩祭論、郵筒寄示、其書、大嘗祈年鎮魂大祓、凡四篇、皆赫々正論、述師說而成之、祭祀之義、可謂明矣、然其所謂施諸實務、敷明諸天下者、其方法宜如何、吾讀其書、不少概見焉、昔孔子嘗有志於周道、幽厲敗焉、杞宋不足徵焉、而魯之郊禘、非禮也、於是、思狂簡、嘆歸與、作春秋傳後世、周公之夢、蓋不復見也、今夫四祭、朝廷之事、非人臣所宜私、幕府私焉、不可、况邦國乎、然則四祭之義、言之易、而施之敷之、是為難已、施之敷之、實為難矣、然使吾國為姬周、則無論可、今室祚無窮、神勅如鑑、而是事委諸難矣、是志士仁人之所以太息也、是淡水之所以作此論也、而淡水獨言其易、而未及其難、蓋有聞焉、吾將待他日而叩之、抑吾讀淡水書、立言措辭、何似其師之甚也、昔淡水之出國、吾嘗贈叙曰、勿慢師道、勿立私見、今乃見之、吾喜古道往興也、書此為跋、丁巳重陽日、二十一回猛士寅書、

示三生

秀實託爾三生甚厚，吾恐下挫三生氣，兼傷秀實志，是以事々寬假，未會加呵責，何圖寬反致縱，使三生勤苦，變初，是吾過也，吾今日改轍，將束濕相待，不堪則去，吾報秀實，如是而足矣，丁巳九月十三日，書以與三

送富永有隣歸省一叙

安政四年九月十六日，吾客富永有隣，將歸省母于南郡，同社之士，十有一人，宿會吾松下塾送別焉，在学生中谷正亮・高杉暢夫・方外師許道，為之袖領，自餘九人，下至秉燭童子，皆文武有志士也，是日，塾徒演鉢于東山，童子皆從焉，進退坐作甚困，燭下猶聚首誦誦，聲徹戶外，倦則仆臥，而三人方且深談密語，講究急時而切身者，暢夫搖首抗聲曰，天地與人，皆氣而已，人苟養氣焉，可以為矣，正亮曰，致君於楠公，勉身於赤穂，是可也，許道獨默然退坐，不出一語，叩之，則曰，吾師新戒我，以廢詩而誦書，吾方思其言也，余時與諸友講孫子，業適卒，亦有感于知者不言之言，雖然，不得默々者時也，南郡固稱多士，今有隣之省母，將遂見其人，有隣其觀其盛而獲其雋焉，庶幾有以振吾社乎，然人或謂，南郡之士，才富而學貧，口辯而識暗，基社簇而文士沮，酒徒群而武夫陷，此說果然也，吾無望焉，秋深月白，露降雁鳴，慈母在堂，其待有隣久矣，有隣其從此去，

跋烈婦登波書一

是烈婦登波，自書其名也，登波賤徒，何曾識書，顧其貞烈奮激，發諸心，運諸手，乃尔可觀也，登波復讎之事，固已烈矣，頃又將往石見索夫墓，夫死三十年，未知其所死，而登波年且六十，斯行亦難矣，歲丁巳九月十六日，登波過吾松下，余止宿之，登波寡言沈毅，狀貌猶丈夫，懷利匕首，起臥不暫離，道太來見，感其事，使下其自書其名，余跋之，

復御園一岸彌平次

蕭海會稱門下一生有文才者，舉遊鶴江臺記，此間忠臣義士有幾人哉一語為証，僕已藏諸心，而遺其名，字，昨見示仙之允文，一讀刮目，所謂遊鶴江臺記，亦在焉，而其名言警語，不特是篇而已也，蕭海文眼如炬，雖大都老宿，不多有所畏，江戶藤森恭助，稱老而好文，西方青年，深於文者，獨取蕭海及薩摩重野幸之允，々々々在昌平，稱才于一時，蕭海與之不相降，則當世品題可知已，今仙之允，得蕭海為之婦，顧何所不足，而來需於僕，々々之文，非文也，特自行智臆而已，夫文非道也，然載道，非文不可，文之於經國，則末也，而不朽則然，然則欲載道于不朽，舍文其安求哉，雖然，當今天下之事，未可知焉，任道經國，吾未得其人，御園足下，老成愛才，莫若足下，足下為仙道，性懋學文，文必進於道，文中有入江子遠，山縣有朋二子，子遠，吾友中谷正亮，數々言其有志，以其役江邸，使無逸往繙交，而未知有朋為何如人，幸遂教

之、羽倉・草場二叙、收手、三餘偶筆、全套併往、畱覽為可、寅白、

實之字賓卿說

(嘉永四年)辛亥歲、余從公駕、始如江戶、時中谷松三郎、亦從其父靜心翁、在儀衛中、翁夙眷顧余、余於是得知松三郎、一日拉手、款談上道、至于誤岐不覺、以貽人笑、儀衛之盛、其人若文若武、無所不有、而余於松三郎、乃獨如此、不自知其所從、疑其或枉徇苟同也、而松三郎、於世人、不甚為其容、則枉徇苟同、決非其性、於吾獨爾哉、吾於是益信松三郎真知我者也、後三年、有故、松三郎、改稱正亮、吾從叩其說、則曰、楠公、忠臣也、加藤、武士也、而異邦之諸葛氏、亦忠且武矣、吾豈得不景仰也哉、是吾之所以自稱也、時吾怪其言過大近誇也、默而不答、事實在五年前、其後吾蒙譴幽囚、而正亮喪其父、因是、不待相見者久之、去年而來、稍々寄示其文辭、又數々來顧、來顧談輒徹曉不倦、猶如誤岐時、而有加焉、蓋其學有大進也、初吾與正亮歡、特喜其議論而已、及其已失其怙、凡事不得不自謀自處、則其行事歷々可指、其學之進、非徒以空言也、但其以楠・藤・諸葛自稱、則吾猶不得不怪、雖然、大丈夫生斯世、立志貴高大、而皇道不振、夷狄不遜、正為今日之憂、士之景仰於楠・藤・諸葛、庸詎為過乎、然則修其美、充其名、是存于其人也、正亮名字、有所觸犯、余則改之、曰名美之字賓卿、遂諡曰、名是美之賓、賓在焉而無主、何以為禮、名在焉而無實、何以為人、其名益大、其實益難、正亮之稱、不為小、吾責正亮以其難也、願勿視以為恒言而忽之、則吾

亦可下酬尊考眷顧、而報吾子知我也、日月如流、逝者如水、今日之言、不著諸文、將復為異日之陳迹而已、吾故為之說、安政丁巳初冬朔後三日撰、

與小田村士毅

前日、與老兄論論語、至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徂徠乃與東坡而排伊川、夫伊川意則善矣、而其所引失當、是所以招東坡之嘲也、東坡強辯奪理、或可以制勝于一場、然後而論之、慶弔混淆甚忤人情、情之所至、理亦至矣、禮何得外此、夫伊川失辨於當時、當局而迷、固不足咎、獨徂徠在百歲後、尚為東坡騙、是可怪耳、此說也、老兄已右之、而求下足一經語以排東坡者、適未有得焉、昨讀鄉党、乃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吉凶異服、服且異之、慶日行弔、果為何如焉、則此語、固足助伊川排東坡以服徂徠也、陳同甫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策、僕於經義亦云、不知老兄以為如何、

再按、梁武、春祠二席、既出宮、有司以馮道根計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異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積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慟、嗚呼、凡事有禮、然禮、文也、誠、實也、無實焉、徒文是講、是叔孫生之為耳、喪與其易、寧戚、聖人固不以奇數責人也、偶遇朱異論、覺違禮而通權、故錄諸餘楮、己未四月七日、(松陰追記)

與來原良藏

老兄嘗謂、鄉党與_三下大夫言、侃々如也、與_三上大夫言、聞々如也、朱註引說文曰、侃々、剛直也、聞々、和悅而諍也、果如此說也、孔子於_レ上則_レ諂、於_レ下則厲、與_三今俗吏態、不_三甚相遠、是何得_三以為_三聖人、聖人必不_レ然、僕心與_レ之、猶阿_三朱註、不_レ能有_レ易焉、昨與_三親友輩、談_三論語徵集覽、孔安國曰、侃々、和樂之貌、聞々、中正之貌、是於_レ上於_レ下、敬和咸宜、徂徠右_レ孔而不_レ右_レ朱、其說又如_レ老兄所嘗謂_三者、老兄剛斷自信、不_三肯踐_三人轍跡、聖人之事、雖_三果如_三朱註、決不_レ至于_レ諂、上厲_レ下、為_三俗吏態、然知_三古註固已如此、寧得_レ不_三自悅_三乎、是以特報、幽閉之身、世事渾忘、唯誦_レ書以為_レ命、稍覺_三古註往々有_レ中也、不_レ知高明以為_三如何、書成未_レ封、偶為_三童子_三誦_三家語、六本篇有_レ云、子夏絃_レ琴、侃々而樂、太宰氏註、侃々、毛萇詩傳作_三衍々、說苑同、然則侃衍、古字通用、何怪_三其解為_三和樂_三哉、

與尾寺新之允

往夕所_レ論、何必誦_レ書然後為_レ學、子路之言、夫子已惡而斥_レ之、則其非固不_レ待論、但足下所_レ稱、今世俗論、或有_レ類_三子路_三者、而僕亦謂、坑_三罵儒生、燒_三毀詩書、古已有_レ之、粗知_三其意、何至_レ學_レ古、不_レ求_三甚解、存_三于一心_三云者、古亦有_レ之、尋_レ章摘_レ句、每見_レ唉_三于英雄、見_レ性窮_レ理、或見_レ嘲_三于奇傑、而唐虞之盛、既無_レ有_三書可_レ誦、劉項之興、不_レ知_三書宜_レ誦、則誦_レ書為_レ學之說、蹶矣、然如_レ僕固誦_レ書為_レ學者、其說如_三往所_三畧陳、而鄙意猶有_三未_レ盡

者、老兄果能見_レ與則誠善矣、若猶未也、願姑代_レ為_三俗論_三者、歷_レ陳誦_レ書之所_レ不_レ足_三以為_三學者、辱見_三投示、僕乃逐條奉答、以_レ盡_三其餘、谷_三藤_三洲_三杉諸君、意皆與_レ僕、與_三足下_三同則已、若或有_レ異、豈非_三斯學之所_三由岐_三乎、願與_三諸君_三課、作_レ何必誦_レ書然後為_レ學論、見_レ合示、僕將_三因批評質_三所見、是僕與_三諸君_三、必有_三一_三所得焉、茲待_三回答、

與中村牛莊先生

幽囚以來、不_レ得_レ復從_三先生長者、與_三聞其餘論、鄙吝日生、趣向日汗、疇昔之責臨、實出_三望外、稍足_三以自強_三焉、僕常歷_三選當世諸先、其齒德並隆、而不_レ有_レ所_レ挾、待_レ人不_レ設_三城府、視_レ後進少年、如_三親子弟_三者、必先屈_三指於吾牛莊先生、居輒以_レ是語_三同友、同友翕然以為_レ然、無_レ有_三異辭、前年與_三先生、奉_三別江戶、瞬息間、七年已過、心謂、吾方困_三于囹圄、而先生亦老矣、無_レ因_三緣復相見_三也、豈圖秋良生夙悟_三鄙意、時先生大醉、強要_三之荆棘之下、僕喜而後可_レ知也、但恨_レ不_レ備_三不虞、不_レ可_三以師、唐突狼狽、無_三以酬_三責臨之辱、枉留_三一宿、徒增_三忤怩_三耳、然先生愈老愈壯、顏朱漸復、黑髮倍_レ旧、爾時玉山未_レ頹、肩峯峻聳、握_三僕手、慇懃相慰勞、如_三平生、繼_レ之以_三噓唏流涕、僕方嘖嘖未_レ有_レ對、秋良生慨然解_レ衣、衣_三僕與_三先生、先生時誤表_三其裡、衆皆駭笑、而不_レ顧也、既罷、迄_レ今事猶不_レ離_三于目中、幽囚之快、何以尙焉、茲削_レ牘言_レ謝、伏惟眠食自重、以保_三眉壽、為_レ道幸甚、為_レ國幸甚、何獨僕之快而已哉、十月十八日、矩方再拜、

與御園

向見贈和氣公墨本一紙、以足下尙在郡、欲待其歸而鳴謝、所以致遲慢也、恭惟、神護景雲之際、妖僧覬覦、神器將墜、華胄帝師、莫敢支吾、而公獨以五位之賤、奉使于宇佐、奉神勅、破奸謀、其大節侃々、雖塞天地貫日月可也、而其自書乃曰、我獨慙天地云、則公當日之風、其何如哉、千歲之下、誦之無勝感慨、抑今世之士者、因循依違、自以爲得計、偶有爲一小事、誇詡自以爲世莫若焉、其與公風、何其遠哉、但此書無歲月款題、則公書于何時、吾不得而知、然吾私論謂、公唯慙天地于曩日、故字佐之役、能不慙天地、能不慙天地、而猶慙天地、故遠謫三年、召還登庸三十年所、出處本末、毫毛無憾、能傳千歲、軫念天子、寵崇神號、其所因者慙也、吾家素不多置書畫、謂玩物無益也、今足下之贈、僕獨珍襲寶重、自不知所比焉、以僕有竊自慙者也、國基、僕未見全書、然所抄贈數條、以窺其大意、亦已足矣、花月草紙、徂徠問答書、冢田上疏、壁上、不乙、

(萩市堀恭介氏藏真蹟のこの文には本文行間傍書の如き小異同があり、尙左の別啓がある)

白川侯御論何もかんしんちりし老莊ノ彼亦一是非と申様ノ事もアリ作り庭之一條ナト是ニ近し尤是ニ而其君子長者さるる知るべし學問ノ事ノ一條ハ學弊ト云ベシ來翁ノ宋學ヲ大戒トセラル、も爰ナリ此事ハ愚論アリ他日可申候

(右一篇萩市堀恭介氏藏真蹟 校合濟)

萩之爲地爲人作

萩之爲地、上殺下豊、形如張扇、而二川環焉、東南曰玉江川、東北曰松本操觚者、或修爲松下、川、二川漸下漸距、距里許、然後注海、指月山、蟠踞于其間、以當北海之衝、是吾君侯所居城也、由三川溯里許、乃合爲一大川、由大川溯、左右澗水、注而入焉者、不可枚舉、而其大且遠者四、曰明木、曰佐々並、曰生雲、曰德佐、德佐最遠、蓋距海十餘里、爲野坂沼、是二川之源也、其山則陡起海岸、與川相沿、東北唐人山獨著、東南則白水・靈椿・面景或爲額、螢火諸山、鋸齒列立、愈上愈出、勢愈迫狹、隔川相抗、是其概也、山川之內、廣方不能一里、五十八街、縱橫布列、其戸五千、其口若干、是所謂萩之爲地也、萩之爲地如是、而所謂水哉之亭者、在玉江川之北岸、隔川而與白水・靈椿諸峯對云、

九數乘除圖跋 (圖は卷尾に出す)

聖人之六藝、書數蓋居其二、二者、最切於人用、而書之六法、雖難通知、閭里之民、猶能識姓名、何如近日誦書之士、九數乘除、或有茫乎無知者、吾書與數、皆無所精究、但爲兒時、好觀節用集、今因作此圖、令人觀九數極方、而用極圓、可爲經、可爲緯、亦入門之媒也、有隣知書法、塾子皆就取正焉、今因此圖、發明乘除、亦六藝之始哉、丁巳十月念七跋、

復口羽德祐書

十月二十八日、囚奴吉田矩方再拜、復口羽君足下、向辱書、併見示高文數通、議論激昂、足以立頑情、理宜疾速奉答、重請教命、而書旨高遠、見待過重、非所敢當、是以僅就高文中、妄獻一二鄙見、以候貴意耳、而未及復貴書也、已而足下徙處采邑、金玉汝音、僕乃謂、禮貴往來、足下有書、而僕不答、是僕罪也、恐悚者久之、頃中谷賓卿、久保清太南遊、將經貴地、因裁此書、以復足下、實欲謝前罪、且質鄙見也、僕向以憂頌請教于足下、鄙意謂、當今天步艱難、國事困蹶、有志之士、蓋莫不憂矣、然悲愁嗟嘆、徒然以憂、無益于事者、滔々皆是、是非真愛者、真愛者必有所為、有所為、必有所樂、然則當今之世、悠然以樂者、真與我同憂者也、不然、皆非我徒也、僕幽囚之狀、碌々無足道者、然得富永有隣者、鼓舞一邑、一邑之人、無貴賤、無長少、駸々向學、無倦久之、則邑中或生一二解事之人、其樂為如何哉、是事、賓卿、清太、將代僕陳之、今未多及也、抑足下之才之學、當世之所希覩、卑身厲行、不有所挾、僕雖無半面、心嚮往者、非一日也、夫憂天下國家、非特足下、足下之才學行義、而無所為天下國家、天下國家將復誰望、抑天下之本、在國與家、足下左右臣僚、與邑中民庶、教以文武、示以勇方、皆可以成德達才、以供天下之用矣、天之生才、無擇於貴賤、士之發志、無拘於少長、苟有才有志、其寂莫而已哉、古之道、蓋云、君子思不出其位、故位卑而言高、罪也、當今當路之計、未見其甚得、然使足下傲睨采邑、可否一世、則君子之思、其出其位矣、使

僕俯仰囚室、咄々稱怪、則位卑而言高、是其罪矣、二者皆非道也、然則何如、其子弟從之、孝悌忠信、是孟子所謂不素餐也、變而通之、在足下已、僕言妄突特甚、然平日與賓卿、清太言者如斯、今而不語諸足下、足下其謂僕何、唯足下不棄、更有教僕焉、匆々不宣、

與桂小五郎書

無逸書至、審足下眠食佳勝、報國之志益殷者狀、欣慰々々、僕獲罪以來、埋首圖書、以為天下至樂、莫以尚焉、不復挂念於世事、獨每顧念吾師平象山先生、心輒悶々不能措者久之、向坪水哉之在廳、僕曾與書曰、佐久間修理、天下之士也、一坐僕事、永為二世棄物、僕為天下耻之、又為天下惜之、修理今年近知命、學富力足、其為天下用、正其秋矣、今而不顧、老死將至、二十年之後、非復今日也、已而水哉擯斥、是事索然矣、頃聞上田侯再入執政、與佐倉侯協心謀事、二侯閔然有憐吾師之色、當今疆場多故、幕政更張、其憐吾師、非徒憐其窮而已、將有以也、如僕者、草茅窮居、幽囚多年、安得仰測幕中之大議哉、然憂國之心、無分於貴賤、則二侯之憐之、與僕之惜之、初無有二致也、是以僕竊軒然、有欲為二侯告訴者、而無為之先容、則未敢也、上田藩臣、有櫻井純藏、恒川才八郎者、皆知吾師、因遂知僕者也、二子曾以其君賢明狀、見告語甚悉、是或可下以僕言通、而僕不下與二子通已久、則不知其今果何如也、吾師之在都授徒也、声名隆々、不肯自屈降、為時輩所嫉忌、及其對吏、議論侃々、不肯自引匿、謂間諜細作、御夷之要務、蓋幕議之所欲而

未及者、先命迎意而為之、是志士之苦心、何以為罪、是以獄吏怒罵、至以為輕蔑幕府、其投諸獄、一以狂相待、是象山之所以為象山、而其雖蒙重譴、憐之者絕少、而其憐之者、特止于憂國之人、皆為是也、而僕之惜吾師、不得不得眷々于二侯、亦為是也、夫象山先生、天下之士、當為天下之用、今而不、天下其謂之何、後世其謂之何、但其人誠有罪矣、幕府之典、不可為一人枉固也、然禁錮四年、或有可宥之名、議材議賢、不或無辭、况僕之所願、非必欲除其罪、顯庸其身、彼其言行、則利益施於天下、而功名流於後世、是君子之設心也、僕之願於吾師、吾師之自期其身、何獨不然、唯使四方有志之士、歛慕吾師者、進得以請業請益、退得以交之通書問也、雖因在信野窮山之間、吾師隱然為天下重、其必非錙銖一也、僕竊歷觀當世、此說也、非二侯、其孰聽而納容之、而僕獨眷々於上田侯者、以櫻井・恒川二子之言猶在耳也、足下固抱報國之志者、又知吾師之平生、況為吾師陳謝其罪、正吾藩之責也、故以下向責坪水哉者、更責足下、足下何不為天下國家、一呈鳴此意于上田侯下執事、侯已憐吾師者、必不以足下妄發為罪、而納容其言也、僕區々鄙願止茲、至僕一身、安遇待命、將復何說、不知者、詎僕以為自計、亦不願也、時方寒五、自重為要、未既、十月念九日、吉田矩方再拜白、

跋烈婦登波書二首

是烈婦登波手書也、登波之事、余著諸討賊始末、丁巳十一月五日、登波重來吾松下村、權介拉婦宿其家、因使其書之也、初吾之檻輿還自江戸、權介在衛卒中、有隣與吾同在野山獄、權介偶來為獄胥、獄胥衛卒之習、待囚如土芥寇讎、而其待吾以士禮者、權介而已、其為獄胥、常從有隣受誑、及有隣脫獄、小人比周、欲必投諸海外、方松下諸生交章政府、請迎有隣于村塾、立以為師、權介奮然曰、吾雖鈍矣、亦蒙師恩者、寧可不出力、至掃一室以待有隣、有隣既來村塾、權介乃罷獄胥、首糾隣保、請其講孝經、權介之重孝義如斯、吾與有隣固不下以胥卒待權介、而權介之宿烈婦、又室其書、皆非徒然也、月七日、二十一回猛士書、烈婦之宿上野、上野邑人皆往觀焉、吾友冷泉清稚母、感烈婦事、贈煙草一團、又使其書名、此二字是也、清稚、新左衛門遺子、我父執林百非翁從子、從我誦書甚勤、今其母亦如此、是其家訓可知也、故跋、是大津郡烈婦登波手書、余嘗紀烈婦行事、故藏者、求余跋、傳諸久遠、權介之志也、

蝸室筆記漫評九則

論七篇皆妙、大合鄙意、但二百年來事、大不滿意吾意、而邇年尤甚、鑄砲造艦、雖如急務、退養威力、最是知時務俊傑矣、是事千萬、筆有不能記者、詩八篇、則篇々點頭、
豐臣氏、有雄志而無雄畧、且其事多出虛喝、是其末路所以不振也、德川氏、務反其為、多用實事、似矣、然不徒無雄畧、乃併雄志無之、其初交通二十餘國者、亦徒探聽海外、豫防遠禍、及求奇貨、飾太平耳、非有撻伐萬國之志也、後來陵夷退縮之弊、已見于此、何遽以規模宏遠稱之哉、余向作外蕃通略、繼當請

正耳、

明馬世奇論北虜曰、彼之形情、在我如濃霧、而我之形情、在彼如烈炬、○吾之所欲言、大氏前人皆已言之矣、

不_レ可_レ不下_三壯武備_二張國威_一以待之也、○此句、尙有少俗見之矣、

使御勘定幹其事、就_三奉行_二議之、又遣吏於諸州、檢貨物多寡、命郡下富商司其事、○幕府大事塗餽、小事不_二塗餽_一、

物產之議、余亦以為適時務、但其措置、或有當否固也、苟得公正君子、協心戮力、斟酌損益、以成其局、亦可_二以利國矣_一、奈何江南諸賢、門戶甚嚴、而不問事之是非、一概排之、所謂譁者紛興、實如高論、昔朱明亡于門戶、吾常長大息焉、

幕府更與諸蕃交通、所_レ以明皇道_二張國威_一之大計、於是乎在焉、○泣出女吳焉耳、何明張之有、

確然自守者有餘、而後能務遠略、○此亦未_二必然_一、苟有其人、守者未_レ有餘、而能攻其遠、乃遠者已服、守亦自有餘、吾於神后竊窺之、

幽囚以來、絕不留意于海外事、今讀此一篇、茫如夢中事、而夢中事、難與醒人語、醒人而有_レ意焉、幸爲夢遊、十一月初八、回漫評、

與小國剛藏

歎_三英名_二者有年矣、曩日方獲_三寬晤_二、至慰無量、理宜_二一書言謝_一、無_レ奈環堵幽囚、亦有_二經營_一、遂_レ爾稽緩迄_レ今、昨華翰至、悚然久之、讀書餘適二本、柳子新論一本、謹收、新論、僕向假_レ自_三王民_二、(歎聲)寫而宝之、因爰壁上、山縣之事、僕聞_三諸王民_二、亦如_三足下說_一、幕府罪案、見_三太平年表_一、他未_レ有_レ所見、足下別有_二見聞_一、幸見_二垂示_一、餘適、附_三岸御園者_二寫藏、御園通稱彌平次、見_三防府胥徒_一、雖_レ乃_二胥徒_一、其耽_レ學好_レ書、最勤_二于抄寫_一、非_二吾人所_レ及也、僕示_三以_二足下書_一、渠欣然出_三藏書數部_一、欲_レ借_三諸足下_一、僕乃就_三其中_一、取_三燕居偶筆_一、善菴隨筆、敏鍊、如不及齋叢書、併_二僕所_レ藏歲寒窓放言、東潛夫論、共六本_一、致_三諸足下_一、是皆今人雜著、雖_レ鄙俚猥雜、或有_レ可_レ取、足下乘_二間瀏覽何如、別東北遊日記一本附往、是僕行旅所_レ草、草々特甚、未_レ加_二攷覈_一、視_三諸餘適_一、不_二當錄_一、但安井之行、止_三仙臺_一、而僕乃及_三津輕_一、南部、或可_二以補_三餘適_一、故爰致_レ之耳、餘御園及僕所_レ藏、一二別錄、有_レ需見_レ報、急附_三郵使_一也、凡典籍圖書、通_三古今_一、達_三宇宙_一、況同時同國乎、況有無相通、又友義當然也、願勿_レ慮_三僕憚_一煩也、(伊藤)靜齋去月念_三之書至_一、曰、愛兒罹_レ疾、舐犢無_レ已、使_二人係念_一焉、足下為_二靜齋_一謀甚忠、松島云、議已在_二政府_一、今難_レ可_二私料_一、姑安視_三其成否_一、鳥山義所碑銘、置在_二封內_一、作者南部人江楮通高、僕旧交也、見_三下帷江戶_一、恐足下_レ不知、故言及_レ之、書頗多緒、猶不能_二百一_一、渾附_三後鯉_一、時下寒甚、自愛、寅白、十一月九日、

(長府町小國武宏氏藏真蹟には本文の終宛名の次に左の通りの附記がある、同真蹟校合済)

甘雨亭叢書初集四集、外蕃通書、

經世文編抄甲集、

清流紀談、

直養漫筆、小倉人西田某

右係御園所藏、

原城紀事、嶋原河北温山

右係同社所藏、

南山史、江戸成島某

右係坪井竹槌所藏、頃欲與同社合寫之、

歲寒窗放言、尙有三冊、燕居偶筆、善庵隨筆、尙有各一冊、見需致之耳、

下學適言五冊、原本、百合藏藏、僕寫藏之、內闕第四冊、足下見藏、願借觀焉、

此書甚草々ニ而失禮御座候へ共萬御海恕可被下候

柳子新論ハ御園借用仕度申候故兩三日遲延ニ相成候也

與口羽德祐書

向託清太、見示雜論一篇、又託榮藏、見示讀史餘詠、皆責僕以評騭^(驚)之任、何見待之厚甚也、僕雖至愚、亦

有性靈、何不欲一言以酬眷顧、顧生平淺薄、於詩最拙、於史最暗、玄瑞或寄詠詩、至愛莫之助、只得擊節稱妙焉耳、玄瑞且然、况老臺乎、僕何以能評高詠、若乃勉強、獻一二諛語、以塞其責、則又非所樂也、是區々於所不知、蓋闕如之意、老臺幸勿以所不能見強也、但僕雖不能評高詠、猶知誦而樂之、幸得緩數日、写而藏之、欲與同友同其樂也、雜論中、四德二欠、々質染習、是皆宋儒之遺說、而剛強必謂君子、柔弱必謂小人、亦恐未允、然是有為之文、勿論而可、况論寶陳彦章、自是卓識、足見論古之力已、但其一富商事、蓋此論之所為、未詳其所指、然忖而度之、豈其遠乎、抑以僕所忖、其人得此、未必覺悟、則為失其言矣、不啻失言、或取奇禍于語言、抑非君子所尚也、然僕所忖未必當、故略而言之而已、太氏老臺已得力于史、發之文詩、彬々可觀、所惜宋後理學之痼、鬱結于胷中、或未無之、僕頃與清太榮藏諸友、誦物翁書、徃々有折意契焉者、食芹而美、故以為獻、然物書未能徧涉之、况周漢古書、未能通習百一、今之識見、豈其定焉云乎、聞老臺發程在近、書不能詳、當待明春再請明教已、寅二再拜、

贈馬島甫仙

村塾一生、有馬島甫仙者、家世醫師、年甫十四、誦書極敏、余深愛之、但以多童心、未甚為人所知、孔子不曰乎、不重不威、學則不固、朱子解之、其說余將為甫仙道之、而恐主一無適、心學常套、挫折少年銳邁之氣也、未以語也、偶誦外史、源賴宣曰、吾復有二十四歲乎、余蹶起曰、學人為志如此、童而非童、古英

雄不_レ足_レ畏也、乃召_二甫仙_一語_レ之、因取_二賀屋氏好生緒言_一、摘_二其一語_一示_レ之、曰、_レ醫而辨_二道理_一、吾指不_二多屈_一、恭安、本藩近世名醫、非_二世医流_一、盖有_レ待_レ而言之也、今甫仙之才與_レ齒、而有_レ志焉、其自待、寧得_レ如下_二今日_一而已哉、書_レ之與_二甫仙_一、時丁巳十一月十三日也、

讀_二蘭夷密報_一 安政四年二月三日、所_レ報_二崎嶇_一者、

右蘭夷密報、無逸写贈_レ自_二江戸_一、丁巳十一月十三夜、與_二有隣_一賓卿_・八十一_・對_二讀_レ于村塾_一、時人去燈_レ、寒風擊_レ戶、使_二人拊_レ髀慨然、復有_二功名之念_一矣、提_レ筆書_レ之、(抄錄篇、二十一、回叢書拾遺參照)

與_二口羽德祐_一

寅白、向因_レ人呈_レ書、而未_レ獲_二回報_一、不_レ審_二足下定歸_レ邑乎否、君子想應_二樂只_一、至慰々々、頃佐世八十郎來、留遊十日、與_レ讀_二賴氏政記一部_一、渠反復甚悅、之子有_レ志有_レ欠、春秋又富、如_二其才學_一、今雖_レ未_レ見有_二可_レ道者_一、其前途必有_レ成矣、但其居、在_二船木之目出_一、其地僻陋乏_レ書、無_二師友_一、以為_二至患_一、僕乃語_二足下息僊在_レ邑、渠固稔_二聞足下才學行義_一、則蹶然而起曰、堀越與_二目出_一五里已、何其聞知之遲也、歸日、欲_レ急見_二足下_一請_レ益、足下幸傳_二其所_一藏、借_二其所_一藏、使_二八十得_レ成_二其才學_一、方今之世、人材唯為_レ急、故特言_レ之耳、讀史餘詠壁上、別錄_二一本_一、藏_二諸篋筒_一、有_レ如_レ享_二尺璧_一也、鄙況碌々、八十應_二面陳_一、不宣、

與_二有隣_一

佐世八將_レ歸、十日連_レ案、其得_レ無_レ情、僕因欲_レ有_二一言_一、不_レ知於_二兄何如_一、亦思使_二塾童輩各成_二一篇詠_一、亦壯_二佐世之行_一、併鳴_二松下之盛_一之一端也已、兄幸謀_レ之、寅白、十八日、

跋_二賓卿送_二佐世八十一_一叙_上*

八十將_レ歸、諸友會送、並有_二篇詠_一、而賓卿作_レ之叙、其言皆吾所_レ欲_レ言、而吾無_レ可_レ復言_レ者、因代_二賓卿_一書_レ之、實欲_レ致_二吾意_一也、藤寅書、(この叙は關係文、書篇の補遺參照)

與_二冷泉生_一(雅次郎)

雄畧_二天皇本記遺詔_一曰、國司郡司、隨時朝集、夫國郡有_レ司、非_レ勅_二于孝德朝_一乎、雄略朝、固不_レ得_レ有_二朝集也_一、又天皇怒_二黥_レ其人_一、為_二鳥養部_一、黥似_二是漢土刑_一、不_レ知此時固已有_レ之邪、宜_レ攷、此類、盖本_二諸書記_一、先輩本居氏、不_レ喜_二書記_一、而獨重_二古事記_一、此類、亦其一也歟、偶為_二冷泉生_一、讀_二大日本史_一、漫學_二一隅_一、以廣_二其思_一云、(紀)

書_二久坂玄瑞詩稿_一與_二江楮吾樓_一

是老兄所知故久坂玄機遺弟玄瑞之詩也、玄瑞行年十八、有才有氣、駸々進取、非僕輩所能裁成、願老兄乘間一讀、痛加準繩、渠南山之竹、羽之鏃之、其或貫石者之子也、至囑々々、

跋伊沙苦喻言

世修歐學者、僉曰、西洋人仁矣、未嘗有禍心也、若使觀此書、豈不茫然自失乎、吾曾獲其馬鹿同遊一則于遐邇貫珍中、書長崎近聞之後、(山縣半藏)世衡頃見示其全七十三則、把而閱之、其斧頭求柄、不下其似假下田箱館之事乎、獵戶逐兔、不下其類借手米利、以拒諸佛之策乎、鴟狐狼犬、自謀騙人、不二而足、因使岡部生寫藏焉、欲問執西洋人仁矣云尔者之口也、安政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回生跋、

答無逸問

承問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殺君、立言可否、放伐自是聖人大權、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非書生紙上所可議也、孟子則對齊宣、輒言放伐、齊宣非其人、則為不知人矣、然孔子嘗四見衛靈、而欲與公山弗擾為中東周、聖賢作用、又非儒者庸常之論也、故使孔孟湯武之旨、荒于後世、而賊仁賊義之人、安然于民上者、皆議論之弊也、近時大塩子起、頗有見于此、而無才無畧徒致覆敗、使人懊恨不已、特望之後來仁義之人焉耳、吾則懦夫矣、尙論湯武且不為、何況孟子立言乎、論語會講將卒業、有大窺大聖孔子作用、自以為樂、有隣、貧卿頗與吾同、恨不使無逸預聞焉耳、餘未既、

贈駒井生(政五郎)

外史叙義仲戰死、酷似項羽紀、因思、義仲已似項羽、巴亦似虞姬、巴之為尼終身、與虞姬之從死、不無少優劣、而義仲既定京師、旋為賴朝所滅、是漢高滅項羽也、賴朝之尼將軍、是漢高之呂后也、而其毒更甚焉者、坐無平勃代王也、和漢事跡、相似者甚多、山陽翁最巧于取彼比此、觀外史及政記、新策、詩文集等可見矣、願亦識事之一捷徑、所宜留思也、為駒井生讀外史、因及之、

跋治心氣齋先生詩

是德地代官山田先生詩也、僅々七首、植櫨、殖楮、養犢、及巡郡傷民之槩、歷々可見、德地僻陋、吾藩之蜀郡也、吾窃以文翁張詠望先生矣、先生為吾父執、少小吾從受學焉、故吾樂道其繼續云、丁巳仲冬日、矩方謹跋、(抄錄篇、七册外二十一回書、書所載、萩城諸子詩參照)

與松浦無窮

(十月廿八日附の書)小倉貴書至、會富永・中谷・久保御園諸友在座、且誦且評、藉々然莫不稱足下壯遊、誦至于曰、貌九物、費乙光陰、杜叟所以嘆曹將軍、不其然乎、然有西田焉、有伊藤焉、皆名人奇士矣、則足下其愈也與、久保氏新塾、果

以本月五日開焉，富永儼然主之，冷泉・岸田二生寓焉，清太氏、寢食與沐浴之外，亦無不在矣，諸生駸々進益，大變旧觀，就中品川（編一郎，市仙，壽之進，仙吉，吉次郎）・馬島・妻木・国司・飯田五生，皆成童而下俊才，而飯田生甫十一，讀書如河，與三國司生，同課三國志，並謂及未舞象，而卒二十二史，三生之銳，率皆類是，而其他可概也，至于上野一隊，別拔旗幟，（重五郎）橫山生為之師，斬將鏖敵，誓不立松下之下風矣，夫松下・上野，雖小邑乎，三生五生，雖少年乎，友天下善士，必自一鄉始，育天下英才，必自一師起，則是亦未嘗不可樂焉者已，特以三無生不在焉，僕與富永・久保諸友，每言而惜之，然此塾之興，實基于富永，而富永之出，實由于三無拔身之力，則雖不助其興，首功寧得外三無乎哉，無逸每便書至，輒舉柳下惠為言，渠驅使胥徒，百忙蠅集，猶能務交遊，可謂不負平生已，所可感者，獨無咎，一省桑梓，家累百詰，拔脚特艱，期月望復至，々々今未至，其情可想，要之，二無安有，如三無窮之縱橫自在者哉，無窮亦可以已也，足下之家，大小無恙，乃兄屢請僕書，使足下歲除必歸，願赤馬與此，二日程耳，一歸數宿，即去，於遊方無大礙矣，阿孺眷々之情如斯，足下宜聽也，不順于父母，雖有天下之快，亦何足言，是以云々已，唯足下炳亮焉，富永・御園別自有書，久保氏言，僕書盡之，故不復言也，餘期面罄，不悉，十一月二十四夜，二十一回生白。

示讀書友

孟子稱，誦詩說書，不可不知其人也，寅嘗讀通鑑胡註，夙服其精該，因想三省身之為人，而幽囚家居，

家亦乏書，則何因取考焉，按陳仁錫評閱本，為宋天台胡三省音註，而吳勉學統校本，無宋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元胡三省，寅頗惟之，三省叙曰，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噫，有志焉，然吾衰矣，其言婉而其志確，可以見其節義矣，況叙末署旃蒙作噩，即元至元二十二年，實宋亡後六年，而梅磻蟻居，則蓋其隱居讀書處，是其不署年号，正陶徵士之遺意也，而謂之元人，是所以怪也，然三省之文章行事，他吾未有所見，求之簡明目錄，亦無一獲焉，如叙中所謂德祐乙亥，江上言事，吾所最欲見，而未能者也，津藩校胡叙，引邵遠平統弘簡錄，統弘簡錄，蓋元史類編者，而類編序，見朱竹垞文，謂邵先生名遠平字呂璜之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著弘簡錄，先生乃循其例統之，而寅亦未見其書，則於三省之事益恠焉，離索之可悲如斯，頃與三三五友，復讀此書，因書所惟以贈之，求其見垂示，願亦尚友之一事也，寅書。

文妹適久坂氏贈言

久坂玄瑞，防長年少第一流人物，固亦天下之英才矣哉，今少妹之稗劣，非其耦審矣，然人憂不自厲，自勵自勤，何為不成，況婦道非難，唯憂其不為，酒食是謀，無父母詒懼，麻屨絲繭，無違宮事，若乃貞節專心，在嫁之初，今世禮教不振，再醮改適，不知為耻，緇衣涅齒，不知何故，吾曾為少妹，講班氏專心篇詳矣，是則婚禮第一義，小妹須無怠焉，過此而外，吾不復憂，而少妹之稗劣，可以耦天下英才者，此道是也，少妹之初生，玉叔父實撫，而與之以其名，阿文之稱，蓋非偶然，汝之一姊千代，勤苦克修家道，吾則敬之，阿壽敏慧，

得婦小田村氏、吾則愛之、汝生獨晚、吾最憐之、行餘讀書、粗通大義、以副阿文之稱、其庶幾乎其可矣、然婦人讀書、與男夫不同、是則夫子在焉、父兄在焉、安政丁巳臘月五日、納徵親迎、禮皆嘉成、父母伯叔贈言具悉、次兄寅二於是焉言、

復小國剛藏

本月十三日之書至、承貴況康寧、欣慰々々、放言叢書及碑文、逐件查收、先是數日、門生松浦松洞者、歸自馬關、曰、靜齋已免禁錮、兇病且瘳、又舉一女、向之繫念、今則為三重視、老兄聞之、亦當欣然已、茲轉致靜齋書、且使松洞作一書、寓之足下、足下就詳之可也、江幡之事、誠如來論、然渠其短短、乃其長短、要之、文章才氣、亦難獲人物、無苛求、不亦可乎、奚所須窩、即舉母藩竹村梅齋別号耶、僕曾於塩谷文、粗知其一人、而未及目其稿、見允借覽、幸甚、柳子新論、稽慢特甚、今爰返璧、放言中卷附往、未卷偶他往、討還繼致之耳、爾夷密報事、在二月間、墨夷規定、則為六月事、老兄皆當已悉、但天下之事、變革至此、可為痛哭、而有志之士、致力竭心、當有處于此、不可徒自悲感而已、是以附致、候高意焉耳、昨僧清狂計母死至、併報、王民為狗神所憑、求死甚急、不詳其何由、徒增疑慮焉、時下冬暖、亦天地一異候、千万自重、十七日、寅再拜復、

與馬嶋生

潤焉有日、甫仙足下、何如光景、僕常待足下、以塾中第一流才、衆未甚允、而僕亦頗疑、足下誠才、才焉不勤、何以成才、今歲將除、學不可弛、弛一日、將遂失大機、(品川、飯田)品生、飯生、勉勵有加、必為足下憂、果然、僕將自愧之不暇、不徒為足下下也、心緒萬端、逼哺作書、不能多、及明早必來、僕將盡言之、臘月廿日、

贈三子

吾少時見(良齋)安積翁、問作文法、翁勸讀歐公全集、意深為然、然懶不能果、後質森田節齋以翁說、節齋以文章自負、輒駁翁說曰、是良齋之所不能為文也、古人文有佳者、有不佳者、歐公誠大家矣、然安得篇々皆佳哉、而其佳不佳、初學非所易擇、姑就前輩佳選、如謝氏、沈氏及吾賴先生者讀之、不亦可乎、二家之言、博約之說也、學固有自博入約者、有由約達博者、有事博而約之者、有主約而能博者、而心未知所從違矣、余稟性曠野、文章非其能、又非其好、況東西周遊、未能專力讀書、博文約禮、而失之矣、後幸得投獄、始頗讀書、或時閱諸家集、然不肯攻文章、唯論時世、於是、始悟專集之有益、非選本之所及也、夫二家之說、主文章而言、主文章而言者、非吾所知、吾之所知、論時也、論世也、然此間消息、吾則於通鑑胡註、及本居先生古事記傳得之矣、頃與(齋藤)士彦、讀賴氏古文典刑、與(中倉)賓卿、讀清人所見集、皆覺少益、而典刑尤甚、唯與(高杉)暢夫、讀注堯峯集、堯峯非全節士、吾不甚服其為人、然意頗樂之、是固專分之効、乃亦博約之

說也、未_レ知於三子_二何如、

與清太_一

貴恙何如、昨日之會、會者僅六名、沿例各講二篇、（志泉至三子乘舟而止、但會者已少、講章亦短、得畧竭所見、所憾者、平生無學、讀書鹵莽、一臨古書、乃尔茫然耳、志泉篇、朱傳涉禰已為自衛來時所經、干言、又為適衛所經、二章語意本同、乃異其解、且以干言、為適衛所經、旋車、殊為不切、諸姬謂姪姊、姪姊中、乃有諸姑伯姊、於義不_レ妥、但禮制僕所未_レ攷、無以決焉、牽轄、同車軸頭金也、朱直曰車軸、頗疑之、就載脂言之、則車軸為近歟、但車制、僕所未_レ考、亦無以決焉、不瑕、為豈不、語意乃倒、如論語注三省退省誤、北門篇、莫_レ知我艱、艱即王事政事之艱難、如三下章所言、揚氏不知其艱、一句得之、朱傳則似以貧窶便為我艱、敦、毛傳為厚意、與埤益通、不_レ必為投擲、末三句三章並同、下篇亦然、與麟趾駟虞似、（虞首章叶音牙、二章五紅反、恐不必然、必有韻音聲調之妙也、但僕未_レ深通耳、北風篇、既亟、禍亂既急也、朱傳非其委曲乎、靜女篇、第二章、於是則見之矣、僕未_レ能曉焉、末章最未_レ見見之意、彤管、實不_レ詳何物、或以此為蒙恬以前已有筆之徵、則強矣、但毛傳明言女史彤管之法、則亦考摭之一助也、匪女之為美、承上章悅懌女美言、匪特女為美、其貽亦美且異也、朱傳、女、指_レ美而言、僕殊不_レ曉焉、新臺篇、酒、高峻也、毛傳已然、豈非奇解乎、魚網鴻離、與雉鳴求牡同種語、豈非奇語乎、二子乘舟、假壽非同發、而併言之、不能無疑焉、岡白駒已弁之矣、太史公

贊、惡傷_レ父之志、允_レ其志也、然卒死亡、惜其為也、一揚一抑、所謂共世子之義、一結、乃昌黎伯夷頌藍本、精讀自見、九昨會所論、太氏如_レ右、皆字句末事耳、但至_レ北之篇、反覆不能_レ釋也、五經、唯詩稱最易治、然非_レ地理、禮義、車服、動植、訓詁、韻音、一一精到、則亦不能_レ讀已、今僕與會者、皆非其人、其憤々固也、足下專精讀書、故特舉_レ所論、更請_レ垂示、（新之允）尾寺生春米方殷、（榮藏）齋藤生婦省三見、以故並不_レ會焉、二子且然、世間歲餘、黃塵可_レ想、高杉生既夜乃來、言_レ家頗疑其宵行、禁其縱出、其情可_レ笑可_レ愍、而其氣益奮、議論大進、鬱屈讀書、其功不_レ虛也、（山縣）世衡稱病家居、昨寓書乞假詩序辨說、乃見_レ假通釈、々々、序辨並附各篇、大便_レ觀覽、故爰轉示、曉來僕亦染_レ寒痛_レ頭、當_レ爐負_レ被、益思_レ足下也、唯足下自愛為_レ要、臘月廿四夜、（小五郎）昨夜佐世八十至、叩_レ其措置、隱然南郡一敵國也、桂生與_レ周布政_二書附往、天下之事如此、有志之士、寧得_レ不_レ重、僕與_レ足下、藥餌愛護、其孰謂_レ不_レ然、一笑、

筆記一則

吾嘗觀_レ澶淵事、以_レ寇萊公_二為_レ北宋第一流人物、已而觀_レ王文正度量、又有_レ寇不_レ及者焉、然東封西祠之憂、李文正先知_レ之、而王則因循苟且、徒自嘆慙耳、要_レ之、趙宋君子、仁厚有_レ餘、雄武不_レ足、雖_レ乃李文正、以_レ征伐_二為_レ深戒、南渡之禍、已兆_レ于此時、而隱然抱_レ雄志于其間者、其唯韓魏公邪、明季魏叔子、深推_レ尊李忠定、為_レ三代以下一人、亦以_レ勝_レ於魏公_二為_レ言、則其見蓋亦類_レ吾也邪、北宋人物評、其說頗長、今書_レ其九云、十二月廿六夜、（靈武棄守）

之議、何亮安邊策極是、後韓琦深以為然、而李沆揚億、見在當
時、為非不用、李韓之優劣如是、己未二月十九日、重書、

友善塾記 代作

自地着之制壤、士夫皆背鄉野、而居城市、城市雖如浮靡、士夫所會、有文有武、足以有學焉、士夫或退
處鄉野者、居混木石、遊群鹿豕、心無所用、言不及義、是以放僻之習、邪侈之風、無適而不然、獨我吉田、
則異于此、今茲丁巳、余轉自小郡、承乏宰于此邑、邑宰之習、率止督租賦、責課役、休養生息、且不能
心焉、何暇問文武也哉、余心慙其如斯、而民事方急、未能有及焉、歲某月、某士若干、戮力創塾于邑之
伊佐、為文武兼講之所、告余問名、余乃以友善應之、且諗曰、此塾也、創于伊佐、而吉田闔邑之善士、皆相
為友朋于茲、吉田之士、莫不及塾、而塾蓋莫非善士矣、夫然後一國之善士可友也、天下之善士可友也、而其
所以友者何也、詩書義府也、禮樂德則也、無不頌習焉、刀槍銃馬士藝也、無不游息焉、鄉野之士、朴實其
所固有、責之以文、奮之以武、古地着之遺、可復見于今日、而使城市士、景慕其風、知悔其浮靡、其或
有之矣、余不肖、民事畧治、又目諸士成業、得少塞邑宰之責、則諸士之力為大也、故因其塾成、作之記、揭
余與諸士之所當務云尔、安政四年冬十二月、吉田宰判代官兼赤馬關八幡改方玉木韞撰、

常榮公傳

常榮公、諱隆元、稱少輔太郎、洞春公長子、母、吉川國經女也、洞春公入嗣之歲、大永三年生、初我毛利氏、
世與周防大内氏善、幸松君之幼、大臣權議、附出雲尼子氏、及洞春公嗣立、復締旧交於周防、與出雲二絕、
於是公年甫十二、出質大内氏、在三口七年、尼子晴久聞之大怒、大舉來攻吉田城、大内義隆、遣其臣陶隆
房等援我、明年五月、出雲軍遁走、事平、然後得歸城、公在三口、義隆為加冠、與其偏名、天文十六年、
公蓋代、洞春公就國職、八月、改備中守、是時二弟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皆協心奉宗家、宗家益強、十九
年、大内義隆為陶隆房所弑、二公誓欲為報讎、而隆房改名晴賢、勢焰甚熾、豐後大友氏、首為之援、比近諸
豪、莫不懾服、我諸將皆請暫和以待事機、二公乃為陶氏、攻下備藝數城、久之、我請其江田城、晴賢斬不
肯與、公密白曰、義隆之義、晴賢之逆、皆非可坐視、今機已會矣、寧可緩哉、洞春公深然之、遂從其謀、
於是、新城嚴島、以誘晴賢、々々將防長豐筑兵、航海到島、弘治元年十月朔日、二公與兩川諸將、潛軍
襲嚴島、海陸夾擊、遂斬晴賢、有賊五百人、直犯公軍、公親與、洞春公親兵、擊殲之、二公之將襲
島、風烈雨甚、船兵皆難之、洞春公奮曰、吉日可復卜哉、甚雨烈風、天所以助義兵、因召公語曰、今日
之事、吾固決死、汝留生以謀再舉、勿徒從死、公不悅曰、大人既然、兒何敢生、因取帶束甲、斷其餘、以
示死志、先起上船、親兵爭從之、竟以得克、三年、周防長門悉服、三年秋九月、後奈良天皇崩、十月、正
親町天皇踐祚、時足利氏衰、天下大亂、朝典廢闕、即位大祀、久而未舉、二公深憂之、使國清寺僧惠心奉獻即
位料、朝廷嘉納、詔、公任大膳大夫、洞春公任陸奥守、我毛利氏之義名、於是振於天下矣、是歲、大將

軍義輝、補公安藝守護職、五年加備中備後周防長門四國、而朝廷叙公後四位下、初吉川氏出石見、以略山陰、小早川氏居備後、以鎮山陽、各有頭功、公常在、洞春公麾下、密謀運策、故世少傳者、及防長已服、公駐岩國、以經西海、數下赤馬關、連卻大友軍、義輝遣聖護院大僧正道增、勸我與大友義鎮和、以防長屬我、而豐筑歸大友、又約為世子幸鶴君、娶義鎮女、於是、西海無事、洞春公時在出雲、與兩川諸將、攻尼子氏、公將赴省而佐之、東上、道過吉田、宿郡山城下、一日、幸鶴君留守城中、公召見宿所、置酒為禮、意不甚歡而止、因召君從臣從容語曰、邇年四境日闢、而西海軍事、亦略就緒、是皆老公苦心勞躬之所致、衆請入城而休、不聽、行進駐佐々部、點檢士衆、會和智誠春迎而享之、明日、公暴逝、實永錄六年八月四日也、在職蓋十七年、壽四十有一、將士愕眙、莫知所措、葬吉田大通院、上諡曰華溪常榮、諱出雲、洞春公乃謂諸將曰、汝等誠以所悼乎、隆元者、奮激當敵、何城不拔、何軍不敗、而隆元之心、自然慰于地下矣、於是、士氣益奮、連戰皆捷、已而幸鶴君亦來赴出雲、久之、尼子義久出降、公素行端正、臨敵勇決、而特敦於仁孝、公之駐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々々皆不忍叛焉、井上有景、奉侍純勤、又曾侍洞春公病、百日衣不積帶、誅井上黨時、公先令有景外使、以免之、波多野兵庫、力鬪死門司、其子龜壽猶幼、公憐之、賜感狀、特令嗣交祿、我毛利氏、承江家文學之後、雖在亂離、未嘗廢文雅、洞春公父子、最長國風、宴會贈酬、家庭之間、溫々如春、公會從洞春公、至備後高山城、城小早川氏所居、小早川氏、供待懇至、使人誦太平記以聽之、洞春公、曾作書十四條、與公及兩川、言闔族輯睦之

道、公與兩川、逐條奉答、永為玉訓、公之逝、人或疑和智誠春毒之、久之、僧惠心上下、公聞、洞春公病、請以身代狀、因就嚴嶋祠、索得其文、和智之寃、於是白矣、公已逝、而幸鶴君猶幼、於是、洞春公重知國職、後八年、洞春公逝、幸鶴君嗣立、是為天樹公、臣謹按、我洞春公、中興祖業、拓開十國、尊天朝、誅逆賊、功德威烈、可謂至矣、故藩特崇奉之、天樹公、繼統父祖、遇時艱難、大照公、新開二國、傳諸百世、亦皆勤矣、故崇奉並次、洞春公、因合稱之、曰三靈、三靈一社、祭祀惟敬、而常榮公則不與焉、今公襲職、敬祖重祭、興廢典、繼絕世、無所不至、越十七年、嘉永癸丑三月、定常榮公祭式禮數、同之、天樹、大照二公、又奉神主于靈社、崇曰感德焉、昔周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故孔子曰、其惟文王無憂、臣於常榮公亦云、而今公之追孝、寧在姬周之下乎哉、

讀魏叔子文鈔

吾嘗購藏長齋鈔本魏叔子文三卷、署為清寧都魏某、然私謂、叔子隱居著書、獎勵後進、未嘗屈節愛親氏、每稱朱明為本朝、則其志為明遺民久矣、但長齋鈔本、雖家所藏、未嘗細密讀之、文已無多、又不載書、是以無有能詳叔子之志也、頃偶得相馬九方鈔本六卷、首卷乃載答楊友石上郭天門二書、於是、始知叔子真有志士、而不負為朱明遺民矣、因考、明崇禎十七年中、北京陷、叔子時年二十一、明年、南京陷、而叔子乃入

(編者附載)

土屋蕭海添削批評常榮公傳

(安政四年十二月、松陰自ら作る所の常榮公傳を、門人をして書寫せしめ、土屋に送り添削を乞ふ、土屋の添削極めて嚴、松陰殆ど皆これを容る、切達の狀想見すべし)

(抹殺及行問の細字、欄外の文字、特記しないものは、總て土屋蕭海の朱書である、本文返點は前掲常榮公傳につけてあるから、點した、又行問書の返點も甚混雜するから、點した)

洞春公七字、刪去何如、

(※※※の間の抹殺記號は墨書、松陰か)

(今の字墨書、松陰か) ※この七字の抹殺記號は墨書である (十二月の右に蕭海筆にて「二字誤改」ミ朱字あり)

常榮公諱隆元、稱少輔太郎、洞春公長子、母吉川氏、國經女也、洞春公入嗣之歲、大永三年生、初我毛利氏、世與周防大内氏善、幸松丸君之幼、大臣權議、即出雲尼子氏、及洞春公嗣立、復締舊交於周防、與出雲絶、於是、公年甫十二、出質大内氏、在山口七年、尼子晴久○怒我即周防大學來攻吉田城、大内義隆、遣○陶隆房内藤興盛援我、明年五月、出雲軍遁走、事平、然後得歸城、公在山口、義隆為加冠、又與其偏名、命諱焉、天文十六年、公蓋代洞春公就國職、八月、改備中守、是時、二弟、元春養吉川氏、隆景繼小早川氏、皆協心奉宗家、宗家益強、十九年、大内義隆、為其下陶隆房所弑、二公誓欲為報讐、而隆房改名晴賢、傲然自居、日謀進取、勢焰甚熾、豐後大友氏、首為之援、比近諸豪、莫不懾服、我諸將皆請暫和以待時機、二公乃為陶氏、攻下備藝數城、久之、我請其江田城、而晴賢不肯與、公密白曰、義隆之義、晴賢之逆、皆非可坐視、向姑和賊以待時機、時機已會、寧可緩哉、洞春公深然之、遂從其謀、於是、新城巖島、置已斐新里二將、以誘晴賢、晴賢將防長豐筑二萬餘兵、航海到島、弘治元年十二月朔日、二公與兩川諸將、汰老弱選精銳宿潛軍、襲巖島、諸軍皆由嶋背攀嶺、衝

*(其イは何れも墨書)

*(惠心の二字松陰筆か)

義輝補公安藝守護職、亦出於朝旨、何如、

再按、作「故其密謀運策、世少傳者」

晴賢營、而小早川氏、獨將船軍泊嶋面、以要賊走路、夾擊遂斬晴賢、賊軍大敗、是戰也、兩川諸將率多親提槍當賊、有賊黨五百人、直犯公軍、公親與洞春公親兵、繫殲之、二公之將襲島、風烈雨甚、海波洶涌不可近、船兵皆難之、洞春公曰吉日不可改卜、甚雨烈風、天所以助義兵、因召公○曰、今日之事、吾固決死、汝留生以謀再舉○勿從死也、公色慍對曰、兇不能獨後大人而生也、且精銳皆死、兇獨生何為、因取帶束甲、斷其餘以示死志、先起上船、親兵爭從之、意以取克、於是諸軍進誅賊餘黨、三年周防長門悉服、弘治三年秋九月、後奈良天皇崩、十月、正親町天皇踐祚、時○天下大亂、朝典廢闕、即位大禮、久而未舉、而足利氏衰、不能助興之、二公深憂之、使國清寺僧佛智、奉即位料、天子○納之、永祿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天子行即位禮、綸旨下、褒其功、任大膳大夫、而洞春公亦任陸奥守、我毛利氏之義名、於是振於天下矣、是歲、大將軍義輝、補公安藝守護職、五年、加備中備後周防長門四國、而天朝叙公從四位下、初吉川氏、出石見以略山陰、小早川氏、居備後以鎮山陽、各有顯功、而公常在洞春公麾下、密運謀策、故世少傳公事者、及防長已服、公駐岩國、以經西海、數下赤馬關、連卻大友軍、大將軍義輝、遣聖護院大僧正道增、勸我與大友義鎮和、和成定以防長屬我、而以豐筑歸大友、又約為世子幸鶴丸君、娶義鎮女、於是、西海無事、而洞春公方在出雲、與兩川諸將、攻尼子氏、公將赴省、而佐之、東上、道過吉田、宿郡山城下一

吉田語略

解題并凡例

- 一、吉田語略は、松陰が舊長藩士杉岡就房の著吉田物語の要を摘み、簡約平易な漢文體にて書いたものである、
- 一、吉田物語は、毛利元就、隆元、輝元三公代々の偉績を子孫に知らしめむために、古記によりて輯録したもので、卷第一より第十一までと、外に附尾上中下三卷ある、そして、松陰のこの語略は、物語卷第八の「隆元公御逝去大野御陣所へ御到來之事」の條までの略説で、その後は闕けて居る、これは、それまでにも、中廢の時があつた程ゆゑ、又々事故のため、こゝで停止して、遂にその儘になつたのであらう、
- 一、萩市松陰神社藏の吉田語略は、大さ半紙二つ折形、表紙本文ともに同じく全面二十行毎行二十格の茶色の罫紙を用ひ、標題は「吉田物語初稿」と書き、右側に「丁巳三月起筆、中廢、閏五月十五日又把筆」と書き、皆松陰自筆である、本文も自筆で、處々自ら添削した跡がある、察するに、撰述も未了であるゆゑ、別に淨寫した本はなく、これはこれだけのものであらう、本全集の編纂には、これを原本とした、
- 一、原本には、目次がないから、今新にこれを附けた、
- 一、本書は、右に言ふが如く撰述未了のものであるから、從來刊行せられたことは無い、

(委員 安藤紀一)

吉田語略目次

(イ)洞春公撃武田元繁殺之……………二六七
 (ロ)公襲高橋興元殺之……………二六七
 (ハ)尼子經久使毛利氏攻坂氏……………二六七
 (ニ)公繼幸松丸後……………二六七
 (ホ)公襲大内義興軍破之……………二六八
 (ヘ)公去尼子歸大内……………二六八
 (ト)公撃武田光和破之……………二六八
 (チ)公陷備藝十餘城……………二六八
 (リ)公陷生田城……………二六九
 (ヌ)公撃平賀氏……………二六九
 (ル)尼子晴久來攻吉田、公撃走之……………二六九
 (ヲ)大内義隆出兵石見、公爲先鋒……………二七〇
 (ワ)公遣福原貞俊等援大内氏、破晴久軍于……………二七〇

備後……………二七一

(カ)二公子繼吉川・小早川兩家……………二七三
 (ヨ)公爲大内氏出軍備後……………二七三
 (タ)公族誅井上河内守……………二七三
 (レ)大内義隆爲其臣陶隆房所弑……………二七三
 (ツ)公與尼子晴久戰于萩瀬破之……………二七三
 (ツ)公與晴賢絶……………二七四
 (ネ)石見吉見氏與大内氏絶……………二七五
 (ナ)公破陶氏軍于折敷畑……………二七五
 (ラ)毛利氏創水軍……………二七六
 (ム)公城嚴島……………二七七
 (ウ)公撃陶晴賢于嚴島滅之……………二七八
 (キ)杉隆重襲晴賢子長房殺之……………二八一

- (ノ) 公攻須々萬城、陷之……………二六二
- (オ) 大内義長自、殺于長府……………二六三
- (ク) 公定防長、議戰功……………二六三
- (ヤ) 公與兩川、攻石見湯湯城、陷之……………二六四
- (マ) 公與兩川、攻石見山吹城……………二六四
- (ケ) 常榮公發、岩國、到下關、援門司城……………二六五
- (フ) 洞春公獻、即位資……………二六五
- (コ) 公與兩川、攻石見松山、陷之……………二六六
- (エ) 毛利氏兵入、門司城、與大友氏戰……………二六六
- (テ) 公伐、出雲……………二六七
- (ア) 毛利氏與、大友氏、和……………二六八
- (サ) 常榮公逝、于郡山……………二六八

吉田語略

- (イ) 後柏原天皇永正十四年十月、安藝探題武田刑部少輔元繁居佐東郡金山城、元繁攻、小田刑部少輔有田城、在山縣二十二日、洞春公諱元就、時為公子、在多治比猿懸城、親將千人、援有田、擊元繁及熊谷元直、殺之、大將軍源義植賜書褒之、是謂中井手之戰、公子時年二十一、始臨陣也、
- (ロ) 大永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子襲高橋大九郎興光于橫田村松尾城、殺之、初我毛利氏世為大内幕下、是時興元公既卒、幸松丸公幼繼立、老臣議假附尼子、蓋興光為公外祖父、驕蹇不徇令、又獨屬大内、受殊遇、竊謀不軌、故公子襲殺之也、
- (ハ) 大永二年、尼子伊豫守經久將兵來多治比、使我攻坂城主坂某、殺之、坂我同族也、於是益為尼子所制、
- (ニ) 大永三年、先是二年春大内左京大夫義興、來城于西條鏡山、置藏田備中守而還、六月、尼子經久亦來、使我攻之、公子乃留桂左衛門尉元澄、守猿懸城、自奉幸松丸公、攻鏡山、備中請自殺以全城兵、世子許之、於是幸松丸公有疾、七月十五日遂逝、老臣或欲戴尼子氏一子為主、志道上野介首排異議、曰、是以土奉尼子也、今多治比公子、弘元公子、於先公親叔父、又天資絕倫、宜仰以事之、親賢如斯、舍是安求、衆皆俞之、廿五日、廣良與福原左近允廣俊、桂左衛門尉元澄、井上河内守元兼、中村宮内少輔元明、坂長門守廣秀、渡邊長門守勝、粟

屋備前守元秀・赤川左京元助・井上五郎三郎就在・井上源三郎元盛・井上新左衛門元長・赤川重郎左衛門就秀・飯田次郎四郎元親・井上七郎三郎元貞等十四人連署上書公子、請臨職、公子許之、八月十日、入吉田郡山城、繼立、時年二十七、是歲、世子諱隆元生、是為常榮公、書中世子字、皆改為常榮公、

(ホ) 大永四年五月、大内義興與其子周防介義隆將兵二万五千來犯、分兵攻金山・櫻尾兩城、兩城堅守不屈、七月尼子經久遣將援之、十日、公合尼子援兵、擊大内氏、金山軍少利、八月八日、夜、公獨將手兵乘雨復襲金山軍、大破之、廿五日、義興義隆拔軍而去、後五年、義興病死、義隆嗣、

(ヘ) 天文三年三月、武田光和死、安藝國衆多屬我者、公久欲去尼子歸大内、夏、公與書穴戶元源締交、遂使使山口求和、初義興欲與我和以圖尼子、未幾死、至是義隆欣然許和、於是常榮公出質山口、又使口羽下野守以公意通山内大和守、下野遂求其偏名、改名通良、明年正月十八日、公輕裝小隊、如甲立城、見元源宿焉、於是約以公女嫁元源長子雅樂頭隆家而還、

(ト) 七月、攻備後國衆宮若狹守城、家老丹下與兵衛善拒、已而丹下戰死、若狹請降、許之、武田刑部少輔信實請尼子氏援兵來攻、公迎擊破之、福屋信実光和族也、光和既死、家乱、尼子氏為立之、

(チ) 天文四年三月、公攻備藝國內屬尼子氏者、陷高野山・市川等十餘城、高野山城主休意請援備前赤松氏、赤松氏許之、而城中乏水、張緝傳瓢、取水於澗中、我士桂元澄善射、公命之、一發斷之、因是城陷、公善其精技、命稱能登守、

(リ) 天文六年三月七日、陷生田城、蓋亦尼子氏屬城也、

(ヌ) 天文九年六月十六日、夜、擊平賀于造賀、敗之、

(ル) 先是、尼子經久已老、子政久先死、孫修理大夫晴久嗣、畏惡吾即大内氏、声威日隆、大議來犯、經久及大叔父下野守興久諫止之、不聽、是月、遣紀伊守國久、其子式部少輔誠久・上野介某、至備後志和地、以試難易、志和地、三吉式部少輔隆信所居、隆信素與尼子氏通者也、甲立城主穴戶元源父子擊卻之、國久等引去、八月、尼子式部少輔晴久修理大夫蓋改將大叔父下野守興久、叔父紀伊守國久、其子式部少輔誠久、誠久子刑部少輔氏久、兵部少輔豐久、左衛門大夫敬久等、出雲伯耆因幡美作備中隱岐石見及備後安藝半國兵、凡三万五千、過石見、九月四日、來陳多治比、公先謀知其大舉、預議守備、而管内諸將、舉抱顧望、不敢會焉、獨穴戶元源在甲立、與郡山為声援、又使其子雅樂頭率衆來入、其他納質者、熊谷伊豆守信直・天野中務太輔隆重・香川亦左衛門光景等数人耳、小早川又太郎正平有病、使梨羽中務率五百人來援、已為敵所阻、頓止于坂、福原左近將監廣俊、守鈴尾請援、而城内男女八千人、戰士不過二千五百、五日、敵兵放火、尽燒吉田上村民家、六日、又燒太郎丸諸村、公出親兵五百逐之、九日、敵將本庄越中守・赤穴右京亮・遊佐佐渡守、來迫城下、公出渡邊太郎左工門等兵五百人、戰於鎗分、十三日、敵兵盡出攻郡山、以四千餘人、向大田口、城兵擊卻之、別攻青光井山取之、晴久遂築砦居焉、又營風越山三塚宮崎、廿三日、中村豐後守・中原善左衛門等七百人、請乘夜襲之、斫破其營、廿六日、敵將湯原彌九郎、率兵五千餘、出豊嶋池、放火所在、梨羽中務猶在坂、會杉次郎左衛門、以兵三百、從周防來援、

合兵當之、合戰終日遂斬湯原、敵軍潰散、十一月十一日、誠久・氏久、率兵一萬、出吉田放火、公乃留粟屋縫殿守城、桂左衛門等五將兵二百、陳城下、渡邊太郎左衛門等五將兵五百、伏三日市、而公親將千二百餘兵、出油繩手、與誠久戰、戰酣伏起、敵軍敗走、追入青光井郭、然後旋、大内義隆使陶中務太輔隆房、内藤下野守興盛、將兵一萬來援、十二月三日、至郡山、陳山田山中、十一日、宍戶氏擊敵陳宮崎長尾者高尾豐前黑正甚兵衛、

天文十年正月十三日、公親將三千兵、出與敵將高尾黑正及吉川治部少輔興經戰、大破之、是戰也、公二子次郎、甫十二、強自請從軍、先是十一日、大内氏二將從陳天神山、與尼子氏若、隔一川而居焉、先戰一日、公戒二將曰、明日之事、公等且勿出戰、以視吾所為、至是黎明、二將列炬誑敵、別潛軍葺山、直衝晴久麾下、麾下兵寡、事出不虞、晴久將死、下野守興久止沮此舉、至是遂代其死、晴久在青光井山五月、每戰輒敗、累喪其驍將、又聞大内義隆來援則大惧、夜焚營而遁、尼子氏之來犯、我請援山口、常榮公是以出質、事平、常榮公歸城、秋、公如山口、拜援兵之辱、按、天文三年、常榮公已出質山口、非至是方始爲質也、

(ヲ)

晴久已敗、安藝備後石見出雲諸國衆、多送歎山口勸其北伐、請爲之先鋒、天文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大内義隆率兵一萬五千、發山口、至安藝、公與常榮公及宍戶隆家等會之、義隆請吾公爲先鋒、輔其子周防介、周防介、土佐一條子、義隆養爲子、時甫十歲、吾公辭之、屬之水上太郎隆弘、至石見、諸軍攻赤穴城、公爲先鋒、八月二十七日、遂陷之、十一月、諸軍徙營、公營白濁、

天文十二年正月二十日、義隆進陣六道宇禰地、會諸將議事、義隆嬖臣田中兵庫、勸徙陣椋良木山、山與尼子居城、相距甚近、公曰、尼子氏國大兵衆、防守尙有其人、未可輒力爭、宜去城三五里頓營、以徐謀之、公力諫再三、兵庫輒沮之、二月十二日、遂徙焉、十四日、我兵向菅谷口、城兵出應、戰於蓮池繩手、三月下旬、平賀太郎左衛門隆宗、益田越中守藤兼、向金尾洞光寺、洞光寺、晴久曾祖刑部少輔清定墳塋所在、族將兵二千守之、防禦頗力、我兵殆敗、已而均解、富田河爲城外巨浸、南方出羽守、秋山信濃守、率兵三百、渡河、往據城兵空宅、會久雨河漲、城兵料吾不能援、大出攻之、衆寡不敵、二將殆沒、公先以義隆囑、徙陣八幡山宮尾、以爲其後拒、於是、欲往援、兵庫來懇止之、公不聽、先衆騎渡、擊卻城兵、二將因以得免矣、四月十二日、公與常榮公、向塩谷口、將退、城兵出尾、公返戰、大破之、義隆在椋良木山、糧道益梗、前諸送歎爲先鋒者、稍々變志、爲尼子氏、晦日、城兵一千突出、諸軍在河外者、爭渡河入城投降、大内氏軍大沮、五月七日、遂議旋軍、退湯谷、定義隆自陸、周防介自海還、舟覆、周防介沒、義隆軍潰走、公與常榮公退宮尾、過熊谷、敵兵追尾、擊卻之、至羽根長福寺、駐旗五日、收大内散兵而歸吉田、

(ウ)

天文十三年七月下旬、尼子晴久率兵七千餘、攻備後三吉修理亮廣隆、屯府野、廣隆、大内氏屬下也、公聞之、廿七日、以福原左近將監貞俊・兒玉三郎右衛門就忠爲將、將兵一千援之、明早、我軍乘霧擊敵、確鬪遂敗、城兵急出承之、直衝敵軍、大破之、初小早川正平、富田之役、從大内氏敗退、途爲土寇所殺、其子鶴松患眼失明、其臣議請三公子竹原又四郎諱隆景爲嗣、三公子遂兼繼竹原、小早川兩家、

(カ) 天文十六年秋、二公子次郎諱元春、亦出為吉川治部少輔與經養子、明年三月、入新莊小倉山城居焉、次郎後改治部少輔、又四郎後改左衛門佐、世稱曰三兩川、

(コ) 天文十七年夏、大内義隆使陶尾張守隆房、將兵五千、伐備後神邊城主細川宮内少輔理興、公以常榮公及兩川・宍戶父子・平賀隆宗三千兵會之、六月十八日、至城下、城兵出戰、廿日、又戰於国屋口、廿三日、吉川獨率手兵六百、放火城下、城兵杉原左衛門盛重兵二百出戰、已接、理興乃以兵千人、直突吉川、吉川腹背受敵、軍將擾、乃親提槍出鬪、盛重卻、今田上野介・森脇内藏大夫、擊理興、理興走入城、後城兵又出、隆家當之、城殆陷、而公與隆房・徹軍回、獨留隆宗、築壘居焉、小早川亦留輛助之、八月十三日、公與常榮公兩川、發吉田如山口、義隆養内藤興盛女、以妻我常榮公、又使陶隆房與吉川約為兄弟、

天文十八年、初備中住人三村修理亮家頼、與穗井田治部大輔交惡、穗井田居同国猿懸城、素與尼子通、而三村即大内氏、正月、三村使使山口、請假我兵、滅穗井田、義隆允其請、二月十五日、公與常榮公・兩川、會三村、攻猿懸、城兵出接、我兵擊破之、遂收軍而還、後公使穗井田降大内、又與三村和、十月十三日、細川理興棄城去、先是、晴久聞神邊急、遣目黑新左衛門援之、途遇理興、理興欲與共歸富田、新左不聽、往神邊、請檢使于平賀軍、屠腹而死、

(ク) 天文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族誅井上河内守、蓋以其宗黨蔓延、恃功蔑上、不奉法令也、九月二十七日、使熊谷信直・天野隆重等誅殺吉川興經、

(レ) 天文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大内氏族臣陶尾張守隆房叛、攻山口、義隆走、至長門深川、九月朔、自殺大寧寺、義隆時年四十五、養子周防介甫十二歲、亦死、大内氏亡、初義隆性文柔奢侈、欲美公家風采、山口時多廷臣流寓者、又多招致僧侶、詩歌管絃、參禪點茶、日以為事、不復以武事民生為意、相良遠江守武任、以能書工文見愛、輕蔑大臣貴戚、而隆房老奸、又為族臣第一、不肯屈降武任、而杉・内藤以下、皆為其籠絡、於是、遂舉兵而叛、杉伯耆守重矩・内藤下野守興盛亦積怒于武任、遂應隆房、隆房之將叛、書至曰、僕不幸、為相良武任所讒、見誅之議新決、僕不能坐死、將舉大事、杉・内藤亦許戮力焉、若賜見援、事平之後、僕將有報焉、時兎玉三郎左衛門侍側、曰、是宜與陶氏和、公曰、是大事也、不可不審議矣、乃召常榮公兩川一門家老諸幕下語之曰、隆房以族臣叛主君、不可聽也、為之何如、熊谷伊豆守進對曰、以隆房兇焰、勢必滅義隆、義隆滅、逆威奮、不可嚮邇、不如先示和親、避銳以徐謀之、衆皆以為然、公遂從之、復書許和、九月四日、公使常榮公攻平賀新九郎隆保頭崎城、城陷、隆保死之、隆保、小早川常平二子也、常平為尼子守三石城、為大内所攻殺、隆保時十歲、稱龜壽丸、義隆憐而育之、會平賀隆宗死、義隆使龜壽襲其後、至是、召近臣、陳義隆恩義、自屠而死、初義隆聞隆房謀叛、欲先討之、求援豐後大友左衛門督義鎮、會隆房亦致書、請滅義隆、奉義鎮弟八郎晴英為主、義鎮遂許隆房、

(ノ) 天文二十一年春三月朔、晴英率兵五百、舟達周防多々良濱、三日、入山口居焉、是年、大飢、山口道饑不可勝數、隆房改名晴賢、稱晴英旨、使我攻安南郡西條槌山城、城自義隆在時、使菅田越中守・其子三郎左衛門・大森

和泉守等兵千餘、守以鎮備藝焉、義隆已死、屬尼子氏、於是、公稱病、使常榮公兩川穴幕下衆四千餘兵攻之、陷之、菅田父子戰死、大森自殺、備後江田城一名 旗返、主江田隆貫、素為大內幕下、亦去即尼子氏、五月、公以常榮公・吉川・穴戶及幕下四千餘兵攻之、晴久率大兵出援、曰、此行必取元就也、二十日、使國久將誠久・敬久諸將五千餘兵、出陳秋瀬、已而晴久將相機親出、先以兵三千、濟於國久、國久老練剛將、部兵盛強、而我先鋒吉川治部少輔、時年二十二、志氣方銳、欲必與角雌雄、將二千餘兵、隔一橋而陳、公與常榮公、二千餘兵、陳其後小丘、時淫雨沓降、河水方漲、兩軍皆恃一橋、敵或踰橋而進、我輒射而斃之、我乘勝而逐敵、敵復攔橋而拒我、我不敢踰、於是治部少輔則令麾軍而退、敵果踰橋大來、因驅擠諸瀨、公與常榮公、急進代先鋒、敵遂大敗、退陳釜棟、六月五日、又退入山內、大內晴英聞晴久出備後、十日、使晴賢・興盛來援、晴賢母病、先歸、興盛獨以兵六千留、議政高杉、高杉、江田屬城也、七月廿三日、使興盛合國衆兵一萬、遮雲兵援路、而我軍六千、進攻陷之、吉川兵斬城守祝甲斐守父子三人、城已陷、我與山内兵、同屯伊山、隆貫苦之、十一月十三日、亦走山内、於是、毀高杉、使江良丹後守守江田、興盛還、已而公使使請江田城、晴賢不聽、十二月、晴英任左京大夫兼周防介、改名義長、晴賢薙髮、号卓維軒全姜堅友、

天文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嫡孫幸鶴丸、生於吉田郡山城、諱輝元、三若城、尼子氏先置成焉、十月十九日、夜棄城而去、我兵追擊有功、

(ツ)

天文二十三年春、公召常榮公密議曰、我為山口攻下備藝數城、功勞不尠、而我請江田一城、彼不敢與、是

(ネ)

出晴賢奸謀也、是可名以絕與、常榮公曰、誠如尊旨、義隆之恩義、晴賢之弑逆、並非可默止、向姑與彼和、以待時機、時機已會、寧可緩哉、公深是之、乃召兩川穴戶一門老中諸臣謀之、皆謂、方今尼子氏強大、方為我患、更生一患、恐非國利也、逆賊之罪、雖不可不問、隣國之釁亦不得不慮、公曰、山口土風、吾知之審矣、其武不足懼也、於是議定、與晴賢絕、會石見二本松在津和野、城主吉見大藏大輔正賴、潛遣使鳥居伊豆守、告與山口絕、且請救援、義長亦告吉見叛請援、公偽許義長、而遣二宮隱岐守・伊東某、援吉見、義長將攻吉見、三月朔、發山口、晴賢為先鋒、三日、攻長門嘉年城阿武郡、陷之、遂攻二本松城、城兵出拒、四月十八日、戰于喜汁口、此一段、本書係十一月後、恐誤、今改係四月後、或得其所矣、正賴持守已久、城內糧乏、乃使一宮・伊東登壁大呼曰、毛利右馬頭元就、與吉見正賴通謀、吾二人是在茲、元就近親出神領、已取櫻尾・金山數城、汝不速還、山口將為其所取、晴賢聞之、大驚、召三浦越中守問之、越中曰、是必正賴謀而非突然也、突然也、江良丹後守、何不報之、少焉丹後之報至、晴賢大懼、與諸將議、諸將勸與正賴和、而攻毛利氏、晴賢然之、五月十二日、公出神領、賊徒七百人、陣五日市、擊破之、十八日、遣兒玉周防守、取金山及小城、公進陣二十日市洞春疑寺、取櫻尾城、置桂元澄、地土甲斐斐豐後守・新里宮内一作掃部降、又取草津城、置福原内藏之介、仁保嶋、置香川左衛門尉、石見住人長安、素為我屬、去與陶賊、六月、公使吉川帥熊谷信直・天野隆重二千兵、往討之、二十二日、治部少輔攻取其城、長安退倚益田藤兼、七月二日、治部進至大塚、擊破一揆將小坂宮内於大田橋、晴賢統軍在石見、下令周防長門地接安藝者、起其殘兵土寇、得三千六百人、以宮川甲斐守為將、九月十四日、入安藝之山里・河内・倉主・右道諸

(ナ)

地、公以常榮公・兩川・宍戶諸幕下兵三千五百、屯二十日市櫻尾城、十五日、公先遣宍戶及福原貞俊、視山里・河內敵兵、將親出戰也、已而賊兵大出折敷畑、折敷畑在二十日市西、距櫻尾不過三十餘町、或疑晴賢已舉津和野而來、衆心頗悸、會嚴島神主石田六郎左衛門、來上靈夢、曰、討賊之役必勝、鸛神告其吉矣、公悅、宣諸軍中、衆悸始定、公乃召還宍戶・福原、將一戰以殲敵、口羽刑部少輔、請堅守櫻尾以待事變、公曰、無援、坐守無益也、進陣折敷畑、與賊軍對、約小早川軍繞七尾西、以擊其背、吉川軍踰北山、以衝其腹、而旗下軍陣中路、以壓其首、約已定、召坂新五左衛門・坪井將監、進而試敵、二人提足輕當敵、大罵曰、陶尾張逆賊也、汝大內譜第、與賊何為、何山口市之腰脫也、賊兵、忿怒馳逐、二人走歸、入旗下、旗下兵因擊破之、路險石出、賊軍不便相援、而小早川軍起其後、吉川軍突其中、諸軍皆從出、大破賊軍、斬首七百五十、公乃收軍入城、勞將士、十六日、還陣金山、而歸吉田、初我吉田所領、在高田遠海地、絕無船兵、天文十年、取武田刑部少輔信實金山城、於是得佐東・河內船頭、山縣・福井・飯田・賀屋、以兒玉內藏大夫為大頭、及公與晴賢絕、佐西屬陶賊、而其船兵皆從佐東屬我、已而大鳴船兵三百、船二十餘隻、泊神領大野、運糧藝備諸城與賊者、公命兒玉周防守擊之、時諸軍不習船、河內衆功獨多、因悉以賊糧賜之、九月二十九日、諸軍與河內衆、攻取能美嶋、於是、船兵益盛矣、正賴在城、自春至冬、堅守不屈、而軍食益乏、因偽請降、會晴賢連得敗聞、心願速講和以還軍也、大悅許之、十一月質正賴嫡子、而旋山口、尼子國久居新宮、族屬最盛、權勢最顯、稱曰新宮黨、晴久稍懷猜忌、公因以謀間之、晴久信之、十一月朔、尼子氏旧例、預會議明年軍事、每以是日、是日晴久稱病不出、因

(ラ) 久・誠久、晚罷出、追殺之路、明日、遂攻新宮、悉誅其族、誠久四子孫四郎、獨以幼得免為僧、晴賢已還、殺其岩國守將江良丹後守興房、初晴賢使天野右衛門入道慶安因平佐源七郎偽降、一日公召問賊情、且告興房納款狀、因附書慶安、送岩國謀事、曰、吾之所患、獨恐晴賢取嚴島耳、慶安受書直還山口、上之、會興房諫晴賢曰、元就智勇絕倫、君臣和協、雖小難侮、宜和以為援、晴賢益疑焉、使人賊之、及其子彦次郎、以三浦越中守代之、吉見正賴送二宮・伊東至叢地、公出遇于中路、正賴遂過山口、竊質子而去、

(ム) 弘治元年春、城嚴島、置甲斐豐後守・新里宮內少輔、及兩川宍戶衆五百餘兵、群下皆私語曰、公果何策、我兵素寡、更分之無益也、初毛利與三以同姓故、從關東來託、公託之大內義隆、義隆滅、降晴賢、為其親信、常侍左右、甲斐・新里與書曰、與三足下、陶晴賢世為大內貴戚、班在大臣首、乃忘恩義、殺其君父子、尚未為足、乃至公卿流寓者、橫加戮辱、人面獸心、晴賢之謂也、不審足下何苦相與、足下何不速來島投降、即降、吾二人當請之君公、復得比肩奉公耳、吾二人向與三足下、同在君公左右、旧誼難忘、誠耻足下為賊、是以倦々如此、願幸炳亮、與三以示晴賢、晴賢怒、欲速陷嚴島、梟二人首、海田保木城主野間隆貫、公與晴賢絕後、去與晴賢、每報吉田動靜、晴賢遣兵三百、濟之、公與兩川・宍戶攻焉、毀其城、四月十一日、取矢野千手山城、五月、公出神領折敷畑、殘寇千餘、屯明石、公與常榮公・兩川・宍戶、擊破之、七月十三日、又擊破之吉和山里、城山里、以三戶新兵衛、為城番頭、武田信實已失金山城、流寓周防、晴賢與兵八百、築友田高森置焉、當是時、晴賢兵防長豐筑二万有餘、而我境內兵、不過四千、公心獨策、彼衆我寡、不便於平地、不

誘諸嚴島、乃宣言曰、陶若抱嚴島、分軍四出、阻礙我海運、吾之敗不旋踵也、晴賢向納慶安言、又忿甲斐、新里書、遂統軍至岩國、將航海取嚴島、弘中參河守隆包馳使諫曰、元就機捷謀深、今築新城、是必有策也、願勿急絕、晴賢以為怯不聽、公召桂元澄、屬吉田後事曰、吾即死嚴島、勿使妻孥為我耻也、又使元澄偽條列宿怨、附書與晴賢曰、元澄有積怨于元就、不特此、因欲一為之報久矣、第微力未能辨耳、今聞大軍將取嚴島、誠乘此機、反兵攻吉田、使元就進退無據、貴老敗元就、可必也、左京公之靈、貴老之武、元澄幸得伸宿憤、隆恩高義、宜感激銘心、世々無忘、晴賢得書大悅、復書曰、事克、賞賜唯其所求、乃使三浦越中守巡視海上、九月下旬、晴賢遂航嚴島、以塔岡為本營、弘中隆包、後衆二日、召其下語曰、此行吾知從必死、然不從、人以為怯、是以敢從焉、諸君記之、勿使後人謂吾無知也、公聞晴賢已航、乃以八百人留吉田、親籍兩川、穴戶三千三百餘兵、合諸幕下、及石見出羽氏、備後杉原氏等兵一千、軍草津、小早川左衛門佐先往待公至迎謁、公因問、野島來島如何、左衛門佐、遣浦兵部宗勝催之、時晴賢亦使人招二島、已而軍船數百、列帆而至、兩軍皆屬目、稍來泊二十日市海、我軍大振、而賊軍始沮、夜使人視嚴島城、賊軍叢攻、十日內必陷矣、十月二十八日、使志道源三就良、潛捧文祭嚴島神曰、恭惟、維嚴島大明神、願降監元就之身、陶尾張守晴賢者、實多々羅累葉臣、橫震逆威、敢弑主君、葛藟相連、殘國賊民、天子英武、震怒不義、綸言汗渙、勅我隆元、隆元雖弱、大發義兵、元就雖老、操錢軍門、不圖軍行有日、元就体病心煩、不惑至此、那以奏動、維神不受非礼、正義必在所伸、願復元就病、速斃豕蛇群、靈感有應、改造祠堂、祠堂翼々、神威丕新、元就

恭敬、祭神以文、尙饗、祠官以文示晴賢、晴賢悅曰、元就病矣、不能出也、隆包獨不信曰、是元就詐計也、詰且屠城以待元就、晴賢不聽、定以十一月朔日攻城、公將航島、腰三日糧、舉軍徙地御前火立山、明日、盡返駝馬雜兵老弱不適軍用者、疎行示衆、如回軍狀、晦日、公與常榮公將親軍、吉川氏與穴戶・福原將先軍、夜發船航島、而小早川氏將河内衆及野島來島船軍、游突島面海上、以備不虞、令曰、各兵除腰糧外、不得私儲米穀、楫師櫓工、不得發聲助勢、一軍發船、二軍乃繼、次序整齊、不得混淆、約暗號、問勝耶、答勝矣、令已布、將發、船兵皆言、風烈雨甚、不可發、公曰、吉日不可改卜、甚雨烈風、天所以助義兵也、因召常榮公曰、今日之事、吾固決死、汝留以謀再舉、勿後死也、常榮公憤然對曰、兒不能獨後大人而生也、且精銳皆死、兒獨生何為、因取帶束甲、斷其餘以示死志、先起上船、親兵爭從之、獨桂元澄稱病不從、風急船駛、諸船滅火、獨揭一燈于公座船、頃刻達嶋背、公命船將、不得隻船留嶋地、船將私議、密留公座船、而盡徹其餘、離島十町、船中火起、我兵望見、死志益堅、公已登嶋、問地、曰鼓浦、問山、曰博尾、公曰、吾已擊而勝也、穴戶・福原應聲對曰、其節甚諧矣、因大笑、會一鹿走出、公曰、神導吾軍也、於是各隊持炬、進至山嶺、小早川軍、游突海上、波瀾洶湧、船兵皆困、左衛門佐曰、船兵眩暈、不戰先疲、為之何如、浦宗勝進曰、夜深風號、敵必不覺、宜徐進上嶋、因令諸船漸進、賊船櫛比、船不可過、宗勝立舳呼曰、筑前宗像秋月千手連緒、聞急來援也、賊船辟而過之、我軍自華表下稍上、左衛門佐乃陳山上、以待天明、初吉川氏為先軍、親軍擡進先登、比登天明、諸隊齊、聞賊兵始駭、賊將隆包越中守及大和伊豆守等皆舍軍走本營、々中

益噪、公自山嶺、麾軍直下、出塔岡背、諸將奮擊、賊軍潰走、皆赴海爭船、沈溺無算、晴賢叱咤不能止、海上軍因大蹙之、晴賢將死、越中守素驍勇善鬪、事大内氏、為三十六騎之一、諫曰、僕願代公死、公且去、歸山口、謀再舉、事未可知也、因整隊為殿、依岨要我、左衛門佐、親提槍、率兵三百進擊、確鬪久之、越中兵十六人、駢進向佐、佐親兵五人遮死、佐身蒙三創、手兵多死、治部少輔急赴之、越中悉失其兵、倚石息焉、吉川士四人射而刎之、賊黨五百人、犯常榮公軍、公遣親兵、與福原左近、夾擊殲之、晴賢出海濱求船、船皆已為敗兵所取去、無復一隻矣、晴賢遂自殺、其下從者僅七人、伊香賀民部等三人、匿其首、索之弗得、後五日、晴賢鞋奴乙若、年十四五、詣兒玉就忠、請獻首贖死、就忠許之、越中已死、左衛門佐蹤晴賢、至青能利、羽仁越前守、與弟將監、聚殘黨五百人、遮擊小早川軍、軍少卻、治部少輔復進衝之、出羽中務、擊斬羽仁兄弟、鑿其從兵、弘中隆包與其子中務大輔、將五百餘兵、過瀧小路而來、吉川兵進當之、隆包父子死鬪、治部少輔提槍奮擊、隆包遂火民家而遁、時十一月朔也、是日自卯至未、悉破賊軍、斬首四千二百、伊豆守降、隆包已遁、據龍馬場險、為營堅守、公命樹柵圍守、漸誘殺其兵、僅遺其父子及從僕一人、三日皆斃之、公留巡嶋地、十一日、大搜山谷、殺三百餘人、狂言者渡邊可性、同朋宗阿彌、特宥死、放還山口、重見因幡守、伊豫河野族也、有故來周防、義隆屬之晴賢、置安置木原、至是、從晴賢軍、軍敗、將死、公憐之、使諭降、因幡不聽、公復脅之曰、不聽、罪且逮二子、因幡固請死曰、臣蒙尾張守之恩、不可不死、二子逮罪、固所甘心也、公免其請、祿二子兵部次郎兵衛、二子後並以木原為氏、公已得晴賢首、行實檢儀、公脫其首、擧策三奮、罵

曰、弑逆巨魁、天誅皇罰、爾皆自取、今猶誰怨、已而葬之二十日市洞雲寺、為立石標之云、後文祿三年、天樹公以三公遺命、造營嚴嶋經堂、明年、天樹公詣拜嚴嶋、坐經堂、召內藤河内守、林肥前守、語討陶戰跡、二人具對、公因問曰、嶋險如此、先公何計能爾、二人對曰、臨戰氣奮、非夷所思也、十二日、公與常榮公、兩川、穴戶、徒陣小瀧、周防玖珂蓮花山城主相森下野守、倉懸山城主杉治部太輔、並納任子降、軍徙岩國、公陣永興寺、吉川陣未生市、小早川陣河内壇、廿七日、下野密封上治部與義長請援謀逆書、廿八日、曉會兩川軍、攻倉懸山城、陷之、斬治部、獲首一千、吉川徙中須賀屋和泉守宅、小早川徙琥珀院、

(中) 弘治二年春、公與常榮公、兩川在岩國、經略近地、山代土寇招山口兵、拋成若寺、二月、遣粟屋縫殿等平之、晴賢長子五郎長房、拋其居城富田若山、欲拒我軍、請援山口、義長未許、初杉重矩與晴賢同叛、已而晴賢攻殺之、其子彈正忠隆重、七郎忠重、憤之、欲有報焉、及晴賢誅、竊糾家人、欲擊長房、二十二日、將三百餘人、向若山城、城中以為山口援至、開門迎之、隆重自名急攻、取外郭、城中則大驚、為我軍大至、長房携女童數人出走、自殺龍門寺、寺陶氏墳瘞所在也、隆重追取其首、獻之、公與常榮公、嘉其志、賜其田領豐前京都郡、長房走死、遺兵猶在若山、公遣長屋小次郎、為城番頭以撫之、山口將毛利與三、野上内藏介兵二千餘人、來攻、遣兵應之、放火城内、小次郎斬野田寺内二賊、棄城歸本營、時本營在何地、當效本營遣將、逐山口二將、遂毀其城、尼子晴久料我軍將入山口、密議乘隙、或曰、出備後、平三吉、直攻吉田、或曰、出石見、降福屋、遂入新莊、諜者還報、備後山内親右衛門隆通、自父大和守時、雖屬尼子氏、竊通志於我、於是、公遣口

羽刑部少輔通良、說與尼子絕、隆通聽之、公乃召吉川氏、使急往石見、備出雲兵、而留常榮公。小早川氏於岩國、而自徙陣日和、晴久聞隆通反來攻、每戰不利、引去、將出石見、以病不果、賊黨山崎伊豆守、守須須間城、城三面泥澤、獨以一面拒敵、四月中旬、常榮公獨率親軍攻之、山口遣伊加賀左衛門將千人援之、左衛門陣城外真光寺山、二十日、我兵前後夾攻、渡邊左衛門大夫槍左衛門殺之、而城兵尙盛、不可輒取、明日、解圍而回、城兵出尾、坂新五左衛門、粟屋縫殿殿焉、

(一)

弘治三年二月、公將親攻須須萬、同令旗下每兵備養薦各一以從軍、三月三日、進攻其城、援將狩野治部少輔、扼澤固守、公乃藉養與薦於澤、傳城直上、斬之、援將江良彈正降、伊豆守其子右京之允、及城兵千五百人、皆死、或曰、此行、常榮公、小早川、宍戶軍亦會、公與常榮公陣城西、小早川陣其南、而宍戶。福原陣距城西北二十町、以備山口援路、已而山口援果至、聞城陷而去、公欲生山崎父子、父子固請檢使自殺、晴賢之航嚴嶋、義長出長門渡川、備吉見、聞晴賢已滅、諸將死降相尋、去返山口、守築山、欲待我軍至戰死、內藤彈正隆世、隆春從子也、與義長合、將築姬山守之、已聞公將攻山口則懼、說曰、山口無要害可守、守焉無益也、不若走長府、倚間田、召兵豐筑旗下、又請大友援兵、以謀恢復也、義長從之、去山口、至長府、居勝山、公已陷須々萬城、歸岩國、聞義長走、以常榮公、小早川、進陣防府、鷲津朝倉在松崎降、野田右田在右田嶽、去、公乃使南方宮內兵二百居嶽、遣小早川氏于山口、福原左近貞俊于長府、還三田能登守山口、時在等四千人于佐東金山、以鎮安藝、下赤川左京等二千人于下關、以備豐後、貞俊圍勝山、傳公所賜書於矢、以射城中曰、

(オ)

隆世而死、吾宥義長死、隆世得書大悅、使義長移長福院而自殺、已而貞俊逼義長令自殺、初晴賢季子鶴壽丸、為野上隱岐守所抱、匿山口、隱岐料其終見索獲、亦走長府、至是皆死、時四月也、隆世義長之死蓋差一日當在二日三日

(ク)

公在防府、定防長、築山口岳山置戍兵、以市川伊豆守等八人、為惣頭、以信常太郎左工門、井上善兵衛、為市中奉行、置坂新五左衛門于須須萬、兒玉太郎三郎、波多野彦左衛門于右田嶽、桂孫三郎元重于荒瀧、中村次郎左工門、三戸新兵衛于瀧山、三戸佐渡守于厚東須惠、於是、防長稍治、十二日、發防府、留常榮公於岩國、而歸吉田、議天文九年以來戰功、賜吉見正賴以長門阿武一郡、賜能嶋以矢代島及河內衆、賜地有差、石見益田七尾城主益田越中守藤兼、世屬大内氏、晴賢之叛、宍戶氏招之、不順、夏、公將往擊之、治部少輔迎謁曰、藤兼可降也、願許以已降不削其地、公曰、然、吾聞、藤兼與吉見正賴有隙、二家並存、互相監察、可各得其力矣、左衛門佐曰、今四方粗定、滅之非難、勿徒貽後患也、治部少輔曰、此事臣慮之熟矣、願聽臣所為、公從之、及藤兼請降、公曰、令長安自殺則許和、藤兼惶恐奉命、於是、藤兼與正賴、並屬吉川氏、比近小身衆皆隨之、山陰益固、新附小身衆刺賀山城守高田源四郎、在銀山山吹城、尼子晴久來攻、公將往援、佐波常陸介在波佐、先往援之、晴久引去、山吹城出兵尾擊、三久須、矢筈、三常諸地敵兵、聞風皆走、本軍與佐波兵、進取池田、十月、晴賢殘黨、起于德地、富田之間、常榮公自防府往平之、防府右田殘黨亦發、桂兵部、內藤左衛門大夫隆春等平之、公在石見、將攻小笠原、聞變即返、至則已平、賜兵部隆春以感狀、十二月二十日、以隆春為長門守護職、已而公復出石見、常榮公從焉、治部少輔自去年春、在石見、至是、歸新莊以終歲焉、

(ヤ) 永祿元年二月上旬、治部少輔復出石見出羽、出羽元貫三百餘兵、福屋式部少輔隆包千五百餘兵、迎謁、敵將本莊越中守、約溫湯城主小笠原彈正少弼長雄、合尼子氏援兵、總八千人、擊吉川軍、吉川軍出戰、戰已接、杉原盛重適自備後神邊來會、公亦遣熊谷三須・天野等援之、大破敵軍、五月二十日、公與小早川氏出會吉川氏、於是、我兵一萬、將攻溫湯城、城西有青岩堡、出雲援兵八百守焉、城北一里有堡、曰赤城、吉川氏陣城北、以絕城堡之間、而小早川氏陣城西小栖山、廿四日、城兵出援赤城、親兵與吉川兵、擊破之、夜堡兵皆潛走入城、青岩援兵、亦棄堡走大田、明日、公徙陣笠取山、七月五日、尼子晴久率八千兵、出江川東、晴久欲取松山城、為本營、而後濟川一戰、城在川上、福屋家老神村下野守焉、城堅川巨、晴久失志、退軍大田、會溫湯糧盡、長雄出降、兩川請遂攻屠之、公曰、昔大內敗走於出雲、我實宿溫湯下、長雄時不襲我、我今報德也、即許降焉、削其溫湯地、增原領大田以伊田・波積二地、二地為福屋所領、因償福屋以他地、福屋不能平、小笠原家人入部、小早川氏時遣檢使、福屋家人遮之、左衛門佐聞而怒之、公以福屋家人有功、不欲加罪、使左衛門佐與隆包和、約為兄弟、二家遂無嫌、晴久已去、公亦回軍吉田、

(マ) 永祿二年原本係三年蓋誤三月、初刺賀高田在山吹、我兵輪番糧、本莊越中守居須佐高矢倉城、或出兵要之、公復出石見、陣北池田、晴久聞之、率二萬四千兵、陣大田、益要銀山道、公使吉川・宍戸・山内・三吉等及石見衆、一萬兵輪糧山吹、尼子兵要我先軍、先軍敗於新原、敵軍即退、治部少輔忿進、公亦追尾、並無所及、山吹糧盡、刺賀高田自殺、城為尼子氏、晴久置越中而去、公亦回軍、七月、公將兩川及備藝諸幕下兵一萬四千、以小笠原長雄

為先鋒、三面攻山吹城、城兵善拒、公恐力攻傷士、退軍祖式、吉川氏軍為殿、越中出尾、治部少輔奮擊數合、遂卻之、明日公回軍、初豐前・筑前、久為大內管國、義長已滅、國衆長野・宗像・高橋、皆遁歎於我、而大友氏居豐後、我軍難輒進、乃沿大內氏旧、修門司城、置仁保右衛門太夫隆康焉、是年九月廿六日、豐後兵攻門司城、城兵出戰、波多野大和守・波多野兵庫、力鬪而死、兵庫子龜壽丸、猶幼、常榮公憐其父死事、賜感狀、令嗣其祿、時常榮公在岩國、聞急、出陣下關、使小早川氏往援門司、浦宗勝與冷泉五郎元豐為先鋒、兎玉內藏允為船將、軍至赤間關、左衛門佐召三將、期以明日絕海而戰、已而宗勝出候敵、因建議、緩一日、元豐不肯曰、前議已定、僕不能變也、夜獨絕海奮擊死之、宗勝憤懣、明早登門司、小倉間、與城兵夾擊大破敵軍、已而遣宗勝內藏于中津浦、以要豐後歸路、敵兵惧引去、小早川竣門司事、還報、常榮公乃自防府還岩國、宗勝以功賜長門豐田四百石、初永祿元年、後奈良天皇崩、東宮踐祚、時天下大亂、朝典廢闕、即位大禮、久而未舉、公深憂之、使國清寺僧佛智、奉獻即位料、天子納之、

(フ) 永祿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行即位禮、綸旨下、褒三公、以公叙從四位上、任陸奥守、賜菊桐御紋、大將軍源義輝、賜錦直衣、為相伴衆、於是、我毛利氏之義名振於天下矣、冬、公與兩川・宍戸出石見、初福屋隆包已與小早川氏和、內猶懷嫌隙、遂密通出雲、吉川氏察知、勸隆包、使二子次郎侍幸鶴丸君、隆包伴悅諾之、假遣神主越前、以待次郎行、而陰堅出雲約、遂納出雲兵于松山城、置次郎為質、已而隆包自來攻福光城、城將吉川和泉守都治隆行、擊卻之、公與吉川・宍戸亦出援、隆包遂走松山、公轉攻中村城、福原貞俊兵急攻陷之、獲

敵首八百五十、城主神主山城守、走矢上城、與矢上筑前守合、公進攻矢上、二人輒走、於是諸城皆陷、松山獨完、是時隆包蓋在居城音羽、公駐軍矢上、小早川氏從焉、而吉川氏駐日和、十二月廿四日、尼子左衛門督晴久死、時年四十七、長子三郎四郎義久嗣、義久後亦任左衛門督、晴久之死、或走以告公、公不懼曰、晴久亦一時之傑、與我構兵、二十有一年、彼常欲與我一戰以決雌雄、而我未嘗旗下相當、彼今抱志以歿、遺憾可知、是之不愆、而樂人禍、利人患、非武士也、告者慙退、

(コ) 永祿四年二月二日、公與兩川合兵一萬、向松山、城兵三千、日夜固守、六日我軍圍而攻之、城前有櫓砦、吉川氏別攻陷之、是時、公與吉川氏、並親揮麾驅突、松山城兵善拒、聲勢俱烈、福原貞俊大呼曰、城兵已降、衆猶何鬪為、於是、攻守少緩、貞俊因驅手兵入城、諸軍從入、斬首一千七十三、次郎棄城而走、追獲其首、公已實檢之、因函致之音羽、隆包益沮、七日、公攻音羽、次郎已死、諸城連陷、隆包不能復戰、獨與其子某、脫走出雲、餘黨猶保三宮神宮寺、吉川氏皆誅之、獨稻光某善射、數斃我士、吉川氏特宥之以為臣、於是、西海山陰、軍事稍平、公還吉田、小早川氏還備後雄高山城、三月二十六日、公發吉田、至高山、常榮公亦從焉、左衛門佐供奉其到、二公留遊十日、備極歡洽、或使人誦太平記以聽之、八月下旬、大友左衛門督義鎮、使吉廣嘉兵衛、大友駿河守、將兵一萬五千、出小倉、將攻門司城而取之、常榮公乃出陣防府、先使兒玉內藏允就方、將船軍西下、就方數攻饗嶋、花尾、又出桓見、或奪敵船馬、十月、常榮公與小早川、宍戶等兵一萬八千西下、使諸軍絕海入門司城守焉、而公獨將親軍陣下關、十日、豐後先軍來攻、城中出二隊應之、常榮公令船軍登門司海

濱、衝敵軍腹、破之、船軍將浦宗勝、兒玉就方功多、二十六日、豐後兵盡出、城兵亦均出、大戰于八幡、宗勝就方、並登陸衝敵、敵軍遂引去、十一月五日、夜、敵營炬火盛發、福原貞俊從在城中、曰、敵遁矣、城兵因出追之、貞俊手兵功最多、神田松山、先有豐後兵守焉、聞風棄城而去、於是、豐前無復敵兵矣、常榮公留諸軍守門司、又以天野隆重為手頭、置成松山、而獨將親軍而還、

(テ) 永祿五年四月三日、二公在吉田城、召圓樂坊重雄等賦連歌、初二公在石見、稔聞本莊越中守材武、間使人誘降之、是夏、越中潛脫其子質出雲者次郎左衛門、來納諸我、請屬幕下、公許之、七月、以防長兵備西海、公親與常榮公、兩川、宍戶等、將備藝石五千兵伐出雲、高瀬城主米原平內、三河城主三刀屋藏人、白鹿城主松田兵部少輔等諸城主、投降相尋、公進陣今市、本莊越中守因吉川氏迎謁焉、已而越中守私自提手兵、燒白湯、又擊敵兵于乃木、公使使永井右衛門太夫、林木工允戒之曰、此戰、功則功矣、然爾後無復私戰也、越中父子惶恐奉命、來陣、公營側、白鹿城在嶋根郡、松田已降、地方益平、公乃進陣宍道、椎鍋城主村井越中、棄城走富田、越中在銀山、家富黨強、五子皆健、手兵三千、分拠三城、傲暴蔑人、縱入人封邑、驅逐其土民、諸不法事、無所不為、公料其遂為我害、命吉川氏謀之、吉川氏築城于宍道丸倉、時本莊營其近地、十一月三日、急襲之、斬越中及四郎次郎、兵部某、共三人、蓋皆越中子、又殲其兵千三百人、自卯至巳、大事已定、而我不損一兵、時傳為奇捷云、十一月三日、原本係永祿六年、恐誤、太郎左衛門上文、作次郎左衛門、疑有一誤、先已來質、公託之天野隆重、隆重置之津賀與宅寺、至是亦誅之、銀山城、有服部治部者、為其雷守居、遣平佐藤右衛門、上山兵庫、吉川士吉川和泉、山縣右京、收其城、治部迎降、

因就為銀山代官、又收須佐高矢倉城、置天野中務、收山吹城、置上山兵庫、本庄已誅、三城連陷、降將松田兵部等、叛復為出雲、

永祿六年二月、公自赤穴徙大野、敵將牛尾信濃守等十餘人、並棄城入富田、天野紀伊守隆重、在松山城、豐後兵大舉來攻、隆重善拒、事聞、常榮公乃出防府、使海陸二軍援之、水軍將浦宗勝有功、公賜書乃美兵部、爲何人、當細查、褒宗勝曰、西事早定、使我北伐無後顧患者、皆宗勝之功也、因賜宗勝以太刀一腰、大將軍足利義輝、遣聖護院、勸我與大友義鎮和、五月和成、以豐筑屬大友、還致松山城、以門司為長門地、獨屬我焉、又約為幸鶴丸君娶義鎮女、聖護院在嚴嶋、常榮公迎享之永興寺、公亦使福原貞俊勞之、七月六日、常榮

公餞送其婦、常榮公將遂赴出雲公營、十日、宿郡山城下、幸鶴丸君、時年十一、留在城中、乃遣福原貞俊、召見置酒為禮、意不甚歡洽而止、因召君從臣、從容語曰、邇年四境日闢、而西海軍事、亦略就緒、是皆君公苦心勞躬之所致也、駐城下一日、遂不入城而去、蓋以公在外、不欲已獨即安也、進駐佐佐部、點檢士衆、

期以來月五日詣公、八月三日、和智某迎而享之、四日常榮公暴逝、將士愕眙莫知所措、乃葬吉田大通院、上諡曰花溪常榮大居士、常榮公素行端正、特敦於仁孝、時論比之平重盛云、公在出雲、欲待常榮至、攻市松田兵部白鹿城、已而訃音遽至、公乃謂兩川・穴戶諸將曰、吾已平出雲矣、隆元即世、吾與汝等、意實悼焉、然徒悼焉、無益于事、汝等以下所悼隆元者、奮激當敵、何軍不敗、而隆元之心、自然慰于地下矣、吾以是和出雲必平也、因約以某日攻白鹿城、於是、君臣不敢以悲哀廢事、而士氣益奮矣、

(萩市松陰神社藏 校合濟)

討賊始末 全

附晝寐夢四之卷

解題并凡例

- 一、この書は叙文にある通り、烈婦登波の復讐事件を細録したものである、
- 一、原本は二種ある、第一は東京市吉田茂子氏所蔵のもので、数枚の外皆門弟の筆に成り、それを松陰が校訂したものである、巻末に、松陰の筆で、安政六年五月重識とあるから、東行前の事であらう、第二は萩市松陰神社所蔵本で、大部分松陰の自筆であるが、第一原本よりも早い頃のものである、依つて本書は第一原本によつた、右原本は、十行二十字詰の松陰常用野半紙六十七枚を綴り、表紙は厚紙に澁引にて縦横の刷毛目を見せ、中央に松陰の自筆で討賊始末全と大書してある、
- 一、右の外、萩市松陰神社に活刷本がある、内容は略第一原本と違はない、多分、萬延文久の頃、久坂玄瑞が第一原本によりて淨寫し、活刷に附したものであらう、なほ「松陰先生遺著」第二編にも載せてある、
- 一、附録晝寐夢四之卷の由來は、巻末松陰の跋文によりて明かである、原本は某筆の寫本に松陰が誤寫の訂正を施し、且短評を加へたものである、

(委員 廣瀬豊)

討賊始末叙

安政丙辰、藩命旌表孝義、於是、都濃郡有正、吉敷郡有石、皆孝婦也、而大津郡又有登波、登波之事最烈、夫正、一身養老父母、贅婿一去、永誓不嫁、石、空閨奉病舅姑、貞節感夫、夫不復出、是皆今世所少、而正年九十四、石年六十八、生存迄于今、今並蒙旌表、不亦榮乎、而兩婦之貧苦艱難、多歷年所、誠多人所不堪、然猶平常之事耳、至登波則不然、強敵颺去、不知其所在、搜而不獲、雖死不顧返、搜而獲焉、復懼其反擊、豈特流離奔走、困厄艱難而已哉、其初蓋懦夫所忌、俗人所怪、而及其志遂功成、則莫不悅服、一旦進列三孝婦之間、而有光焉、今茲丁巳、余為大津郡代周布公輔、擬烈婦登波碑稿、登波之遂志、蓋距今僅十七年、登波年五十九、今猶生存、而事實轉訛、文書錯亂、至不可徵焉、郡代胥徒靜間衡介者、好古重義、自前代時、深惜其湮沒、點檢故牘、又歷問登波及父老及知其事者、為大抵記、余又懇求知友、得當時文書數通、資以擬碑稿、碑稿已成、事實猶有挂漏而不忍棄焉者、於是又作討賊始末、噫登波之烈、列三孝婦而有光焉、傳之千秋、不訛不錯、可取以為徵者、其或觀諸此也歟、安政四年丁巳六月念五、二十一回猛士藤寅書、

討賊始末

茲ニ長門国大津郡向津具上村川尻浦、山王社宮番幸吉カ妻ニ、登波ト云ヘル烈婦アリ、其実家ノ父ハ甚兵衛トテ、豊浦郡滝部村八幡宮宮番ナリ、滝部モ亦大津郡代ノ宰判トソ、宮番ト云ヘハ、乞食非人ナトニ比(××は原本漢字二字、以下同)ヘテ××ヨリ又一段見下ケラル、程ノ者ナルニ、彼幸吉夫妻ノ所爲ハ、天晴大和魂ノ凝固セル士大夫ニモ愧サル節操ナリ、イテ其縁由ヲ説カン、幸吉ハ原御国内ノ困窮百姓ニテ、母親及ヒ妹連ニテ赤馬關ニ零落シ、物貫体ニ成リ、終ニ奥小路水ヶ谷ト云セウヂカノ宮番ニ養ハレ、後ニ河尻浦ヘハ來リシニ、登波ガ幸吉ニ嫁セシハ、十五歳ノ時ニテ、下ノ關滯留中ノ事ナリ、幸吉其時二十三歳トソ、登波ガ父甚兵衛、原ハ播磨荒井ノ百姓ナリ、登波七歳時、母親ニ連ラレ、姉伊勢弟勇助ト、以上四人連ニテ、荒井ヲ出テ下關ニ來リ滯留ス、父甚兵衛モ、其年中ニ跡ヨリ追來ルトナリ、母ハ無レ程物故シ、姉ハ後ニ俵山ノ宮番ニ嫁ス、幸吉ノ妹名ハ松ト云者モ亦、下關ニテ奉公稼致居タル内、石見人浪人枯木竜之進ト唱ヘ、賣ト又ハ棒業劍術指南杯シテ諸国ヲ徘徊スル者ニ嫁ス、是ハ幸吉カ登波ヲ娶リシヨリハ四五年モ後ノ事ナリ、此龍之進実ハ石見浪人ニハアラテ、安藝領備後三次ノ××ナルコトハ後ニ（コト）祐知レタレ、カクテ松ハ龍之進ニ從ヒ諸國ヲ徘徊シ、文政三年庚辰十二月夫妻連ニテ幸吉方ニ來リ、翌辛巳年正月迄滯留ス、初メ登波ハ幸吉ニ從ヒ河尻ニ住シ、松ハ竜之進ニ從ヒ諸國ニ流浪ス、是ヲ以テ遂ニ未タ相對セシコトナシ、其相對セシハ此時ヲ初トコソ聞ヘシ也、已ニシテ竜之進九州

邊ヘ罷越度トテ妻松ヲ預ケ置出ス、同年四月ニ先妻腹ノ女九歳ニナレル千代ト云者ヲ連來リ、五日許滯留ス、其節竜之進申分ニハ、身柄上方辺ヘ登度所存ニテ、支度モ有レ之暫時女ヲモ預置度、彌決着セハ又々參ルヘクトテ、其身一人立出ル、其後十月廿二日、松ハ登波身元ノ弟勇助ヘ相應ノ婦下關ニ有レ之由ニテ、滝部村甚兵衛方ヘ相談ノ為罷越タル留守ヘ、廿八日晝前、因幡浪人ト唱ル田中文後ト云者幸吉方ヘ來リテ、今日枯木竜之進ヘ相對イタシ候処、竜之進内方松、當家ニ滯留ニ付明朝新別名村ノ内人丸峠大願寺迄連越テヨト、竜之進ヨリ頼レ候ト申ス故、松義過日滝部村ヘ往タル由ヲ答フ、彼是應答ノ間ニ八ツ時過竜之進モ來リ、今晚大願寺ヘ一宿相頼ミ候処、彼寺故障ノ由ニ付吾等モ茲ヘ參リ候、扱幸吉殿吾等ハ彌上方登リニ相決シ候、此度ハ娘ヲモ連越申候トノ事申ニ付、幸吉答フルハ、娘子御連ニテハ定テ御帰国ハ未定ニ付、妹松ハ置去ノ御心底ニテ可レ有レ之、御身柄凌方難澁ノ時ハ松并娘子迄御預ケ被レ成、此節少々御工面宜シク候ヘハ松ヲ置去リニシテ遠路御旅行ノ御心底、言語同断ノ不人情ト、幸吉高声ニセリ詰シ処、竜之進辞ヲカワシ、文後ヘ向ヒ云フハ、途中ニテモ御嘶申候様、上方ヘ登リ候ニ女房同道ニテハ志願モ不ニ相調ニ付、暇ヲモ出シ候ヘハ義理アル妻ノ義ニ付、銀三百目位ハ付遣シ申ヘク下意ト相嘶スヲ幸吉聞取、銀子ヲ付離縁可レ致ナト、ハ、下賤ノ私共トテモ迷惑千萬、御心底耻ケ敷儀、左程之儀ナラハ縁切取ラセ可レ申、兎モ角モ松參居候事ニ付、滝部村ノ方ヘ御兩人御同道可レ申ニ付、今夜ハ私方ヘ御泊被レ成ヨトテ、翌朝龍之進并ニ娘千代・文後・幸吉四人連ニテ滝部村ヘト立出、文後・幸吉ハ五里ノ路ヲ七ツ時分ニ甚兵衛方ヘ往付キ、前段ノ趣松并ニ甚兵衛ヘモ離合、暇ヲ取離縁可レ申ニ荒方決着ノ所ヘ、龍之進ハ最前一同立出、途中粟野川口渡場ニテ、此邊ニ少々所用アルユヘ

文後・幸吉ニハ先へ参ラレヨトテ、娘ヲ連レテ渡守ノ固屋へ立寄、折柄一二夜泊居タル、肥前国河原村出生無宿非人小市ト云者へ娘ヲ預ケ置キ、夜五ツ時比参リ、甚兵衛并松へモ相對ニテ彼是啗合フ内、龍之進甚薄情ノ所、幸吉・松共ニ迫詰應答事六ヶ敷ケレテ、縮ル処離縁ニ雙方折合付キ、手切ノ驗トシテ銀三百目竜之進ヨリ松へ相渡スヘキニ治定ス、然レテ^{*}三百目ノ内百七十目ハ先達テ下関ニテ松へ相渡置タリ、三十目丈今夜現ニ相渡、残百目ハ文後仲人ニテ來正月ヲ限り幸吉へ送り可申ナト龍之進ハ云ヘテ、幸吉・松共ハ最前ヨリ金銀ニ拘ル訳ハ毛頭無レ之、却テ心耻カシキ儀ナト、罵リタル程ノ事ナレハ、何モ彼竜之進カ申儘ニテ離別書申受、事相濟ミ、龍之進モ酒一升買得シ、皆々呑合熟和ニ折合タリ、最早子過頃ニモ相成、龍之進ハ娘千代事モ近所へ預置タルユヘ、嘸待兼居ルヘクニ付、是ヨリ直様出立可致トテ支度致掛タレテ、闇夜ノ上雨頻リニ降り、雨具ノ用意モ無レ之由ニ付、甚兵衛今夜ハ御泊り候ヘト挨拶述べケレハ、暫時休息申ヘクト、奥ノ三疊へ文後一同ニ入臥付タリ、此夜甚兵衛方ニハ倅勇助滯留ノ松三人ノ外、五ツ時頃ヨリ美禰郡嘉萬村百姓利右衛門ト申者止宿シ居タリ、尤モ是ハ爐ノ脇ニ臥居、龍之進・文後へハ一向出會不レ申リシ、カクテ丑刻過ニ竜之進申ニハ、最早出足可致候間茶ワカシテヨト申ニ付、甚兵衛・勇助起出茶ナトワカシ、飯喰セシ時、文後モ同シク起出暇乞申ケレテ、雨猶以降止ミ不レ申、竜之進ハ障子ヲ明ケ度々空ヲ見合ケル内、々輪ノ者モ少シマトロミ、文後ハ最前ノ三疊へ入臥居、是モ少々寐ムリタル処ニ、燈火消タリトテ松ヲ呼起シ付木ヲ取リテヨト云、松ハ付木ハ佛壇ノ下ニアリト寢ナカラ答フルニ付、甚兵衛勝手不案内ノ人分ルマシ、爾起テ火ヲ付ケヨト云ヘテ、松ハ離縁ノ人へ其儀ニ及ハズトテ起キス、甚兵衛聞兼我等付テ進スヘシトテ起出、火ヲ付置、外へ薪取りニ

出ル、其跡ニテ龍之進ハ松及ビ幸吉・勇助三人悉ク切害ス、甚兵衛外ヨリ帰り來ル処ヲ戸口ニテ切倒セシナリ、甚兵衛時ニ大ナル煙管ヲ所持セシカ、夫へ餘程疵付居タリ、蓋シ其煙管ニテ数遍受留タルト見ヘタリ、文後ハ臥ナカラ右ノ様子ヲ聞、其儘立出ントスレド、帶モ解寐タレハ、帶ムスフノ出カケ、戸口開キタルヘ覗キ見レハ、曉方ニテ戸口ニ甚兵衛ヲ切伏セ、庭ノ垣際ニ竜之進拔身ヲ提ケイ居ルユヘ、是ハ何事ソト声ヲ掛ケレハ、竜之進大音ニテ否申ト共ニ討捨ルゾト申ニ付、畏レノニテ座敷ノ隅ニ隠レ居、夜明テ出見レハ幸吉・松・勇助三人モ同シク座上ニ切仆サレ居タリ、嘉萬ノ利右工門モ庭ノ隅ニ屈ミ居シテ見付、相謀リ隣家遠キ一軒家ナレハ、文後ハ外ニ出、人殺々々ト声ヲ立、利右衛門急キ目代所へ届ニ参リ、辰時比歸り來リ、文後一同戸口ニ伏居タルガ、甚兵衛未タ息絶サルニ付、助ケ座敷ニ引上タレテ無間絶命ニ及ベリ、勇助ハ即死シ、松ハ十一月三日ノ夜迄存命ナリ、時ニ甚兵衛五十四歳、勇助十九歳、松二十九歳ナリ、幸吉ハ正気モ慥ナル様子ニ付、頭ヲ手拭ニテ卷介抱致シナトスル内、地下人追々集リシ也、龍之進・文後知音ニ相成タル様子ハ、當春前大津三隅村ニテ同道一宿セシヨリ以來、浪人付合入魂ニ相成シカ、此度モ竜之進カ先ニ遣ハレタルトトミユ、此一タノ始末ヲ觀テモ、文後カ怯懦固ヨリ、龍之進カ犢鼻褌持ヘキ者ナルヲ知レタリ、幸吉妻登波ハ河尻ニテ獨リ夫ノ留守ヲ護リ居タルカ、朔日ノ日暮ニ走り告ル者アリ、廿九日ノ夜滝部ニテ大變アリ、委シキ事ハ小觸ノ所ニ飛脚來レリ、直ニ對面シテ問ヘシト云、時ニ登波飯ヲ寫ント杓子ヲ持テ庭ニ立居ケルカ、是ヲ聞クヨリ赤脚走リニテ走リ問フニ、飛脚云フ、四人切害ニ逢タルガ内年長ノ人ト年少ノ人ハ即死ナリトゾ、聞ヨリ父甚兵衛弟勇助ノ事タルヲ聞違モナケレハ、莊屋大田市郎兵衛方へ馳往、只今ヨリ滝部へ駈附ル段ヲ白

ス、莊屋云フ、中々獨り行クハ不案心ナリ、(安カ)五七人モ健ナル者ヲ伴ヒ行チハ危シトテ、達テ其行ヲ止ル、又小觸ノ所ヘ往、飛脚ヘ同道ヲ頼ム、飛脚ハ夜明ケチハ行ヌト云ニ付、終夜腰ヲモ掛ケズ立ナガラニテ待ツ、心ノ餘リニセカレ飛脚ヲ強テ起シ、曉七ツ時出立、二日ノ朝五ツ時滝部ヘ達ス、案ニ違ハズ父甚兵衛弟勇助竝ニ死失、幸吉妹松、夫幸吉ハ大瘡ニテ臥居タレハ、(以下*迄原本は上欄外にある)是迄ハ変ヲ聞ナカラモ実トモ得思ハサリシカ、此有様ヲ見ヨリ驚クハ怒ルハ無念サ云ン方ナシ、十一月朔日御徒目付前原忠右工門・村田清右工門出張、同月十四日迄ニ御究一件相濟シナリ、登波ハ如何共詮スベナケレハ、出張ノ御役人ヘ、偏ニ御慈悲ヲ以敵ヲ御討セ遣サレ候様ニト嘆願申上ケタレハ、只今左様ノ儀ハ不ニ相成ニ付、此後敵ノ住所相尋チ申出候ハ、其節ノ御捌方アルヘクトノ事ニ、カクテ上ニモ檢斷目明等ヲ以テ種々龍之進行方御尋チサセラレケレハ、遂ニ相知レサリシナリ、扱離縁之義双方納得ノ上酒ヲモ給合タル程ノ義、遺恨アルマシキ様ナルニ、多人數及ニ殺害ニフイカニヤト、御究ノ節再應糾サレケレハ、幸吉・登波並ニ田中文後ナトノ申上皆同様ニテ、竜之進ハ元來易數ヲ考ヘ、棒其外指南シ、威權ケマシキ男ナルヲ、離縁一件ニ付悪様ニ申成セシト、夜明前付木ヲ尋チタル時、松事不肖ノ返答セシトノ外、殊テ殺害ニ及フヘキ心當リ無レト一同云タルヨシナリ、然レ再ヒ其実ヲ考覈スルニ、龍之進別ニ密通ノ女アリテ松ヲ厭フ心ナリ、自ラ夫妻ノ仲和睦セズ、從テ幸吉ハ不快ニナリ、加レ之松事甚兵衛方ヘ往居タルニ付、妄リニ嫉妬ノ念ヲ生シタルヲカト思ハル、要スルニ其悖乱狂妄復タ人理ヲ以テ論スルニ足ラズ、登波ハ心ハ矢竹ニ思ヘハ、夫ノ病氣ニ頓着シテ日ヲ送リケル内、幸吉瘡所モ翌午年早春頃ニハ餘程快気致シ、二月十一日ニハ召出サレ右ノ始末御究ヲモ被ニ仰付タル程ノ事ナレハ、何分数ケ所ノ瘡ヨリ大ニ

否拔致シ、且身体モ衰弱ニ及ヒ、以前ノ如ク働モ相成ラス、一兩年ハ所詮病床勝ニテ田島ヘモ得出ス、後々ニハ癩癩病ニ變シ、折々發病ニテ難義致シケレハ、登波至極懇ニ看病ヲ加ヘ、寢食ノ事何カ朝暮氣ヲ付ケレハ平愉セス、彼是ノ内三四年モ相過キ、登波心底ニハ父弟ノ横死ヲ悼ミ、遺恨止時ナク、復讐ノ念勃々ト差起リ、寢食ヲモ忘レ憤發セシカ、此儘ニ月日経去リテハ彌離ノ蹤跡モ絶果、年頃ノ志願空敷相成可レ申ヤト、夫ノミ苦心罷在、或ル日幸吉病ノ間ヲ伺ヒ、密々心事語ラヒケレハ、幸吉申ニハ、其方ニ父弟ナレハ、我數年夫婦ト相契居候トニ付、我ニモ矢張父弟同様ノ事、且妹松ヲ切殺候仇ナレハ、我モ共々敵打ノ心ヲ助度存スレハ、病苦ニ頓着シ是迄空敷打過タルガ、其方所存承ル上ハ月日ヲ移サス速ニ出立ヘシ、我モ全快セハ後ヨリ尋行可レ申ト云ヘハ、登波世ニモ嬉シケニ夫ニ厚ク礼ヲ述、志ヲ勵マシ、且夫ヲハ氣ヲ付吳レヨト懇意間ヘ頼置、彼等式、旅裝ト申程ノ事モ心計リニテ、文政八年乙酉三月懇ニ暇乞シテ家ヲ出立タリ、是レ滝部ノ大麥ヨリ五年目ノ事ニテ、此時幸吉ハ三十九歳、登波ハ二十七歳、登波・幸吉ニ嫁シテヨリ九年目ノ事ト聞ユ、豈圖ンヤ、是コソ今生ノ別レトハナレリ、(脱カ)カクテ登波ハ河尻ヲ立出、萩ヲ通り、奥阿武郡ヨリ石見ヘ移リ、津和野城下ヘ越、高角人丸社ヘ参詣、濱田通り、銀山・大森ヲ經、藝州筋ノ事モ聞合ケレハ、竜之進何レ廣嶋邊ニハ足附カズ、兎角四人モ及ニ切害ニタル大悪モノナレハ、近国ニ留ル間敷ト思ヒ、出雲ヘ越、大社・日御崎等ヘ参詣シ、松江邊彼是詮議致シ、伯耆ノ大山、因幡ノ鳥取ノ城下ヘ通り、但馬・丹後・若狹ニ出テ、此邊ニテ酉年ハ越年セシトソ、同九戌年ニ至リ、近江・美濃・伊勢・紀伊ヘ廻リ、高野山ヘモ立寄、女人禁制ノ場所迄モ参リ、和泉・河内ヨリ大和ニ至リ越年ス、登波ツラノ相考フルニハ、京都・大坂ハ御国人毎々往來立寄ノ地ナレ

ハ悪者共決シテ足ヲ止ム間敷ト思、大和ヨリ伊賀ヲ經、又近江へ立戻リ、大津駅ヨリ三井寺。比叡山其外打廻リ、京都中ノ神社佛閣數々拜禮シテ、丹波ノ龜山。攝津勝尾寺。播磨書寫山ヨリ大坂へ出、淀船ニテ伏見ニ上ル、夫ヨリ賊彌縫内近国ニハ居ラス、奥羽・関東へ斥去タルラント思定メ、美濃ヨリ木曾地ヲ東へ下リ、信濃ニ入り飯田ノ城下ニ過リ、上諏訪・下諏訪・和田峠ヲ通り、善光寺へ參詣、越後へ過キリ、今町ヲ通り、新潟ニ至リ、陸奥ニ入り、會津ノ城下ヲ通り、仙臺ニ出、尙又東へ下リ南部ノ恐山ニモ參レリ、恐山ハ陸奥ノ東北ノ果ニテ内地ハコ、ニ尺、海ヲ隔テ蝦夷松前ニ連レル所ニ、扱夫ヨリ津輕ニ向ヒ出羽ヲ廻リ、又陸奥ニカ、リ、岩城ヲ通り、常陸ニ出、筑波山ニ登リ、下野ノ日光山へモ參詣シ、遂ニ江戸ニ出、々々入三年滯留シテ、其内所々方々ヲモ相尋タリ、夫ヨリ水戸道中常陸筑波郡藤代宿ニモ滯留シ、又同郡若柴宿百姓市右衛門ト云者ニモ宿セシカ、是時年三十三ニテ、不圖病氣附キ、百日餘打臥居タルニ、亭主元來御国出生ノ者ノ由ニテ同国ノ好ミモアリ殊ノ外懇ニ保養致吳ケレハ、快氣後上総・安房等打廻リ、又若柴へ戻リ、先達テノ礼奉公トノ滯留、農家ノ手傳致シ、一兩年モ罷居タリ、已ニ宿所立出、江戸ヨリ相模ヲ通り、伊豆ノ最南ノ出崎手石彌陀・イロウ權垣迄モ拜禮シ、東海道筋へ出、又遠江ノ秋葉・參河ノ鳳來寺等へ立寄り、宮ノ渡ヲ打渡リテ奈良へ通り、紀伊国加田へ出、十三里ノ渡リヲ亘リ、阿波ノ撫養へ上リ、土佐ニ移リ、伊豫ヲ通り、讃岐ヨリ備前田ノ口へ上リ、處々尋ケレテ、終ニ蹤跡モ知レサレハ、又常陸ノ若柴宿ヲ指シ歸リケル、向ニ市右工門方ニテ病氣ノ時、最早快氣無覺束ト覚悟致セシ故、亭主へ委細ノ次第物語シ置タルカ不思議ニ快氣セシナリ、茲ニ市右工門カニ男龜松ト云者ハ、登波ヨリハ十五歲許年若ニテ、義氣逞シク天晴頼母シキ男子ニテ、折柄心

願有レ之、讃岐ノ金毘羅へ參詣仕度トノ事ニ付、渡ニ舟ヲ得タル心地致シ、密々志ヲ通シ、兼テ復讐ノ大望ノ事、尙又打明相談セシ處ニ、龜松夫ハ助太刀致スヘキヨシ承諾シ、父市右衛門へ内々他人ヲ以テ此趣申解キ貫ケレハ、市右工門申ス様ハ素生モ知レヌ女ヲ連立出ルコト不納得ニハアレト、親兄弟ノ勘當ヲ受ルモ助太刀致シ、大望ヲ遂サスヘクトノ心底ナラハ、其方大志願成就ノ上ハ一人ニテ帰国シ、訖言可申トノ事ナレハ、其分ニ任スヘシトノ事ニ付、龜松ハ兩親ノ許ヲ受ケタルモ同様ト喜ヒ、登波連立密ニ宿所ヲ立出タリ、夫ヨリ日光山・中禪寺・善光寺等へ參詣、飛彈・加賀・能登・越前ノ国々探索メ、京都へ登リ、又紀伊ヨリ四国へ渡リ、讃岐ノ金毘羅へ參詣シ、安藝ノ廣嶋へ着岸シテ、初テ敵龍之進カ所縁高田郡秋町村ニアルヨシ聞出シ、其邊へ度々罷越ケレテ、何分有所不ニ相分ニ内、同郡吉田ニ、龍之進老母有レ之由聞出、尋行申スハ、ワレラ夫婦関東邊ノ者ニ候所、此邊ニ劍術指南ノ浪人名ヲモ失念仕候、其老母トヤラノ所縁有レ之折節此辺へモ參ラレ候由ニ承リ申候、御聞及斥ハ無レ之ヤト、彼方此方聞繕フ、内或農家ニ老人夫婦居ルモノ曰ニハ夫ハ龍之進事ニテ可有レ之、夫ナラハ是ヨリ二里程川下ニ三次ト申處ニ居候ト申タリ、兩人ノ者大ニ心競ヒテ下リケルニ、吉田ヨリ半道程下モニテ畠ヲ打ツ男ニ、何如ニモヨク龍之進ニ似タル者アリ、登波ハ是ナラント思ヒ、龜松ト内談シ、若敵龍之進ニテ候ハ、懐劍ニテ切殺可申心底ニ候ヘテ、流石ノ龍之進、若返リ討ニ逢候ハ、助太刀御討取被下カシト申シケレハ、心易ク思候様申ニ付、立寄少々御問申度事ノ御座候ト申セハ、頭ノ手拭ヲヌキ何事ニ候ヤト申スヲ能々見レハ、全ク龍之進ニテハ無レ之ニ付、私共ハ関東ノ者ニテ物詣ニ此邊通り掛リ候處、私近所ノ男ニ、此邊ニテ劍術御指南ノ御方ノ御門人ニ先年相成居候テ、御厚恩ニ預リ候者、御目ニ掛

リ御一礼申吳候様ニト申候、数日ノ間ニ御姓名ハ忘レタリ、御心當リ凡ハ無レ之ヤト尋ケレハ、彼者心當リノ人相嘯ケレモ、年齢四十歳位ト申シ、不_レ合ニ付、私共被_レ頼候御方ハ五十位ノ御年齢ト承リ申候、私共ハ無筆ニテ不_レ存、噂ニ承リ候ヘハ、字學ハ達者ニテ候ヘ共、師匠取候テ達者成者トハ相見ヘ不_レ申様風聞ニ御座候ト云ヘハ、夫ナラハ龍之進ト申者ニテハ無_レ之ヤト云ニツ、是コソ敵龍之進ノ事ト飛立如ク思ヘ共、態ト御名ハ聞候ヘ共覺不_レ申ト云ヘハ、各様方ハ龍之進仲間ノ御方候ヤト云ニ付、否々龍之進ト申ハ如何ナル人カ知リ不_レ申候得共、私共ハ関東邊ノ者ニテ小百姓ニ御座候ト云ヘハ、此邊ハ××村ニテ龍之進モ仲間中ニテ候、御百姓ニ候ハ、此邊ニ御宿ハ不_レ相成、是ヨリ二里程御下リ被_レ成候ヘハ、其所ニ龍之進母兄共居候ニ付、其邊ニテ御尋被_レ成候ヘハ委敷相分リ可_レ申ト云ニ付、私共ハ傳言被_レ頼候而已ニテ候ヘハ、強テ相對ニハ及不_レ申、御相對被_レ成候節、此段御噂被_レ下候ヘカシト頼ミ立去レハ、其形色ヲ怪ミタリシニヤ、跡ニテ、龍之進カ殺シタル男ニ娘有_レ之由、ソレニテハナキヤト獨言ニツブヤキタルヨシ、是ニテ年來石見浪人トノミ思居タル枯木龍之進、実ハ安藝御領ノ××ナル事ハ始テ知レタリ、登波ハ、益々奮発シ、二人河筋ニ添ヒ下レハ、小村アリ、是二次ヨリ一里計上ミナリ、此處モ備後三次郡ノ内ニテ、安藝御領トソ聞コユ、其所ノ百姓屋ニ一宿シ、龍之進事余所事ニ問候処、夫ハ九州彦山ニ娘有付居候ニ付、其辺ヘ共参リ居候ヤ、近年ハ此辺ヘハ婦リ不_レ申所、一昨年比ヨリ婦リ居、又々當春ノ頃ヨリ旅行致シ内居不_レ申、兎角彦山ヘ凡参リタルニテ可有_レ之ト嘯ケル、時ニ三月上巳ノ事ナリシカ、處ノ習ニテ××凡物貫ニ來リツルニ、姥男兩人アリ、則チアレカ龍之進母ト兄ニテ候由、宿ノ者物語タレト、脇ヘカワシテ強テノ答モセス、明朝宿立出、近所ニ二宿致シ、夜中々

々龍之進カ宅ヘ参リ立聞スルニ、内居セサルニ相違ナケレハ、敵龍之進彌々彦山ニ居ルヘシト決シ、嬉シサ云フハカリナク、天地神明ヲ礼拜シ、龜松モ年來ノ約束通、助太刀可_レ致トテ、一先御国ヘ立婦リ願ノ上ニテ計ヒ可_レ申トテ、石見ニ懸リ大森・銀山通り、御城下萩松本ヘ婦リ、濱崎目明與八ト云者ヘ相對致シ、右積年ノ志願、所々方々辛勞シテ、遂ニ賊ノ在所探付タルト迄話シ、何分敵御討セ被_レ成候様ニ願出吳度相頼ミシカ、一應在所ヘ婦リ、先大津目明ニ取次セ願出候様ニト申ニ付、直様角山村「ノ内小田ノ目明松五郎方」ヘ婦着セシハ、天保七年丙申四月ノ事ナリ、抑登波ガ吉田辺ヲ探索セシハ、由縁アルコトニテ、初メ竜之進ガ娘千代登波方ニ預リ居ル時、何心ナク汝ガ親達ヘ、^(ハカ)元ニテハ何ヲナサルソト問ヘハ、馬沓ヲ作ラル、ト云ニ付、馬沓ヲ作りテ何ニスルソト問フニ、吉田ヘ持出テ賣ルナリト答ヘシコノ耳底ニ残り居タレハ、敵尋テニ出ルヨリ、何ンテモ吉田ト云所ノ近傍ガ、敵ノ在所ニ相違ハナシト、何国トモ知ラズ、心ニハ懸居タルニ、四国ニテ、風ト安藝ニ吉田ト云所ノアリト承リ、是ナラント思付テ、往索メタルニ、果ノ是ナリトソ、^(ハカ)扱竜之進カ娘彦山ニ有付居ルト云ハ、即チ千代カコトニテ、十六ヶ年以前大麥ノ節、竜之進ガ、栗野口ノ無宿非人小市ニ預置キシ故、其節地下ヨリモ、小市ヨリモ、其次第届出シカ、究明ノ上、捨子ノ取計ヒニ被_レ仰付、其翌年九歳ノ時彦山々伏梅本坊法用ニテ彼地ヘ参リ、連婦リ養女トシ、後名ヲ免伊ト改メ、同山宝藏坊カ妻ト成居ルトナン、^(ハカ)登波角山ニ婦リ、内ノ様子ヲ尋問フニ、十二年前家ヲ出ル後モ、夫幸吉病氣始終全快ナラサレトモ、差抑ヘ其内跡ヲ追ヒ旅立タルヨシニテ、行衛相知レズ、石見ノ津和野邊ニテ病氣重リテ同所ニテ相果タルヨシ云者モアレト儘ナラス登波ハ折角十二年ノ道行、尙常陸人龜松ヘ助太刀相頼タル段、夫幸吉ヘ一々話スヘク樂ミ居

タルニ、案ノ外ナルヲニテ、愁傷ノ餘當惑ニ及ヒケレト、猶豫致サハ、敵龍之進又孰レヘ可立去ニヤ無ニ心元、片時モ緩カセニスヘカラストテ、龜松ニ勇メラレ、又伯父茂兵衛ニ密談シケレハ、茂兵衛モ人命不定ニ付、敵居所相分リ候ヘハ、片時モ閣ヘキニ非ストテ、云ニ付、願出ルニモ及ハズ、龜松同道ニテ直様打立。以上四人連ニテ御願書ヲハ松五郎ニ頼ムヘク所、松五郎出萩ノ留守故、詮方ナク其段頼置キ瀧部村ニ至リ、甚兵衛其外ノ募參致シ、位碑等写シ貫ヒ、彦山ヘト急キ打立、下関迄往キシニ、松五郎名代トノ茂兵衛事後ヨリ追カケ、是非共一應立歸リ候ヘト、御代官所ヨリ御内移リアリタル由ニテ、詮方ナク兩人共ニ角山ヘ歸着ス、是レ、萩目明與八ヨリ内々政府ヘ登波。龜松ノ事届出タルニ依テ、政府ヨリ御代官所ヘ指揮アリタルヲ聞ユ、カクテ政府ニハ、衆議區々ニテ、或ハ賊ヲ捕來リ、萩扇ノ芝ト云フ所ニ矢來ヲ結、明白ニ復讎サスヘシト云ヘト、復讎ハ遂ニ盛事ニ非ストテ、龜松・登波カ事ニ付、五月廿八日政府ニテ決議シ、御代官所ヘ沙汰セラル、所左ノ如シ、

先大津瀧部村ニ居候宮番娘登波ト申者 是ハ父甚兵衛ヘ係テ云フ故瀧部ト云 親甚兵衛 兄弟弟勇助ヲ前廉 十六ヶ年以前文政 瀧部ハ豊浦郡ニテ先大津宰判ニ隸ス 親ナリ 於ニ同所ニ浪人枯木龍之進及ニ殺害ニ立退候登波親兄弟敵ニ付何卒龍之進有処尋出度存念有レ之候テ十六ヶ年以前ヨリ所々方々相尋候内 登波家ヲ出テヨリハ十二年ナレト云 竜之進儀藝州者ト聞糺シ候ニ付御討セ被レ下候様ニト 罷歸相願候然ニ十六ヶ年ト云ハ大變ノ年ヨリ數フ 処瀧部川尻其外ニテモ親類所縁之者無レ之當座引受仕候者無レ之ニ付先當分儀ハ御代官所任セ被レ仰付、龜松儀ハ不義密通者ニ付入割申聞セ生國罷歸候様、是亦御代官所ヨリ授サセ可レ申、且又龍之進事ハ九州ニ娘有レ之過半其方ニ滯留仕、藝州ニ老母モ有レ之候儀ニ付折々往來致候様ニ登波申出候人殺罪之者ニ付密々聞糺之上召捕候様被レ仰付候

右之趣御代官所ヘ下リケレハ、六月廿日大庄屋久保平右衛門、龜松・登波兩人ヲ私宅ヘ呼出シ、委細御授ノ旨趣ヲ以テ段々申聞セシ所、龜松ハ數百里ノ遠路一方ナラヌ艱苦ヲ凌キ、事ニ寄テハ一命ヲモ打捨ツヘクト踏ハマリタル任俠ノ気節ヲ毫末モ諒セラレス、却テ不義密通ノ者ナト、黜辱セラル、嘸カシ無念ニヤアリケン、此沙汰ヲ讀聞カセケレハ、ホロ／＼ト落涙致シ、即坐ニ奉レ畏候段申陳ヘ、登波事ハ格別違背ノ申分ハナケレト、有無ノ返答仕サル故、兩人ヘ今一夜ハ熟慮セヨトテ、河原ヘ留置、明朝又々呼寄セ、再應落着筋ヲ尋テケレハ、兩人共全ク納得セシニ依テ、龜松ヘ路用金トシテ二兩相渡シケレハ、龜松ヨリ一札ヲ差出ス如レ左、

申上候事

私義常州筑波郡若柴村百姓ニテ御座候御當国出生登波ト申女去ル卯春、風ト常州邊通掛リ病欠差発滯留仕候内ニ大望有レ之身柄ニ候ヘト女ノ一人旅ニテ無ニ覺束ニ何卒同道仕罷出、力ヲ添吳候様ニト申事御座候故無ニ余儀ニ召連順々罷下リ先達テ御當地迄参着仕居候処登波義ハ御當地之者故可レ被レ差置ニ候ヘト私身柄之義ハ他国モノニテ御国法モ有レ之長滯留難レ被レ仰付候旨段々御入割ヲ以被レ仰聞奉レ畏候然ル上ハ登波ヘモ其段申聞納得仕候ニ付私者早速御當地罷立歸国仕候

前段之通被レ仰聞筋、尖ニ御受仕候段申上候処是迄女ヲ召連候テノ義ニ付歸国ノ路用貯等モ有レ之間敷トノ御事ニテ金子二兩頂戴被レ仰付甚恐入難レ有仕合ニ奉レ存候尙又登波存念筋ニ於テハ内々様子承リ居候義モ御座候得共至極隱密事御座候ヘハ道中ハ不レ及ニ申上歸國仕候上ニテモ少シモ他言仕聞敷候旁以爲レ念一札印形仕差上置申候以上

申六月

カクテ、龜松ハ六月末方立歸リ、登波ハ當分松五郎方へ留置物每懇ニ乞テ付遣シ、夫ヨリ組合ノ世話ニ相成リ、其後角山村ニ宅ヲ構ヘ居タルトカヤ、九州彦山へ萩目明與八・先大津目明松五郎ヲ、直横目茂助へ差添ラレ、陰密ニ探聽相成ケルニ、娘免伊(免)、彼山内宝藏坊へ嫁セシヨリ、其由縁出來、龍之進ハ、佐竹織部ト改名シ、折々登山モ致ス趣彌相違ナキ故、捕方ノ儀ニ付、松五郎豊前國へ渡海、彦山及ヒ香春・添田並ニ田河郡ニアリ(原本上欄)香春宿目明利吉・久市、添田宿目明利吉・彦山目明好助四人へ相頼ミ、下関目明彌五郎ヨリモ、書狀ヲ以相頼越置ケル、登波ハ、龜松追返サレ、蟹ノ手ヲ失ヒタル心地ニテ、頗途方ヲ失ヒケレ共、第一ハ、御上ヨリ御手ヲ入ラレ下サル、次ニハ松五郎へモ精々相頼ミ、疎ナキヲ故、敵討ノ事ハ、暫ハ止リタレト、何如ニモ智中忘レ難ク、毎々松五郎へ、何如ニトセリツメケレハ、松五郎ハ唯時ヲ待テ時ヲ待テトノミ申ニ付、益々悲ミ憤レハ、松五郎モ程克ナタメシニソ、時ヲ待居ケルニ、白駒ノ隙ノ留ラスシテ、四年モ打過シカ、天保十二辛丑三月十日、敵枯木龍之進事當時佐竹織部義、彦山麓ニ於テ捕方相成居候段、彦山ノ好助・添田ノ利吉ヨリ、下関ノ彌五郎迄申來ル、夫ヨリ先大津ノ松五郎へ通達ス、松五郎出萩致シ、其趣注進ス、好助・利吉ヨリ彌五郎へノ書左之通、

以ニ飛脚ニ得ニ御意ニ候暖和之砌御座候所彌御堅固可被レ成ニ御座珍重奉レ存候去ル冬竹部目明ヨリ御頼ミ、竹部ハ瀧部ノ音通ニノ其実ハ小田目明松五郎ヲ誤レルナルヘシ、松五郎ヨリ頼ミ置タルハ天保七年ノ事ナリ、而ルニ去冬ト云ハ其後追々催促ヲモ致シ、特ニ去冬改メテ頼ミ遣ハシタル事トソキコユ、萩御領内科人佐竹織部ト申者彦山へ昨日一宿仕今朝夜込出立候趣承リ候間早速手附ノ者共召連同山麓村ニテ今八ツ時召捕候間此段以ニ飛脚ニ得ニ御意ニ候尤同

人荷物筑前小石原ヨリ以ニ宿繼ニ添田宿へ繼込ニ相成居申候間早速同宿御役人衆中へ御届申出置候此旨貴所様ヨリ先方へ早々御通達可被レ下候佐竹織部身柄拙者共預リ置申候大切成身柄ニ付此狀届次第ニ貴所様ニハ當宿へ御出張可被レ下候右申進度態ト以ニ飛脚ニ如レ是ニ御座候以上

三月十日

彦山目明 好助

添田目明 利吉

萩屋彌五郎様

萩ニテハ、十四日夜松五郎到着、何角ノ用意相調ヒ、十五日夜直横目茂助・檢断二人。目明手先一人並ニ松五郎同道出立、十七日朝下関着、彌五郎ニ相對、十八日香春宿目明虎屋利吉方へ着ス、翌十九日朝一達添田宿ニ至ル、彦山目明好助出迎、旅宿新屋專作へ落付、好助へ對談セシニ、好助云フ、織部吏、去年モ六月九月兩度、彦山へ罷越、源正坊ニ相滞、且政所坊へ借銀之口入取引半途モ有レ之趣ニテ、是非共政所坊へハ相便リ候事ニ付、兼テ彼方へ織部登山仕候ハ、知セ吳候様相頼置候テ、相待居候へト、彦山松會時分ニモ罷越シ不レ申、小松ニハ定テ可レ參ト、添田宿利吉トモ兼テ示シ合セ置候處、折柄利吉他國致候ニ付、倅幾平登山仕、俱々相待居候所、當月九日政所坊へ罷越候段内通有レ之、翌十日又出立候段知セ申來、兎角織部娘千代、當時免伊義、(免)宝藏坊妻ニテ、七歳ニ相成娘モ有レ之候処、(免)彼免伊ヨリ私共兼テ心掛候段ヲ相移リ候ヤニテ、急ニ出立仕、右故、俄ニ方々手配リ仕、彦山領一ノ宮谷ニテ、私手先新平道連ニ相成、無術ニ棒ヲ以足ヲ横ナグリ、頂ヲモ擲キ臥、残ル者ト腰物大小ヲ拔取、十口之内、私駈付候テ、二十餘

年以前枯木龍之進ト名乗り、萩御領内ニテ宮番之者家子四人討殺シ候義有レ之哉ト相尋候処、其儀相違モ無レ之、尤三人ハ即死、一人ハ全快仕タルヤニ聞及ヒ候由相答、且又藝州ノ××ト申様ニ相聞候処イカ、ヤト申掛ケ候所、全ク左様之者ニテハ無レ之、石州那賀郡都治村出生ニテ、素性正敷モノニ相違無レ之段申事ニ付、達テ相糺ニ及ヒ不レ申、人ヲ殺候段相違無レ之候ヘハ、兼テ萩御領大津郡小田ノ松五郎ヨリ捕方之儀被レ相頼候ニ付、引渡ニ及可レ申ト申渡シ、手堅ク締リ仕、私宅連帰候、然ルニ同山正賢坊夏、去々年冬比ニテモ可有レ之ヤ、筑後邊ヨリ渚ト申モノ下人ニ雇ヒ連帰リ、年齢二十四五歳位ニモ相見、其後増光坊之弟子ニ相成居候処、織部子ニ相當リ候ヤト、兼テ差込モ有レ之候処、如レ案織部相捕候即時逐電仕、今ニ行衛相知不レ申候、其由ヲモ相尋見候処、全ク倅ニテハ無レ之、少シノ由縁モ無レ之ト申事ニ付、右渚ハ態ト見遁シニ仕候段申聞セ候処、御心入之段難レ有ト挨拶申置候、猶織部申事ニハ、京都中山大納言殿内森石見ヘ、佐竹渚ヨリノ書狀壹通、金子四兩在中ト有レ之分ハ、御慈悲ヲ以御取捨被レ下候様、且又筑後国福光大莊屋内田市太郎ト申モノ、石見国神主村大宝坊ヘ借銀手遣ヒニ付テ、白砂糖六拾斤・菓子料金千疋・證文并書通等、小倉ニテ久苗米御用達大里屋善右衛門ヘ御頼、市太郎ヘ送り返シ吳候様、尙白木綿其外娘免伊ヘ遣ハシ度、彼者モイツレ御山内ニハ不レ被レ居ヤニ被レ相考候付、此以前尋行候母方ヲ便リ罷越候ハ、銀モ預リ有レ之候ニ付、其由御申含被レ下候様、尤木綿三反ノ内一反ハ私ヘ遣ハシ度申候ヘモ相断候、且長門国ヘ引レ候テハ、トテモ助命ハ不レ相成候ニ付、何トソ所持ノ観音經ヲハ御渡被レ下候様相頼候付、請相、經ヲハ壹冊相渡、其餘之義ハ萩方可ニ申合ト申聞セ置候、翌十一日當添田宿目明利吉方迄送出候処、於當宿ハ織部荷物筑前国小石原宿ヨリ人馬帳相添繼

込候所、京都中山殿御内森石見ヨリ、要用ニ依テ肥前長崎迄差越ト有レ之候処、最前之付出シ筑後国久苗米ヨリ起リニテ旁不審ニ相見候付、繼立如何可レ仕ヤノ段小倉表ヘ伺出ニ相成居、且私ヨリモ右荷物御留置相成候様ニト御役人衆中ヘ御届申出置候テ、旁右織部義ハ當宿相滞、手錠ベリ猿繫ニノ多人数番人等付置候所、十四日夜八ツ時比番人之者不レ計眠ヲ催シ、物音仕候ニ驚キ、織部立出候ヲ見請仰天仕、孰モ追掛罷出候処見失ヒ、漸升田村ニテ馳付候処、同村室ケ嶽遁込候付、同山裏手上中元寺村相頼、前後ヨリ穿鑿仕候処、十五日朝中元寺村馬場ト申所ニテ行遁、織部モ遁場無レ之ト存詰候ヤ、道中ニテ自害之体ニ相見ヘ候付、早速馳付差押候ヘ共、最早庖丁ヲ以、腹堅ニ六寸計リ切破左ノ手ニテ腸ヲ擲出シ候ヘ共、未事切レ候様ニモ不レ相見ニ付、早速眞崎村医師中嶋玄通・庄村外療医宮城薰斎、同人弟子兩人、以上四人ニテ見合セ相成候処、快気之程未定ニ候ヘ共、一先療治可レ仕由被レ申腸ヲ押込縫立相成候所、声ヲ発シ十六日朝ニ相成候テハ、喰餌モ給快方ニモ相見候処、暮比ニ至リ容体相重リ、又々医師相招、種々藥用仕候ヘモ、同夜五ツ時比及落命候、右刃物之義ハ、利吉方棚ニ有レ之候菜切庖丁ニテ、兔角首輪切抜候様ニ相見、手錠ハ島ヘリニ落捨リ居、観音經ハイツレニ落シ候ヤ不レ相見、尋吳候様、其後以度々相頼候ヘモ今ニ相知不レ申、節角捕ヘ方被レ相頼候処、緩セニ至、申訳モ無レ之段ヲ陳ス、添田町庄屋又三郎モ罷出、都合同様ノ申分ナリ、織部事、住所ハ石見那賀郡、筑後久苗米兩所ニ構ヘ、金銀貸借口入、又ハ賣卜劍術指南ヲモ致シ、毎々御國中熊毛郡濃小郡辺ヲモ通路シ、或ハ滯留セシモ有ルヨシ、実ニ惡ムヘキノ甚シキ者ナリ、死時五十四歳ト自言タルヤナレモ、二十一年以前殺害事ノ時三十九歳ナリケレハ、實ハ六十歳ナルヘシトソ、織部娘ヲ連帰リタルハ梅本坊ナリト登波ハ申ナリ、中

門坊云々ハ直横目茂助ノ聞ク所ニ、二説是非決シ難シ、疑クハ梅本坊連婦リテ中門坊ヘ託スルナランカ、(原本上欄) 彼坊素ヨリ子息モ有レ之、殊ニ素生モ不ニ慥成ニ者連婦タルハ、織部ヨリ銀ヲモ賞ヒ被レ頼タルナラントノ風聞モアリ、其後五六年シテ、宝藏坊ヘ遣ハシ、由、中門坊ハ先達テ病死、是時二代目ニ相當ルニ、免伊當年二十八歳ニ相成リ、娘モ有レ之シカ、父織部被レ召捕ト承リ、娘ヲ差殺シ自害シタルヤニ風聞ス、又ハ遁去タルト云フ、是彼地其時ノ傳説ナリトツ、扱又三郎付立ヲ出ス、即左ノ如シ、織部所持ノ品々ナリ、

所持之品覚

- 一 蓮包二ツ 但符儘
- 一 風呂敷包三ツ 但符儘
- 一 蓮二枚
- 一 中山殿御内森石見人馬帳一冊
- 一 京都中山大納言様御内森石見様行書狀一通 但金子四両在中
- 一 符箱一ツ
- 一 證文一本 但内田市太郎
- 一 菓子料一包 但金子入
- 一 石州大宝坊様行書狀一通
- 一 小財布一ツ 但金子入

- 一 大小一腰 但脇差鞘損シ有
- 一 笠竹袋入
- 右之通ニ御座候以上

三月

添田町庄屋 又三郎

付立

- 一本大小十四冊
- 一 経一卷
- 一 人馬帳一冊
- 一 往來手形一通箱入
- 一 文箱一ツ
- 一 笠竹二通り袋入
- 一 棧木一包
- 一 白木綿三反
- 一 袴一具

- 一 財布一ツ
- 一 金子取合三步二朱 但御初穂一封トアル分共
- 一 京都中山大納言殿内森石見へ佐竹渚ヨリノ書狀一通 但金子四両在中ト有レ之候へ共不審ニ付致ニ披符ニ候所鉄金具之様成物三ツ入有レ之
- 一 證文一本 但筑後国久留米領三瀨郡福光大庄屋内田市太郎ヨリ石州那賀郡神主村大宝坊へ當ル借用銀證文ナリ
- 一 菓子料一封 但金千疋同人ヨリ大宝坊へ當ル
- 一 書狀一通 但同人ヨリ大宝坊へ當ル
- 一 白砂糖六十斤
- 一 大小一腰
- 一 風呂敷大小八ツ
- 一 目鑑一ツ 家入
- 一 茶六袋
- 一 書六枚
- 一 鉄粉其外一袋
- 一 古足具一風呂敷

- 一 懷中上袋一ツ
- 一 書通其外反古類一括リ
- 以上

写
 天保十一庚子三月十五日立
 上銘 人馬駄賃帳

右者今般依ニ要用ニ肥前長崎迄罷越候間宿々川渡人馬止宿等差滞無レ之様取計可レ給候也

佐竹織部

子三月

中山殿御内

森石見

京都ヨリ
 肥前長崎迄 宿々問屋役人中

往來手形之事

一 石州御代官岩田鉄三郎支配下

佐竹織部

右之者儀拙寺檀那紛無御座ニ候今般四国徧路并肥前国清政公肥後国清正公ヲカケ為ニ参詣ニ発足仕候処国々御関所海陸共無レ滞御通シ可レ被レ下候若日行暮難澁仕候ハ、止宿御頼申上候萬一於ニ何国ニモ病气或ハ病死仕候共此方へ御届ニ及不レ申其所之御作法ヲ以御葬可レ被レ下候為レ念依テ一札如レ件

紀州高野山正智院末石州銀山御料那賀郡都治本郷

天保十一子二月

真言宗圓光寺

国々御関所并村々御役衆中

以上

覚

一白砂糖六拾斤壹箱

一菓子料金子千疋壹包

一證文一通

一書狀一通

右織部所持之品之内白木綿三反娘免伊^(免)へ遣ハシ吳候様且筑後国福光大庄屋内田市太郎ト申者石見国神主村大宝坊へ借用銀手遣ヒニ付テハ品々御當国小倉ニテ大里屋善右工門へ相頼市太郎へ送り返シ吳候様存命之内好助殿へ申残シ置候趣ニ候へ尺織部所持之木綿ハ於^(免)于今^(免)伊へ被^(免)遣候様難ニ相成^(免)右一ツ書之廉々市太郎へ送返シ之義ハ書通申残シ旁正掘モ有^(免)レ之ヤニ被^(免)相考^(免)候付御引渡申候間御受取可^(免)被^(免)下候以上

天保十二丑三月廿日

下関 彌五郎

小田 松五郎

彦山 好助殿

添田 利吉殿

右之通相調現場引調好助へ相渡ス、好助・利吉ヨリ請取ヲ出ス、廿日、茂助其外一達中元寺村ニ至リ、庄屋彦左衛門及又三郎・好助・幾平一同立會ヒ死骸檢分ノ上舩灰ヲ以箱詰ニシテ添田宿迄送ス、疵所及物等最前又三郎・好助ノ言ニ違フナシ、衣類三階菱紋付形付單物一枚也、地半一枚帶一筋ノミ、廿一日朝ニ至リ、織部ハ××ナルヲ專風聞アリテ、彼地役方ノ者人夫差出苦シトノ事ニ付、彌五郎・松五郎ヨリ好助・利吉へ左ノ一札ヲ出シテ事濟タリ、其文ニ云ク、

佐竹織部事××ト申風聞モ有^(免)レ之由ニ候へ共全ク其筋ニ無^(免)レ之、石州那賀郡都治村百姓ニ相違無^(免)御座^(免)候依テ一札差出置申所如^(免)件

天保十二丑三月廿一日

右ニテ事相濟、同朝添田出立、深更ニ及ヒ、赤馬関着船、二十四日、萩歸着セリ、扱枯木龍之進改名佐竹織部ハ、備後三次ノ××ナルヲハ、登波親シク其地ニ至リ見聞セシ所正実也、但シ豊前ニテ、一時ノ權辭ヨリ、石見浪人ト諸文書ニ見ユレ尺、其実ハ然ラス、カクテ、龍之進死骸籠屋ニ假埋被^(免)仰付、御法之通、十二月六日斬首、滝部村ニ梟首被^(免)仰付、登波承^(免)之、且喜ヒ且怒リ、滝部村へ走り行テ、死首ニ向ヒ、爾先年父弟切害、夫幸吉ニ深手ヲ負セ、剩、幸吉妹松ヲモ切殺、立去候浪人枯木龍之進、十数年讎ヲ報ント、五畿七道身ヲ窺シ尋テ覓シニ回り逢ズ、空敷月

日ヲ送候処、此度上様御慈悲ノ餘リ、如レ此被ニ仰付ニ候、思ヒ當リ候ヘト白眼付、短刀ヲ提ケ立向ヒシ由、」此時ノ御代官役張三左衛門至増、其段政府へ届出、且登波一生一人扶持被ニ立下トノ事、」初メ直横目以下豊前へ向フ時、登波頻ニ後行シ度ヨシヲ願ヒタレト、御作法有レ之、其義不ニ相叶トノ事ニテ踏止リタルカ、敵竜之進ハ、彼地ニテ自殺シ、梟首セラシハ瓢箪ノ腐リタル様ノ者ノミナレハ、無念サ云ン方ナシ、筒様ト預メ知リタラハ、願ナク私ニ往クヘキモノヲト、今ニ以テ遺憾トスト、登波自ラ云ヘリ、登波儀、常陸国若柴宿龜松ニ大恩有レ之ニ因テ、敵ノ梟首ヲ告知ラスヘクトテ、明年四月、密カニ養子鶴藏ト云者九歳ニ相成ルヲ連テ、若柴へ参リシカ、惜カナ親市右衛門モ龜松モ、先年相果タル由ニテ、家内ノ者へ挨拶ヲ述、十日程モ滞留シ、婦リニ日光山・善光寺等へ参詣致シ、其年十月角山へ帰着セリ、」其後十六年目、安政三年丙辰、孝子義人ノ詮議被ニ仰付ニ付、十月御代官勝間田權右衛門盛稔、旌表并褒美ノ事取行レシコト左ノ如シ、

幸吉後家 登波

右文政四年辛巳十月廿九日枯木龍之進ト申者登波身元甚兵衛方一宿セシメ父甚兵衛弟勇助夫幸吉妹三人ヲ切殺幸吉ニ數ヶ所ノ疵ヲ負セ立去リ種々行方御尋サセ被ニ仰付ニ候處不ニ相知ニ夫幸吉モ數ヶ處ノ疵ヨリ大及ニ衰弱・癩癩病ニ変シ色々令ニ看病ニ候処急ニ全快モ無ニ心元父弟ノ仇共ニ天ヲ戴サルノ遺恨止時ナク此餘猶豫セシメ候ハ、讎ノ蹤跡モ失ヒ終ニハ志ヲ得果サヌニ立至リ可レ申ヤト彼是気ヲモミ夫幸吉令ニ相談ニ納得之上心ヲ勵マシ身ヲヤツシ郷里ヲ立出山陰北陸ノ国ヨリ江戸ニ出奥羽及五畿内四国迄モ穿鑿セシメ十二ヶ年ノ間野臥山臥ノ艱難心苦ヲ尽シ候ヘ共得尋當リ不レ申

安政三年丙辰十月 覺

幸吉後家 登波

一米一俵

右先年父甚兵衛弟勇助遭ニ殺害ニ令ニ横死ニ候後憤ヲ発シ復讐ノ事ヲ神佛ニ誓數年羈旅ニ身ヲ窶シ終ニ上御威光ヲ以宿志ヲ果シ候処定ニ拔群之孝義感心之事ニ候此度右等之御詮議有レ之門戸ニ旌表被ニ仰付ニ候ニ付於ニ于時ニ褒美トノ被レ下レ之候事

辰十月

此年登波五十八歳ニテ存生ニ付、勝間田氏勘場へ呼出サレ、年來ノ憂患辛苦ヲ親シク問ハレ、前段ノ二事申渡サレケレハ、登波ハ勿論在座ノ者一同感泣ノ袂ヲ絞リシトカヤ○

此時勝間田氏登波ヲ詠ル哥アリ

向津久ノ紫菜搔袖ハ乾間モ乾カヌ袖ヲ獨ニゾ見ル、向津クノ奥ノ入江ノサマ浪ニ海苔カク海士ノ袖ハ濡ツ、トヨメル人丸ノ哥ノ纏案ナリ、香月牛山カ巻懐食鏡ニ長門向津苔トアルハ此所ノ

産ヲ 檜崎景海此事ヲ聞テ、只獨リ乾カヌ袖ノソレ故ニ幾ソノ人カ猶ヌラスラント詠リ、

○夫幸吉ハ家ヲ出テ、後ニ行衛知レズ、登波美濃國ヲ去タル跡ヘ、数日シテ尋往タルヨシ、其事ハ諸國經廻リ、再ヒ其地ニ歸リタル片、初メテ聞タレトモ、最早尋ヌヘキ道ナシ、歸國ノ後、石見ノ津和野辺ニテ病死ト告ル者アレトモ、是亦慥ナラサルコト故、夫ノミニテ打過居タルカ、今茲安政四年丁巳九月、余カ友画工松浦松洞角山ニ往、烈婦登波ヲ貌シ、話次ニ、加程ノ貞烈ノ婦トシテ夫ノ死所ヲ夫ナリニシテ置コハ何如ニト詰リケレハ、登波モ言下ニ大ニ感激シ、早速装ヲ束テ、十五日ノ朝ヨリ家ヲ出、石見ニ往キ、所々探索セシカ、二十六年前幸吉ト云者津和野ニテ病死セシヲ聞キ、往尋ヌルニ、夫ハ紀伊人ニテ而モ医書一卷ヲ所持セシ由ナレハ、吾夫ニハ非ラズ、前ニ津和野ニテ幸吉ハ病死ト傳ヘシモ、多分是ナラント思ヒ、他ニ尋ヘキ手カ、リナク、大ニ力ヲ失ヒ、所々ノ宮番ヘ若知ル、事モアラハ、申送り吳ラレヨト頼ミ置キ、空シク歸リシナリ、此行往來吾家ニ立寄りテ、因テ詳ニ討賊ノ始末ヲ聞キ、其口説ヲ以テ、原稿ヲ改竄スルコト然リ、幸吉ノ死所知レサルハ、幾重モ遺憾ナレトモ、松洞一言ノ下ニ感激シテ直ニ石見ニ走ルハ、則感スヘキノミ、其後戊午ノ年、御兩國中町地方孝人奇特人其外褒美ノ證儀仰付ラレシ片、登波ト小郡臺道ノ石、都濃郡深浦ノ正、三人ハ孝義拔群ニテ老極ノ者モアレハ若ヤ此議半途ニ意外ノ事アリテハトテ 月 日三人ノミハ引拔テ褒美アリシニ、時ニ登波ハ向後宮番ノ唱差除カレ、平民一統ノ戸籍相加ヘラル、トノ事ナリ、抑登波事平

民ニ加ヘラル、ハ頗ル大議ニテ、初メ周布政之助翼御代官タリシ時、政府ヘ申出タレトモ、政府ニテ先例ナケレハ、事姑ク止ニナリタリ、已ニシテ、政府ヨリ郡方ヘ、先例ハナキカト問ケレハ、郡方本締佐藤寛作對テ曰、昔シ秦人松ヲ以テ五大夫トス、是何ソ先例ニ預ラン、天下孝義ヨリ重キハナシ、登波賤シト云トモ比ナランヤ、松ノ功、豈登波ノ孝義ニシカンヤ、且以下*印迄原本欄外にある宮番カ、ル復讐セシコトモ又先例ナシ、非常ノ事ナレハ非常ノ賞素ヨリ當レリト、政府一咲シテ已ム、獨リ唐船方中村道太郎清旭曰、孝義固ヨリ重シ、然レ本邦尤モ名分ヲ重ンシ種族ヲ別ク、此議輕易ニスヘケンヤ、此議ヲ慎重スルハ、即チ孝義ヲ重ンスル所以ナリト、是ニ於テ、儒者近藤晋一郎芳樹ニ命シテ是ヲ議セシム、芳樹古史ヲ引テ例トシ、此議疑フヘカラサル由ヲ建白ス、政府乃チ其議ヲ採リ、且登波素生播磨ノ百姓ニテ幸吉モ元來奥阿武郡ノ百姓ナレハ、一旦宮番トナルト云トモ、賤ヲ放テ良ニ還スノ訳ナレハ疑ナシト決シタルナリ、嗚呼是レ登波ノ榮ノミナラズ、實ニ政府ノ美事ト称スヘキナリ、

附書

石ノ事跡ハ、諸家ノ詩文歌詠ノ寄贈モ少ナカラズ、就中先輩楊井謙藏ノ贈ラレシ長篇ノ詩ハ五山堂詩話ニモ載ス、又勝間田盛稔小郡ノ代官タリシ時、撰ハレタル蓬生ノ麻トテ、石ノ事跡ヲ記シタル者アリ、又柴田鳩翁ノ道話統々篇ニハ、イト詳ラカニ此事ヲ説タレハ、世ノ人皆シル所ナリ、獨リ正ノ孝ハ、石ヨリハ優ルニ似タレトモ、世ノ人未タ是ヲ傳ヘサレハ、爰ニ戊午ノ歲褒稱ノ詞ヲ直ニ附書シ、人ヲシテ其大概ヲ知ラシム、松洞画史亦曾テ深浦ニ往キ、正ノ像ヲ肖セ歸リ、家ニ藏ス、蓋シ不朽ヲ謀ルナリ、褒稱ノ詞ニ云ク

都濃郡宰判末武下村庄屋堀吉郎右衛門存内深浦畔頭清木八郎右衛門組百姓

宇吉祖母 末左

右ノ者事當年九十六歳罷成候処兩親存生中孝養ヲ尽シ父助八儀ハ八十四歳ニテ相果母ハ数年眼病相煩終ニ盲人ニ相成九十歳計ニテ令ニ死去ニ候処兼テ貧窮者ニ付田畠等モ無レ之預リ作ナト致シ又ハ落葉ヲ拾ヒ牛馬飼草ヲ賣代トナシ女身ニテ艱難辛苦ヲ厭ハス種々相働日夜孝養ニノミ心力ヲ尽シ候故近邊ノ者モ見兼少々宛ノ助勢致候得共落葉刈草ヲ以其礼意ニ報シ前廉養子有レ之候処貧窮ヲ見限令ニ家出ニ其後モ養子相働メ候ヘ凡夫有レ之候テハ却テ兩親ヘノ心添疎ニ相成候ニ付兩親死去後ハ尼ニ成凡罷成後世ヲ弔ヒ可レ申ト終ニ縁辺不レ仕孝心ノ外更ニ無ニ他念稀ナル孝行ノ者ニ付追々御褒美被レ遣公辺御付出ニモ加リ宅前ヘ孝女滿佐ト録候石建調相成一生獨身ニ罷居只今ノ宇吉ハ姪ノ子ニテ是又祖母ヘ懇ニ仕ヘ家内睦敷相暮シ滿佐儀多年ノ辛勞孝女ノ名譽ヲ得候奇特ノ行狀稀ナル高壽勞委細鞞負殿被ニ聞召届ニ甚以神妙ノ事ニ依テ間近身柄一生真綿ヲモ被ニ立下ニ候ヘ共猶又厚御詮儀ヲ以爲ニ御褒美ニ永名字被ニ差免ニ候事

*(姪ノ子ニテの五字は原本は缺字であつたから、二十一回叢書によつて補つた)

討賊始末取徴文書

- 幸吉口書一通
- 登波口書一通
- 田中文後口書一通
- 登波申上一通
- 子十月登波申分一通
- 目明松五郎申上一通
- 大庄屋久保平右衛門書一通
- 大抵記一卷 靜間衡介記
- 登波申分書取覚 同人
- 烈婦登波碑文附帛 同人
- 愚問答書 同人
- 直横目茂助取捌一件一卷 茂助記

其他地名知難キ者ハ国郡全圖・赤水輿地圖・長門繪圖・同附録・諸国道中袖鏡・永代節用無尽藏等ニ拠テ是ヲ決ス、

附錄ニナル(この五字原本は碑文の上欄外にある、松陰が心覺えに附記したものであらう)

烈婦登波碑(周布公輔に代りて起稿す)

烈婦名登波、長門國大津郡角山村宮番幸吉妻也、父曰其兵衛、弟曰勇助、亦與幸吉同職、居豐浦之滝部、宮番之職、掃除神祠、兼緝捕盜賊、不爲良民所齒、而三人任俠自負、劍客博徒、往々過焉、幸吉有妹松、爲枯木龍之進妻、龍、備後××也、自称石見浪人、携妻往來諸國、以擊劍教人、文政辛巳十月廿九日夜、枯木夫妻、與幸吉、同會其兵衛家、龍有先妻一女、甫八歲、時置諸乞兒小市所、龍乃欲託其妻於幸吉、獨遊上國、實去之也、其妻與幸吉知之、切責其非義、龍意色殊惡、坐客爲慰解之、而龍遂與松絕婚、將去、時夜暗雨甚、甚兵衛宿之、丑夜、龍起、盡及其兵衛勇助、幸吉及去妻而去、三人即斃、獨幸吉不殊、烈婦聞變、急遽趨拯不及、首以復讎請、藩爲追捕龍、無所獲、久之幸吉創稍已、轉爲他症、在尊五年、烈婦看護具到、然烈婦心常悼大讎未復、又料夫病不可輒起、乘間語夫以志、幸吉大悅曰、夫賊既爲汝父弟讎、又爲我妹讎、我與汝、久契偕老、汝父弟、猶我父弟也、今我不幸病廢、假令不能助汝復讎、寧忍礙汝志、汝速出探賊、我病少平、當追而助汝耳、烈婦且泣且拜、行裝出家、實乙酉三月也、時年二十七、烈婦既出家、由山陰東上、過近江・美濃、自伊勢回紀伊、京畿諸國、搜索無遺、於是、測賊不復在近、自中山東下、直極南部之恐山、探奧羽、搜關東、經北陸、歷東海、轉周南海、反過安藝、在外蓋十二年、辛苦具嘗、然後得詔察賊所

在矣、龍女匿乞兒所者、爲彦山伏所收養、既長嫁人、龍母居備後三次、以故龍時或往來其間、烈婦既具得實、大悅婦國以事白官、復以復讎請、未許、烈婦出家後一年、幸吉亦力病出探賊、英知其所終、至石見益田乃死、烈婦痛哭、秉志益堅、欲急如彦山擊賊、烈婦之歷東海、獨留常陸三年、求援得龜松、龜松筑波郡若柴驛民、固壯健好義、憐烈婦志、許助復讎、至是首贊成其謀、烈婦因與伯父茂兵衛姪某同發、四人至下関、爲代官所追止、藩乃遣追捕于彦山、探問賊狀、天保辛丑三月、賊見捕自殺、因梟首滝部村、烈婦志就首下、匕首擬之、睨且罵曰、汝豈記我乎、吾甚兵衛女、勇助姊、而幸吉妻也、汝殺吾父與吾弟、傷吾夫、又殺吾夫之妹、吾欲爲報讐、五畿七道、探討粗尽、而不能逞一擊於汝身、是吾憾也、然天道國恩、遂得致汝於此、汝其知其罪矣、汝豈記我乎、時本郡代官張君至增、義之、建白賜一口米、終其身、安政丙辰、藩命旌表孝義、代官勝間田君盛稔、建白烈婦、旌表其門戶、特褒賜米一苞、明年、(周布)余代君來宰此郡、謂、幸吉身雖先歿、而志實與其妻同、則夫妻宜永免其宮番職、得齒良民、藩議審重、月日得可、余乃因巡郡、引見烈婦、烈婦時五十九歲、身体健全、容貌未衰、使其語其復讎始末、感慨悲惋、声淚俱下、余既悲其志、又恐其事之久而或泯滅、於是、建碑勒文、紀其跡、表其烈、重之以銘、銘曰、
混々原泉、于海朝宗、洋々大魚、龍門爲龍、懿矣烈婦、習坎惟通、身雖賤兮、門閭表庸、
右擬稿粗成、而宮番齒良民、藩無故事、是以廳議遷延、建碑之事、亦姑停止、然烈婦事跡、至此得其粗、後有作者、將有取焉、丁巳七月、既望識、

戊午冬、登波特爾良民、而公輔則去為他職、建碑之事遂不復議云、重識、己未五月、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園)

(本文は特記せるもの、外他筆、上欄は松陰筆)

(一) 稻守ト云ハ宮番甚兵衛ニ當ル、(二) 娘ト云ハ烈婦登波ニ當ルナリ、(三) 石見御代官支配下佐竹織部ト自ラ唱タレト実ハ備後三次ノメメナリ、(四) 同家中ノ娘ト云ハ大ニ誤レリ、実ハ宮番幸吉妹松ニ當ルナリ、(五) 劍術棒業ノ師範セシカノ前大津ニテハ會テナキナリ、尤劍術棒業賣ト等セシハ本書ニ云カ如シ、(六) 出生ノ女子ト云ハ先妻ノ娘ト代ノ事ヲ聞僻メルナリ、(七) 大杜撰、

晝寐夢四之卷

一名勸善夜話

大藏龜翁著

(一) イナモリ (二) ムスノオヤカタクキ 稻守ノ娘親ノ敵ヲテライシ話
山陰道ナルアル國ノ藩中ニ、佐々織部トイヘル侍アリ、同家中ノ娘ヲ連レ國ヲ立退キ長州ニ來リ、假住居シテ劍術ノ師範ヲイタシ居ケレ共、片田舎ノ事ナレハ能キ弟子トテモナク、其日ヲ幽カニオクル中ニ女子出生シ、光陰立易ク育ミクラス内ハヤ二三年モ過キ、出生ノ女子三歳ニナリニケリ、又ソノ邊ニ稻守トテ世間ニテイヘル、山守アルヒハ山番ナト、云テ、百姓中ヨリ養ヒ小家ヲ造リテ住セケル者アリ、此者ニ棒ヲ師範シケル縁アリトテ親子三人押入厄介トナリ居ケル、アル日織部山守ニ向ヒテソノ方ヘカ、リ居ルモ心ナキニ似タリ、シカシ念頃ニカクマイクレシ段生々忘ルマシ、我他國ヘユキ賣トヲ致スホドナラバ能キ弟子モ付ヘシ、何卒百日ホト妻子ヲ預リ玉ハリタシト云ヘハ、稻守イフ、ソレハヨロシキ御了簡ナリ、百日位ナラハ隨分預リ進スヘク候マ、賣トトヤラニテ儲ケ玉ヘト云ヘハ、早速ノ承引何ヨリ以テ忝シ、何分ヨロシク頼ムナリト、支度ヲト、ノヘ其翌朝立テ出行ケリ、扱ソレヨリ半年タテトモ音ツレナク、一年又ハ半年モ立ケルニ、風ノ便リモアラザレハ不審ニオモヒ、イデ立シヨリモハヤ足カケ二年ナリ、今ニ

(八) 此事ハ少シク似タルヲアリ、本書ヲミルヘシ

近村ノ大家ト云ハ絶テナキナリ、稻守ノ家カ、リ人ヲ大家ノ後妻トスルト云、且女房ヲ以テ松モ亦一貞ニ、松モ亦一貞婦、何ソ此妄説ヲ加ルヲ得ンヤ、按スルニ、是ハ松瀧部村ニ往キ勇助カ嫁娶ノ事ヲ謀リシヲ、カク聞訛レシ以テ外ナル間違ヒナリ

討賊始末

何ノ音信ナキハ心モトナシト、「織部カ妻ニウチ向ヒ、アナタ様ニモカヤウニナサレ御出アリ、嗚御心配ニ思サルヘシ、私モ御存ノ如ク女房子供モ御坐候ヘハ、長キ間ノ此年月、ナカノ御二人ヲハグ、ミ候事至テ大義ニ相成候ヘハ、御氣質ヲ下ケ御娘子ヲ御連被_レ成、當村近村ノ大家へ縫針洗濯ニ雇_レ御出ナサレ候ハ、御二人ノ口ノウヘト外ニ少々ツ、モ小ヅカヒタクレ可申、サ候ハ、其錢ニテ身ノフセキヲナシ玉ヘト勸ルニ、女ハ大ニヨロコビ、何卒サヤウナシ玉ワレト云ニ任セ、翌日庄屋ニ至リ咄シケレハ我方ニモ知ル通り、去年ノ春妻死去致シ洗ヒハリニモ困ル時節、幸ヒ先此方へ雇ヒ申ヘシトイヘハ、稻守ヤカテ立歸リ、女ニ此ヨシヲ云聞スレハイトヨロコビ、翌日ヨリ庄屋ノ宅ニ至リ、縫針洗濯ニ取カ、リケルカ、何事モ手早ニ出來ケレハ、家内ノ下女下男マテモ營サルモノナケレハ、庄屋モヨロコビ衣類ハミナ此女ニソ任セケルマ、家内ニ勝手モヨク知リテ至極チヨウハウナリケレハ、アル日稻守ニ佐々某カコトヲ尋テケルニ稻守申ヤウ、百日ホト、申シ出テ行候カ、モハヤ二年アマリニナリ候ヘド、少シノ音信モナケレハ定テ死去イタシ申サレシモハカルヘカラスト云ハ、庄屋スリ寄ソノ方ニ承コトモ余ノ儀ニ非ス、モハヤ三年女房へノ養ヒモイタサチハ其夫ニ断リ申サスシテ何レヘ縁付候トモ苦シカラサル大方ナリ、カノ女モ勝手ヲヨク知リソノ取マハシ感心セリ、我後妻ニ致シ度思フ也、但シソレトモ其方カ承知セサレハ成カタシ、イカ、思フヤト云カケレハ、答テ云ヤウ、至極御尤ニ奉_レ存候、

シカラハ近村ノ御同役様ノ内御一人御頼ミ親分トシテ其家ヨリ御モラヒナサレ候ヘト云ヘハ、庄屋其義ハイカヤウニモ致スヘシ、先女ノ心底ヲ聞クレヨトイヘハ、ソレハ私ウケ合申シ承知イタサスヘシ、然ラハ早々親分ヲタノムヘシト談合シ、女房ニモス、メケレハ早速承知致シ婚姻ヲソト、ノヒケル、ソレヨリ半年ハカリモ立シト思フコロ、佐々織部歸リ來レハ、稻守夫婦ハビツクリセシガ、サアラヌ体ニテ、扱織部様ニハ久々御音信モナケレハ如何ナラセ玉フト存候トコロ、先ハ御無事ニテ御歸リ目出度奉_レ存ナリトノ夫婦カ挨拶ニ、織部ハ氣ノ毒顔ニテ、ツイ百日ホト、申セシカ存外ノ長旅何カトノ御氣ツカヒ忝存候、相應ニ仕合モヨカリシ故、土産モ少々持參致帰ラントスル并病氣ニ取敢、オヨソ二年ホトモ打臥藥禮飯代等ノ物入ニツカヒ果シ、帰ルシホナク過セシニカ、^(元字)アマリ貴殿ニ難義ヲカケ候事ノ氣ノ毒サニ、一寸歸リ候ナリ、扱妻ハイカ、イタシ候ヤトイヘハ、稻守取敢ス隨分御無事ニテ候、シカシツヒ百日程ト仰セラレ候マ、御預リ申處、モハヤ三年余リニモ相成候ヘトモ何ノ御音信モナサレス、御情ナキナサレカタナリ、去ルニヨリ去年ヨリ御新造ニハ隣村ノ大家方へ縫針洗濯ニ雇_レ御出ナサレ、其賃ニテ御暮シナサレ候ヤウニ仕リ、今日モヤトハレテ近所ニ御入ナサレ候マ、呼申テ參ルヘシト云フ、シカラハ早く呼ヒ來リクレラルヘシ、娘カ顔モ見タシト云フニ、稻守ハイソキ庄屋ニ至リ見レハ、主ハ留主^(守カ)ニテアリシカハ、女房ニ佐々カ婦リシヨシヲ告ケレハ、色ヲ失ヒモノヲモ云ス當惑シテ居ケレハ、御

討賊始末

銀談ノ事ハ離別
メルナラン、聞
部疊ニ額ヲ付
ヘ、入タルヲモ
リ、入タルヲモ

驚キハ御尤ナリ、シカシ旦那ノ留主(守カ)コソ幸ナレ、先娘子ヲ御連御出ナサレ、コノ家ニ雇ハレ参
リ玉ヒシ体ニ御申ナサルベシ、コ、ノ旦那モ其内ニハ御婦リアルヘシ、私ヨキ謀アリ、今晚ニハ
コナタヘ御婦リナサレ候ヤウニ致スヘシト云テ力ニ、シカラハソノ意ニ任スヘシ、トカクヨロシ
ク頼ムソト前垂ガケテ其儘ニ、娘ノ手ヲ引ウチツレ立、稻守カ宅ニ婦リシ体ニモテナシ立入り、
佐々方前ニ手ヲツカヘ御無事ノ挨拶終レハ、佐々ハ娘ヲ膝ノ上ニ引ヨセ、ヨク成長シタリヒトヘ
ニ稻守夫婦ノカゲ、ソノ方カ辛勞トヨロコヒケル、稻守ハ罷出、扱御礼ノホトハ痛ミ入奉レ存ナ
リ、早速申モ甚失礼ナレトモ、御出立ノ後庄屋組頭ヨリ呼ツケラレ、村中ヨリ養ハル、身分ヲ持
ナカラ人ヲ養候ハ心得ガタシ、早々断ルヘシトノ事故、段々訳ヲ申、百日程カ間ニハ必ラス婦リ
アルヘシト申願ヒ候テ、百日過テモ二百日立トモ御婦リナク、今日マテノ千辛万苦御察シクタサ
ルヘシ、其内御婦リアラハ返濟致スヘシト、他村ニマテ借財仕リ、ソノ日々ヲヤウノ送リ候、
シカレトモ御新造様人ニ雇ハレ御出ナサレ候ヨリ、村方ヨリノ催促ハ助リ候ヘトモ、私身分不相
應ノ借財ヲ拵ヘ甚々難義仕候、御長病ノ旅ノ空サソ御難澁ノナレハ、多分ノハコレ無クトモ、
拾両ヤ二十両ノ金ハ御持婦リナサルヘシ、先拾両ハ私ヘ下シオカルベシ、ソナタ様御婦リノ由
ヲ聞ツケナハ、借シ方ノ者ドツトオシ寄マイルヘシ、参ラレヌ先ニコノ方ヨリ持參ルカ、明日受
取ニ参リクダサレ候ヤウ、今晚ニモ私マハリ申オキ度ト申セハ、織部大ニ耻入り、尤モ道理トモ

織部妻ヲ女郎屋
奉公サスルナト
絶テナキ妄説ナ
リ、但下関ト云
タルハ甚兵衛。
幸吉。松等下関。
ニ由縁アルヨリ
附會セシトモ云
フベシ、

何トモ謝スヘキ詞ナシ、先刻モ申通り少々ノ金子ハ得候ヘドモ、病氣ノ為ニ手ト身トハカリニナ
リ、コ、ニ路用ノ残り百銅アマリアルヨリ外一分ノ金子モナシ、此度婦リテ貴様ニ合スヘキ顔ハ
ナケレトモ、餘リ久シク厄介ヲカケコノ上幾年ノ苦勞ヲカケンモ計リ難キニツキ、面目ヲステ今
日ノ仕合ナリ、ヒラニユルシ玉ワレカシト、疊ニ額ヲ付、誤リ入タル風情ニ、稻守カ女房サシ出
テ、コノ年月ノ難難ヲナラベタテ、云ケレハ、織部ハ一句ノ詞モナク、只黙然ト両手ヲツキ、頭
モ上サルヲ見スマシ、稻守スリ寄、扱イカヤウニ申タリ、今更致シ方ナシ、コ、ニ一ツノ思ヒ
付アリ、宝ハ身ノサシ合セト申諺モ候得ハ、御ハナシ申テ見ルヘシ、頃日ヨリ隣村ニ下関ノ女郎
屋ノ主奉公人ヲ抱ニ参リ居、コノ邊ノ娘ヲ二人抱ヘ明日出立イタス由、今日誰ヨリ承リ候、何卒
御新造様ヲ年ヲ二年賣リ玉ヒ、御娘子ハ一ケ年二兩ツ、ノ割ニテ私方ヘ御預リ申ヘシ、左候ハ、
十五兩ニハ相談出來申ヘシ、残ル拾一兩ノ金子ヲ御持參ナサレ、イツ方ヘナリ、御住居ナサレ、
劍術ノ御師範ト賣トナサレ候ハ、気ヤスク御クラシ出來申ヘシ、又私借用方ヘハ二兩下サレ候
ハ、コノ時宜ヲ申断リ濟スヘシ、是ハイカ、思シ召スト申ケレハ、織部ホロリト涙ヲナカシ女房
ノ方ヘ向ヒ、ソ方聞通りノ始末ナレハ何卒二ケ年ノ身ヲ沈メ玉ハレト、テ合セケレハ、夫ノ為
ナレハ參ルヘシ、御心易ク思シ召セト申ニ、織部稻守ニ向ヒ、聞ル、通りナレハ取計ラヒクテラレ
ヨト云ヒケレハ、稻守申ヤウ、久シフリノ面會御咄シモ有ヘケレトモ、明日ノ出立ナレハ只今御

新造様御同道致シ見セ候テ、相談出来候ハ、スクニ相渡シ、金子ヲ受取歸ルヘシ、イサ立玉ヘト立アカレハ、女房ハ涙ニクレ、折角待カチ三年フリ、積ル咄シモアルモノヲト、織部カ袖ニ取スカリ、又子ヲイタキ、人目モ耻ス泣ケレハ、気強キ織部モ疊ニクヒ付、我フガヒナキヨリカ、ル苦勞ヲカクルカト、男泣ニナケルヲ、稻守モ目ヲコスリ、心オクレテ叶ハシト、女ノ手ヲ引立テ涙ナカラニ出行ケリ、跡追ヒ出ル娘ヲハ稻守カ女房引トメ、御旅ツカレモアルヘキニ、シハラク御休ミナサレヨト織部ニ渡シ、我子ヲツレ納戸ノ内ニ入ニケリ、織部ハ娘ヲイタキ上ケ、涙ヲハラヒ脊ヲ撫、サソナンキヲシツラント、衣類ヲ見レハ、繻絆ヨリ下着上着ノツギモナク、コノ立派ナルハ合點行シ、ヤヨ此ベマハ誰ニコシラヘテ貰ヒシソ、母様カカ買テ、コシラヘテ呉タルカト云ヘハ、イヤ〜ト答フ、然ラハ誰カコシラヘテ呉シト云ヘハ、爺様カ買テキテ、カ、様カ拵クレシトイフ、ソノ爺様ト云フハ誰ソト云ヘハ、アツチノ家ト云ニ、織部心ツキ、サテハ何レヘカ嫁シタルニ相違ナシト、ナホ問ヒ試ント、其爺サマノ家トイフハ何處ナルソト云ヘハ、アツチト云フ、然ラハ其家ヲ教ヘヨト云ヘハ、立アカリテ草履ヲハク、織部モアトヘ付キテ行ホトニ、門構ヘノ内ヘ入り、コ、ナリト指サシ、内ニ走り込ミテ出ス、織部ハシキリニ忿怒ニタヘス、扱コソ稻守カ下ノ關ノ女郎屋ト云シモ、又女房カ苦界ニ沈マント云ヒ連立出シモ、ミナ謀ニテ我ヲ欺キシ也、オノレ其マ、オクベキカト、稻守カ宅ヘ立モトリ、カヘルヲ今ヤトマツ

所へ
(松蔭)

稻守ヲ切倒スト云ハ本書ニテ云ルハ、幸吉ニ當

女房ヲ踏飛スト云ハ本書幸吉妻烈婦トハニ當ル云ハ本書隠居ト云ハ本書瀧部ト云ハ本書甚兵エニ當ル、
女房ハ本書幸吉妹ニシテ織部カ妻タリシモノノ名ハ松ニ當ル、右三人ヲ殺シ一人ハ松ヲ負スル略本書ニ似タリ

小兒ヲ捨置テハ本書乞食小市ニ

自筆訂正

稻守程ナク立歸リ、サソ御待カチナラン、扱ヨキ所ヘ參リ相談ニ及ヒ候処、二年トハアマリニ短シ、三年ニテ十五兩ニテ抱ユベシト申ニツキ、ソレニ取極、三兩ハ身付トカ申シ、御新造へ御支度ニ入候ヨシニテ引取り、正味十二兩受取、證文ハ私懇意ノ百姓ヲ親ニ頼ミ相濟ミ候、明朝ハゼヒ出立ニツキ、スクニ差置候ヤウ申候マ、其意ニ任セ、金子ハ受取歸リ候、御受取アルヘシト渡セハ、物ヲモ云ハス改メ見テ、胴卷ニ入レ肌ニツケ、稻守ニ飛カ、リ髻ヲツカケテクツトチフセ、オノレ能モ我ヲタバカリシヨナ、女房ヲ下ノ関ヘ賣シト偽リ庄屋方ヘ遣シ、金ヲ取り來リシナルベシ、覺ヨトツキ飛シ、拔手モミセス大袈裟ニ切倒ス、コノ物音ニ驚キテカケ出ル女房ヲ踏飛シ、血刀サケテ走り出テ、案内モナク庄屋ヘカケ入りシニ、隠居出合立フサカリ、狼籍モノト云セモアヘス眞二ツニ切伏、奥ヲ目ガケテ入ル処ヲ、女房立出テマツ待玉ヘ、譯アリトイハセモアヘス首打落シ、逃出ル主ヲ胴切ニキリ倒シ、狼狽廻ル娘ヲ小脇ニハサミ、稻守カ小屋ヘ立歸リ、死骸バカリニ人ナケレハ、風呂敷ヲ搜シ出シ、疊テ背負ヒ、娘ノ尻スケトシ、背中ニ負ヒテ立出テ、一里程急キ行ケルカ、人ヲ殺シタル疲レニヤ、一足モ歩行コトカナハサレハ、木立ニ深クワケ入テ親子トモ前後モシラス一睡シ、夜モホノ〜ト明ヌレハ街道ハナレシ農家ニ入、米ヲト、ノヘ焚モラヒ、藁苞ニ包ミ塩ト味噌トヲ所望シ、晝ハ山中ニテソノ飯ヲ食シ、夜ハ步行テヤウ〜ニシテ下ノ関ニ出テ、小倉ヘ渡リ、筑前マテ行ケレトモ、獨身トチカヒ、小兒ヲツレテ

頼置ヨリ誤レ

討賊始末

翌年ト云ハ叶
リ、大ナル山ト
云ハ彦山ノ外
アルマ、山伏
ハ即チ中門坊
ナリ、
本書ニハ中門坊
素ヨリ息アリ
ト見ユ

ハ何國へ落付身ヲカクスモ不自由ナレハ、思案ヲ極メ、差添ノ短刀ニ書付テ添娘カ懐ニ入レ、大
家ノ門内へ捨置キ逃出ケリ、サテソノ家ニハ子供ノ泣声スレハ、テ下手ニアカリヲトモシ立出ミ
レハ、三四歳ハカリノ娘子、イヤシカラサルツマハツレナレハ、何者ノ子ナルヤ、イカ、シテコ
、ニハ來リシソト問ヘハ、爺サマトアツチヨリ來タト云フ、其爺サマハドフシタルト云ヘハ、只
コ、ニ居ヨ、追付來ルト云シト計リ云ヒテ泣居ケルマ、立寄見レハ懐ニ書付ト短刀ト入りテア
リ、取出シ讀テ見レハ、母死去イタシ、浪人ノセン方ナク、御家ヲ見カケ養育頼ミ入トノ書付ナ
レハ、内ニ連行主ニ見セケレハ、家ヲ見カケテ頼トアレハ是非ニ及ハス、コノ添シ短刀ヲ見レハ
武士ノ子ニハ相違ナシト、地頭ヘトゞケ我子トシ育ケルニ、ナカノ利発ニシテ容儀モ勝レタレ
ハ、可愛カリテ育シホトニ、其翌年ニナリテ、豊前ノ國ノ大ナル山ニ住メル山伏、御札納ニ來
リ、此家ニ泊リ、コノ娘ヲ（松陰自筆訂正）見テ何クノ娘ソト問フ、主答テコレハ去年カヤウノナル捨子ナリ
トイフ、此僧小首ヲ傾ケ御咄シノオモムキニテハ何レ武士ノ娘ナルヘシ、幸愚僧カ妻ニ未タ子ナ
ケレハ我ニクレ玉ヘト所望シ、山ニ連歸リ寵愛シテ育ケル、扱織部ハ豊後ノ國ニ足ヲ止シカト、
所定メスクラス事オヨソ十年ニ及ヒ、我カ捨シ娘ハ如何生立ヤラント、以前捨タル隣村ニテ聞ケ
レハ、其娘ハ捨（拾）ヒシ翌年アル山ノ御坊ヘモラハレ、今ハ結構ナル身分ナリ、捨ラレ却テ仕合ナル
娘ナリトイフヲ聞濟シ、山ニ登リ行違フ人ニ尋テケレハ、其男イフハ、私ハ其御坊ノ出入ノモノ

石見銅山ノ金ト
云ハ、筑後福光
大庄屋ヨリ石見
那賀郡大寶坊ヘ

討賊始末

ニテ候、御尋ノ娘サマハ、去年何坊ヨリ嫁ニモラハレ、御嫁シナサレ候ト語ルヲ聞、先嫁シタル
方ヘハヤク娘ノ顔ヲ見ンモノト、既ニ其坊ヘ尋テ行キ案内ヲ乞ヒ、御坊ヘ御目ニカ、ラント云ヘ
ハ、玄關ヘ御通リアレト云フニ任セ上リ居タルニ、シハラクシテ住僧立出、時宜終リケレバ、織
部謹テ、拙者ハ石見ノ者ニテカヤウノ（第）次第ニテ、何年以前筑前ノ國何ト申所ノ大家ノ門内ニ
娘ヲ捨置候トコロ、取上ケ養育ノ内、當御山内ノ御坊御貫ナサレ、御養育アツテ、當家ヘ嫁入致
セシヨシテ承リ、御育ナサレシ方ヘ參リ、其上ニテ御宅ヘ參ルヘキハツテ、早々娘カ顔ヲ見マホ
シク、乍（畧）義推參仕候ト述ケレハ、住僧手ヲ打、扱ハ実父ニテマシマスカ、其捨玉ヒシ時、ソ
ヘ置レシ短刀ノ銘ハ何ニテ候ヤト尋テケレハ、言下ニ豊後ノ行平ニテ候ト答フ、云モ終ラヌニ立
聞セシ娘ハシリ出テ、爺様ニテマシマスカト膝ニ打フシ泣沈メハ、住僧モ爺親モシハシハウレシ
涙ニクレケルカ、ヤウノ三人顔ヲ上ケ、扱々値遇ノ事ナリ、先何坊ヘシラスヘシ、親人奥ヘ御
連申セト云ニ、手ヲ引親子ヅレ奥ソコモナク入ニケリ、（マ、ヤガ）頼テ何坊モ參ラレ、酒宴ヲハシメ、皆々
ヨロコヒサ、メキケル、扱夫ヨリ織部ハ御坊ヲ我内ノ如クシテ、オヨソ半年モ立ヌルウチ、山中
歷々ノ坊中ヘモ參リ心易ク成リケルニツキ、織部申ヤウ、コノ山ノ御普請ナサレ候ハ、我在所
石見銅山ノ金ヲ利安ニ永年賦ニ致シカリテ進ラスベシ、其代リニ質物ヲ預リ不レ申シテハ貸不レ申
候、御山ハ古キ御宝物多キト承ル間、十品程モツカハサレ候ハ、二千両ハ借進ラスヘシト、口ニ

借銀ト云フコト、
誤レシルナラシ、
但シテ口入云々ト
銀ノ口入云々ト
云フコトモアレ
ハ、是レニ似タ
シ、猶モアルヘ

織部ガ見ヘサル
以下ノ事ハ、本
書彦山ニテ捕
レテ、又脱走ハ
シ、誤リ傳フ
ルナリ

自害ノ事ハ本書
モサタカナラ
ズ

二十歳計ノ女
人云々、此條ノ
主意、然レハ大
ニ妄説ナリ、是
ヲ烈婦登波ノ事
トセンニ、登波
コノ時、四十四
歳、又未タ曾テ
彦山ニ至ラサル

討賊始末

マカセ申ケレハ、夫ハ幸ノ事ナリトテ評定ノ上織部ヲ招キ、一山ノ元締ヨリコレノ寶物ツカ
ハスヘキ間、二千兩ヲ十ケ年利掛年賦ニカリ度ヨシ頼ケレハ、織部得ト一見シ、委細承知仕候、
コノ御宝物ヲ兩掛ニ入、タシカナル人物一人御附下サレ度ト申セハ、其儀モ承知致シ候、當山ノ
役僧一人、供一人、兩掛持一人、貴君トモ連ニテ御越下サレタシ、定テ先方ノ御進物モ御持ナクテ
ハ相成マシク候間、コレハ小倉ニテ御調下サレ度、其儀モ役僧ヘ申付オキ候ト、殘ル処ナク相述
レハ、織部ハ打ウナツキ殘ル方ナキ御手都合ニテ候、先方ハ拙者申事違背ハ申サス承知イタシ候
間、首尾ヨク致シ歸ルベシト云ニ、元締大ニ悦ビ、イヨク明朝出立ト約定シ、其晚発足ノ暇乞
トシテ打寄、酒宴ナトアリ、翌日出立シテ、其日小倉ヘ近キ処ニ宿シテ、付添ノ役僧供ノ者モ一
同ニ、酒肴ニ飽キ、ミナク熟醉シテ前後モシラス臥ニケリ、織部ハソツト頭ヲ上、邊リヲウカ
、ヒ、起出テ身コシラヘシテ役僧カ枕元ナル巾着ヲソツト取り、鍵ヲ取出シ兩掛ヲアケ、宝物ヲ
取出シ重キ物ハ元ノ如ク入レ、手輕キモノハカリヲ取り出テ風呂敷ニ包ミ、用意ノ金子ハ肌ニ付
大小ボツ込、表ノ戸ヲ明出ケルニ知ルモノ更ニナカリケリ、扱夜モ明ヌレハ、役僧起立邊リヲミ
レハ兩掛ノフタアカリテ織部ガ見ヘサレハ、コハ心得ヌ事ト枕元ナル巾着ヲ見レハ兩掛ノ側ニア
リ、兩人ノ男ヲ起シ尋ヌレハ一向オホエストイフ、兩掛ノ内ヲ見レハ宝物引クリ返シ手輕キモノ
ハミナ見ヘス、中ニ入置シ用意金モナケレハ、扱ハ織部トイヘルハ盜賊ニテアリシカ、残念ナリ、

今手分ヲシテ搜シタリ厄ヨモヤ近クハ居ルマシト、宿ノ主ヲ呼テコノ様子ヲ語レハ家内モ一向オ
ホヘタルモノナシトイヘハ、取アヘス支度ヲイタシ、山ニ引カヘシコノヨシヲ告レハ、皆々アキ
レ一山ノ沙汰トナリ、織部カ娘モアルニモアラレス自害セントシケルヲト、メ、一間ニ押込、ア
ヤマチナキヤウニト番オソ付オキケル、扱役僧方打寄評定シ、方々ヘ人ヲソツカワシ搜シケル
ニ、天罰ニヤ、織部ハ山ヨリ遠カラサル街道筋ノ、後家ノ獨住ミナル家ニ隠レ居ケルヨシヲ告知
ラスルモノアリ、迎モ此方達ノ手ニアフヘキモノニアラシトテ、捕手ノモノ大勢遣サレテ、織部
カ隠居ケル地頭ヘ届ケ御頼有ケレハ、地頭ヨリ家ヲ十重廿重ニ取卷、入りテ見レハ奪ヒシ宝物ハ
其儘捨置、ソノ身ハ見ヘス、裏手ノ壁破リシ穴ノアレハ、大方コレヨリ拔出テ裏口ノ山ニヤ入ヌ
ラン、イサ山ヲ取り卷ケトテ、村方ノ人數ヲ交ヘ引ツ、ミサカシケレハ、叶ハシト思ヒ、岩ノカ
ケニテ腹カキ切死シ居タリケレハ、村方ヨリ駕ヲ取りヨセカキ乗テ、^(載セ)庄屋ノ宅ノ土庭ニ菰ヲカケ
オキ、早々領主ヘ自害シタル由ヲ訴ヘケレハ、檢使ツカハサレ候ヤウ仰渡サレ、檢使御入來マテ
捕手ノ衆ハ庄屋宅ヘ扣ヘケル、カ、ル所ニ二十歳ハカリノ女非人竹杖ヲ突、門口ニ立腰ヲカ、メ
御逢下サレヨト願フ、庄屋ヘ取次ハ取次ナレハ又來レヨトイフニ、其由申聞ス、ソノ御取込ノコ
トニツキ御願ヒアリテ參リタルトイフ、其段又取次ハ庄屋是非ナク立出、コレヘ入ルヘシト呼入
ルハ、兩手ヲツキ、私義ハ長州某郡某村ノ稻守ノ娘ニテ候カ、親ナル者ヲ佐々織部ト申浪人ニ殺

討賊始末

ヲヤ、
烈婦登波ハ長門
大津郡向津具上
村尻浦山王社
宮番幸吉ガ寡婦
カ、タルヲ知ラサル

討賊始末

三三八

サレタリシ、其無念ヤムカタナク、何卒一太刀恨ヲ申タク諸国ヲ尋テマワル折カラ、ハカラス夜前承リ候ヘハ、當村ニ織部隠レ居ルヨシニ付、今朝隣村迄参リ候トコロ、織部義不埒ノ義アリテ捕手ニカコマレ自殺致シ候ヨシヲ聞、腰モヌケ候ヘトモ、セメテ一太刀恨申サント参リテ候、アワレ不便ト思シ召、ソノ死骸ニナリトモ一太刀報ハセクサラハ、生々世々ノ御高恩忘却ハ不レ仕候ト、涙ヲナカシノヘケレハ、庄屋モ女カ一念ヲ察シヤリ、シハラク涙ニクレケルカ、サテ驚キ入りタル心底、男マサリノ心サシト感心致シタリ、追付御檢使ノ御入ナルヘシ、其節申上ケ然ルヘク取計得サスベシ、暫ク下男カ部屋ニテ休息アレ、ソレ案内セヨト申付レハ、家僕共女ヲツレ行キ休セケリ、カクテ檢使モ御入アリ、死骸ヲ改メ、マツ假埋ミニ致スヘシト仰セ付ラレケレハ、庄屋謹テコノ死骸ニツキ申アケ度義御坐候トテ、右ノ女カ始末ヲ申述ヘケレハ、檢使ハ得ト御聞アリ、シカラハソノ女ヲコレヘ出セトノ仰セニシタカヒ呼出セハ、カノ女檢使ニ向ヒ織部カ一條ヲツマヒラカニ述ケレハ、稻守風情ノ娘、殊ニ二十歳ハカリニテ、劍術ノ師範ヲモイタス武士ヲ、親ノ敵ナレハトテツケテラフ心底、孝心ノホト武士モ及ハサルトコロ甚感心イタセリ、コノ場ノオモムキ相考フルニ、ソノ方何程劍術修行シタリトモ、織部ト立合ナハ忽チ返討ニ逢ハンモハカリ難シ、サルニ依テ天道其孝心ヲ感應アリテ、今ソノ方ヲコノ處ヘ呼ヒ寄セ玉ヒ、他ノ手ヲモツテ今日コレヘ敵ヲ引寄玉ヒ、自滅セサ玉フニ相違ナシ、即織部ハ其方カ討タルナ

リ、ソノ首ヲ打テ国ヘ立歸リ、親ノ墓及ヒ外ノ殺サレシモノ、墓ヘモ手向、御地頭ヘモ具ニ訴ヘイヅベキ也、ハヤトク討トノ仰ニハ、娘ハ天ニモ登ルコ、チシテ檢使ヲ伏拜ミ、々々々、死骸ノ側ニ立ヨリ、掛タル菰ヲ引メクリ、織部カ髻ツカント引起シ、暫ク顔ヲニラミツケ居タリシカ、涙ヲハラノト流シ、アラ嬉シヤ、オノレ過シ頃庄屋カ親子女房ヲコロシ、ワカ爺親ヲモ殺セシ恨ミ思ヒ知レトテ、ハツタト蹴倒シ、竹杖ニ仕込シ刀ヲヌキハナシ、首打落シ、檢使ノ前ニハツト一声、嬉シ泣ニ涙ナカラニ一礼シ、シハシハ顔モアケ得サルヲ、見聞大勢一同ニ、打タリト讚ル声シハシトヨメキ渡リケリ、檢使ハ扇ヲヒラキアフキ玉ヒ、ヨクモ打タリ、其首ヲ桶ニ入目張リヲイタシ、白木綿ヲモテ上ヲ卷、風呂敷ニ包ミ持參スヘシ、扱コノ方ヨリ国許マテ送リノ人ニハ捕手ニ参リシ組ノ内ヨリ兩人參ルヘシ、則誰々ヨカルヘシ、只今是ニテ用意アルヘシ、則書翰モ遣スベシ、口上等ハ只今坐敷ニテ申渡スヘシ、先女ニ浴サセ衣類ハ庄屋ヨキヤウニハカラフベシト申付、道中ハカヤノト路用マテ殘ル方ナキ心付ニテ、暫時ニ支度ト、ノフ内、書翰モ出來ケレハ兩人請取、女ハ髪ヲ結直シ、イサ出立ト檢使ニ向ヒ又伏拜ミ、庄屋役人ソノ外ニモノコル方ナク礼終リ、風呂敷包ミ背負ツ、出行アリサマ、見物ノ大勢村ハツレマテ見送リテ、別レノ声イサマクソミヘニケル、扱モコノ女日アラス国ニ歸リケレハ、母ノ喜ヒ庄屋ニモソノヨロコヒ又限リナク、スクニ庄屋ヨリ召連地頭ヘ出テ、送リノ二人モトモニ出ラレ、書翰ヲ出シ口上

討賊始末

三三九

幸吉夫妻百姓同
 由ハ此度ニ至
 リ初テ起ルナ
 リカク然ル人
 ノ同シク然ル
 トヤ云ヘキ所
 ナルヲ知ラズ
 道ヲ知ラズ
 ハルハ更ニモ
 ノハ親ノ敵ヲ
 ロウト云ヘカ
 却テ兇賊部カ
 爲メ結ニ似タ
 儒先生織部ト
 何ノ爲ソヤハ
 又

討賊始末

等申ノベケレハ、委細御聞届ノウエ御褒詞アリ、稻守ノ娘ナレトモ、百姓同様ニ仰付ラレ、首ハ
 四人ノ墓ニソナヘ、アトハ山ヘソ埋メケル、此話ハ往昔豊後ノ産ナル儒家ノ先生浪華ニ住ミ玉ヘ
 ルカ、ソノ織部カ討レシ里ニテ聞玉ヒシコトニテ、殊ニ織部モ知レル人ニテアリタル由ヲ、聞ケ
 ルマ、コ、ニ記也、

(以下松陰自筆)

畫寐夢一名勸五卷、弘化三年丙午、豊後人大藏徳兵衛、名永常、字孟純、號龜翁、七十九歳

ニノ著ス所ニ、大藏ハ老農老圃ニシテ、其著ス所農家益前編。後編。續編。猶三編ヨリ十編

ノ如キ鄙陋淺劣觀ルニ堪ベカラズ、予其五卷中ヲ通覽スルニ凡ソ十六條アリ、内七條怪誕論フ

ニモ足ラズ、又六條事理粗聽クヘキナレト、深ク奇トスルニ足ラズ、但三之卷女夜盜ヲ捕ヘシ

話、五之卷幼童兄弟親ノ敵ヲ討シ話、及此話トハ奇特ノ事蹟ト称スヘシ、而ノ前ノ兩話ハ余未

タ其其事ヲ得ズ、獨此語反復精窮以テ其誣妄ヲ斥ルヲ得、因テ爰ニ其由ヲ記ス、蓋シ大藏ノ

本意勸善ニアリ、事實ニアラズ、故ニ其事實ニ於ケル誣妄甚シト雖ト、余敢テ其功ヲ没セズ、

全文ヲ録シ、從テ其一ニ評正シ、討賊始末附録トス、

安政丁巳六月念四日

二十一回猛士藤寅誌

(東京市吉田茂子氏藏 校合濟)

松陰詩稿

解題并凡例

一、この松陰詩稿は、左に列記する稿卷を、その順序に纏めたものである、

〔名目〕(巻名に括弧を附けたのは編者の名づけたものである)

〔詩數〕

〔評點者〕

五十七短古 甲寅歲

五七、

土井有恪、僧月性 清狂

和歌

七、

なし

二十一回未焚稿 咏史

八、

月性、僧默霖、口羽通琦 杷山

乙卯稿

二二、外に和歌二、

月性、口羽

(咏史)

九、

月性、口羽

獄舎吟稿

二三、拾遺一、

月性、口羽

(乙卯冬稿)

五、

月性、口羽

丙辰稿(夏まで)

七、

なし

(乙卯舊稿)

六、

なし

舊稿

九、

月性、口羽

乙卯逸稿

一〇、

月性、口羽

松陰詩稿

(丙辰秋冬稿)

一五、

月性、長三洲

(丁巳詩稿)

二一、

口羽

西征殘稿

二三、

(戊午)新年三十短古

三〇、

なし

(戊午稿)(冬まで)

三九、

なし 計二百八十四首

要するに皆、嘉永六年以後の作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

一、この書は、既に刊行されたものには、木版本に明治十六年、尊攘堂版「松陰詩集」二冊、活字本に明治四十一年、吉田庫三編纂の「松陰先生遺著」の第一篇中の松陰詩集があるが、今は萩市松陰神社藏の「松陰詩稿」を原本として、寫し採つた、但同原本には所々同一の詩が重出してゐるので、その場合には後に出る方を採つて、他は省略した、

一、原本は、半紙二ツ折形の一冊物で、表紙は、厚紙薄澁引横刷目を見せ、中の稿卷の表紙は、普通の半紙を用ゐる、
表紙なき
卷もある 本文の用紙は、左の卷は、青野紙、其他は無野である、

乙卯舊稿、青野紙横
野なし 舊稿、青野半面十
行二十格 乙卯逸稿、同 丙辰稿、同 丁巳詩稿、同 西征殘稿、同 戊午稿、同

一、原本には目次がない、今新に作つた、但目次の題は本文の題を折略したものがあゝる、

一、吉田庫三編「松陰先生遺著」第一篇所載本詩稿の例言第一項は、本書の經歷を明にして居るから、左に掲げる、

此集原本一卷、先生自輯所示三默霧・月性及口羽通琦等詩、題曰三松陰詩稿、戊十二月、當レ赴レ獄、託三通琦及門人久坂誠二以三刪定之事、而通琦先二先生一而死、誠亦未レ遑、果二依託、姑併二取戊午稿、明治之初、門人馬島昭與二山田顯義一謀レ刊レ之、改レ稿曰レ集、分爲二三卷一、無レ幾、昭死、事又沮、今當レ附二剽削一、悉仍二故人輯錄之體、考ふるに、今流布する尊攘堂版の松陰詩集二卷は、右の例書にいへる馬島・山田二氏の企てたるが、正しくその基礎であつたことが明かである、

一、松陰の嘉永五年以前の作詩、安政五年以後の詩は、左の通に散存して居る、因にこゝに述べて置く、
未忍焚稿、弘化三年、
嘉永元、二、 未焚稿、嘉永
四、 西遊日記、嘉永
三、 東遊日記、嘉永
四、 東北遊日記、嘉永
四五、 將及私言、急務條議、嘉永
六、 長崎紀行、嘉永
六、 幽囚錄、安政
元、 戊午幽室文稿、安政
五、 己未文稿、安政
六、 東行前日記、安政
六、 縛吾集、安政
六、

(委員 安 紀一)

松陰詩稿目次

五十七短古……………三二

○出獄歸國之間雜感五十七解

和歌……………三六

○誰謂情可盡、盡言非尺牘といふ事をよみて、

筑紫の友人に遣し侍る ○又下ニ轉語ニ曰 ○寄ニ

玉叔ニ ○立春後作、寄ニ家兄ニ ○謝ニ大藤從母惠ニ餅

○答ニ家大兄ニ

二十一回未焚稿……………三七

○詠史八首

乙卯稿……………三六

○正月元日 ○次ニ富永韻ニ ○四日寄ニ玉叔ニ ○思

友詩 ○次ニ家兄韻ニ ○讀書 ○送ニ岡田以伯東行ニ

○遙憶ニ瑞泉寺上人ニ ○次ニ大槻詩ニ ○祝ニ彦介元服ニ

○送ニ玉叔東行ニ ○哭ニ澁木生ニ ○與ニ姪萬吉ニ ○讀ニ

僧月性詩ニ ○謝ニ家兄惠ニ盆草ニ ○送ニ松岡良哉ニ ○

有憶ニ長井順正ニ ○送ニ貞甫東學ニ ○次ニ富永韻ニ

詠史(編者命題)……………三七

獄舍吟稿……………三九

○獄中作 ○追和象山先生感懷作ニ ○九月二日間ニ

公駕啓行、恭賦 ○九月七日書レ憤 ○次ニ浮屠默

霖韻、却寄 ○戲言 ○書レ感 ○九月十八日、有

憶ニ象山先生ニ ○讀ニ曲足子詩、依レ韻書レ懷 ○九

月廿四日、遇ニ亡妹露英十三忌辰、賦レ之 ○有憶ニ

同門生蟻川賢助ニ ○廿九日、王母實相大姊十三忌

辰、恭書ニ至痛ニ ○秋盡夜、書レ感、昨來地震殆二十

次 ○十月朔夜、讀後作 ○十月四日、公駕當レ達ニ

江戸、恭賦 ○夜抄、高青邱詩、因題 ○夜讀後書
○讀、莊子 ○十月二日夜、江戸地大震、吾公東觀、
三日入、麻布邸得一亭、且驚且喜、乃作、短古 ○十
月廿四日、憶、亡友澁木生 ○次、富永韻

乙卯冬稿(編者命題)

三七六

○十一月六日、家兄伯教學、一女、書、喜寄呈 ○鳥
山確齋失、母居、喪、哭餘有、作 ○出、獄後、寄、在
獄、富永有、鄰 ○除夕書、事 ○浮圖師清狂有、贈、予
長篇、每句押、韻、凡八十脚、稱揚過當、非、所、敢
居、上人之盛意、吾、其、可、不、答、哉

丙辰稿

三三七

○哭、近澤啓藏 ○松柳詩 ○喜、叔父玉先生從弟毅
甫、歸、自、相、戍 ○送、小田村士毅、戍、相、模 ○感、時
事、作 ○伐、櫻、贈、人 ○病、中、書、懷

乙卯舊稿(編者命題)

三三六

郎 ○示、人 ○朴、銘 ○松下村塾聯 ○次、坪水哉
翁、仲、秋、詩、韻 ○追、和、無、名、氏、唱、和、詩、併、駁、之 ○九
月十八日作 ○挽、鳥山確齋 ○咏、史 ○書、有、鄰、詩
後、贈、秋、良、敦、助 ○除、夜、讀、後、作、示、德、民、榮、太、二
生

丁巳詩稿(編者命題)

三三九

○新年大雪有、作 ○臥、病、自、警 ○題、自、画、菊 ○
又 ○有、鄰、有、憶、余、及、亡、友、澁、木、生、詩、因、次、其、韻、
爲、答 ○三月念、三、夜、孟、子、會、後、與、知、新、榮、太、德
民、賦、春、夜、小、集 ○同、夜、得、酌、字、示、三、生 ○咏
史 ○初、夏、臥、病 ○養、蠶 ○賀、周、布、氏、孺、人、八、十
○偏、見 ○偶、成 ○松、洞、生、贈、自、画、牡、丹、詩、以、酬
之 ○養、貓 ○道、太、次、偏、見、韻、見、寄、重、押、言
志 ○閏、月、初、九、日、道、太、松、如、來、訪、快、論、半、日、云
々 ○夜、與、榮、太、德、民、賦 ○聞、坪、水、哉、翁、出、三、政、府、

○獄中作 ○賀、外、侄、篤、太、降、誕 ○讀、白、井、九、郎、右、衛
門、絕、命、詩、因、次、其、韻、哭、之 ○讀、家、兄、西、歸、沮、風
詩、次、韻、寄、呈 ○余、寄、阿、兄、書、中、有、生、不、如、死
之、語、傳、覽、爺、孃、大、煩、慈、念、因、上、此、詩、解、之
舊、稿

三三七

○癸、丑、十、月、朔、拜、鳳、闕、肅、然、作、之 ○書、金、革、知
來、抄、後 ○立、春、後、暴、暖 ○十、二、月、廿、二、夜、夢、朱、文
公 ○梅 ○寄、澁、木、生 ○歲、暮

乙卯逸稿

三三六

○寄、玉、叔、戍、相、模 ○聞、小、田、村、士、毅、歸、家、寄、之
○賀、小、田、村、外、侄、阿、篤、初、值、重、五 ○讀、林、隱、士、詩、
用、其、韻、寄、懷 ○又 ○寄、懷、林、隱、士 ○寄、從、弟
毅、甫、戍、相、模 ○挽、前、參、政、村、田、翁 ○仲、秋

丙辰秋冬稿(編者命題)

三三五

○偶、成 ○題、自、画、肖、像、示、默、霖 ○酬、粟、屋、彦、太

轉、間、職、有、此、寄 ○王、昭、君、詞 ○聞、權、介、榮、太、
德、民、龜、太、說、有、鄰、脫、獄、狀、作、詩、寄、有、鄰、

西征殘稿

四六

○留、別、土、谷、松、如 ○富、士、山 ○荒、井、驛、避、逅、肥、後、藩
士、津、田、山、三、郎、河、瀨、典、次、作、詩、贈、別 ○泊、浪、華
○御、手、洗、訪、大、原、屋、者、有、詩、次、韻、却、示 ○泊、室
津 ○宿、古、武、田 ○阿、蘇、山 ○宿、鳥、原、待、舟
○示、肥、後、藩、士、今、村、乙、五、郎 ○示、熊、本、諸、友 ○一
身 ○狂、愚

戊午新年三十短古(編者命題)

四二

○新年與、實、甫、分、賦、平、聲、余、得、下、平 ○實、甫、得、
上、平、作、斷、句、予、乃、用、短、古、步、其、韻

戊午稿(編者命題)

四一五

○送、中、谷、賓、卿、訪、佐、世、八、十、郎、于、船、木、遂、訪、伊、藤、靜
齋、于、馬、關 ○次、我、野、時、行、即、事、韻 ○時、行、常、嘆、無、

滔々皆是
不勝歎息
都人之迫

氣宇與富
岳爭峻
愉快愉快

何処演武場、螺音雜鼓聲、操練難得實、何年見有成、

側枕聽人語、語々欲斷腸、當斯天際際、無三人嘆興亡、

○賦稟隨風土、南強異北強、語聲溫柔甚、威武恐不揚、已在三耶

多難勞庸議、大號羅群才、守禦遂無策、唯看堡堞堆、以下、並歸國道中所所得、

匈奴內侵急、誰是霍嫖姚、憂來歌悲曲、人言我宣驕、○過三品川、見築三砲臺、

虜勢日猖獗、如三川之方增、誰應登壇舉、撻伐快膺懲、

去年策急務、于今不見收、忽聞浪華警、驚嘆不堪憂、去年予作急務策、言上國守

浦竹四郎携至京師、智恩院池內大學探以作攘夷論、至三江戸、備單弱、浪華宜嚴備事、松

建言、而至不見施行、發三江戸、日、聞浪華警、爲之愕然、

白玉摩蒼穹、巍然芙蓉峯、神州不二岳、萬古爲誰容、

與窗望富岳、三峰白玉寒、相對將永訣、拭眸仔細看、

照炬越嶺嶺、駕肩度渭江、脩途俘亦可、踰嶽臥興憲、

甲軍勉關甚、戰敗三方原、名將辛苦地、千古口碑存、見附有便道、士人云、德川公

○龍水來從信、無情却有情、欲問故人事、唯爲激怒聲、度三桑名灣、亦急

尾勢隔海連、熱田對山田、神器存萬古、護衛要完全、務策中所論、

殘楓映夕日、山瘠石欲危、画師擲筆處、忽然動詩思、伊勢鈴鹿有狩野

(遠思一本には
編思に作る)

不獨京儒、
世上文人之
通病、

○東夷昔猖獗、掃蕩奏偉勳、拊髀嗟嘆甚(清狂)今正切、人思田將軍、田村麻

帝京從此近、宸遊非巨爲、若令漢武在、乃是昆明池、近江

○京儒不好武、文墨徒窮年、借問浪華麥、新詩成幾篇、

邊圍備未完、邦國用先窮、點虜或忤視、何用終伐功、過三藩前岡山、開藩承三幕命、戊

四十又八坂、升降人馬艱、興憲時獨笑、見得周防山、安藝四

少年有所志、題柱學馬卿、今日檻興返、是吾畫錦行、過三明木橋、橋去萩二里、予幼時

語上、今又過此、
思之慨然、

人情如雲霧、東西唯任風、寸心向誰訴、紙應質天翁、

諸葛吟梁甫、夷齊歌采薇、青山隨處在、心事未全違、俘囚之人、青山亦非

長路三百里、俘囚一檻輿、座臥何患窄、亦是容膝廬、

圓天上爲蓋、方地下爲輿、俯仰不踟躕、即是君子居、

瘋憂無人識、情思鬱不舒、雙鬟如麻亂、棄捐不復梳、余出獄至國、

勇往踏至險、挫折豈顧軀、假得狂愚毀、勝沒名利區、不浴不梳矣、

○俛伏出跨下、(勝力) 簞卷置廁中、烈夫不厭屈、隱忍成大功、

○報效抱素志、籌略嘆非才、非才或致敗、素志終不摧、

處三逆境、如
在三順境、

心無熱鬧、
到處青山綠
水、何等剛腸、
此之謂大
丈夫、

志氣泰然、
眞是命世之
勇、

松陰詩稿

愛才世誰在、未遇平原君、偉勳不可許、且成不朽文、
 ○長江流不盡、衰々來自源、有本皆如是、擬以報君恩、
 ○才疎志漫大、意廣學欠精、一事聊違俗、適得博虛名、
 ○人生如草露、辛艱何足虞、勿顧一朝苦、遂空千歲圖、
 君恩遂未酬、蹉跎爲俘囚、國家有爲日、自慙面友儔、
 輕肥非所願、垢汙亦何患、一身付天地、萬事都等閒、
 書生滿天下、性理拆毫毛、同甫死去後、誰復學癡豪、
 夢裏常憂國、醒餘忽思家、閱過萬山水、未_{何處(清狂)}有動詩魔、
 功名不長在、漢水何西流、人生貴適意、何苦爲俘囚、
 賣劍買青山、斂踪混漁樵、夢斷驚客夜、客夜何遙々、
 ○紛々輕薄子、百喙任其嘲、猶喜夢寐裡、却得逢故交、
 ○輿中閑無事、思古感慨多、尋河張博望、標柱馬伏波、
 絲肉隣樓沸、孤囚對燈青、解秋屈子怨、衆醉吾獨醒、
 故國山河隔、風光驚客心、返照映紅葉、氣峯楓樹林、
 ○都將韜略言、一抹爲虛譚、兵法貴知彼、而不_{而不用}用哨探、

厭ハ他ノ
意、イトフハ去
聲、非可厭
三字、作亦
何嫌、何如、

壯志壯語、

夷吾學囚繫、膠鬲學魚塩、天意或有在、拂乱非可厭、
 ○偉績未能忘、夢想轉不_レ凡、昨夜太平海、快風懸布帆、
 思疎誤至計、心事都相乖、男兒勿徒死、虎豺皮尙埋、
 大樹將顛仆、一繩非可_レ維、且除北園棘、盛植桃李枝、
 志遂爲俊士、計斷爲囚奴、俗子難與議、成敗論丈夫、
 去年辭父母、心誓不復還、計違亦自好、又得拜慈顏、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世路逢九折、踟躕思君親、
 築卒入君夢、漁父兆元龜、天意未至是、鄒叟作書時、
 逸氣隘神州、乃欲窮五洲、可憐蹉跎後、一室爲孤囚、
 伏_{遇(清狂)}鎖取將相、當誅爲儒宗、古今殊所_レ宜、昔賢不_レ可_レ踪、
 無限心上事、一々附小詩、詩成那須_レ記、心上祇自知、
 去年九月十八日出_レ江戶獄、與象山翁訣、同_レ澁生_レ檻輿送_レ國、時澁生病篤、氣息偃々、予有
 所_レ思、輒綴爲_レ五言四句、夜則語_レ澁生、澁生恍慨、忘_レ病者數矣、比_レ到_レ國、積至_レ五十七
 解、今也澁生長逝、象山無_レ一字往來、偶獲_レ之故紙中、愴然久之、乙卯正月念二、松陰生識、
 實際_(不期)眞詩、如_レ加_レ圈十餘篇、雖_レ屈宋_レ不_レ過_レ如此而已耳、安政丁巳三月、伊勢土井有格

松陰詩稿

讀了妄批、

和歌 (安政元年二年野山獄中)

誰謂情可書、尽言非尺牘といふ事淺よみて筑紫に友人よ遣し侍ル
ものおもひ筑紫の道此ゆとなりきみちかきふみよゆりてつき南

又下二轉語二日

ものおもひつきすへつきそつきすともおもふま、他へある人そ知

寄三玉叔一

八汐路夜輒くわさるもろましの海の城てふなくてやほ免や

立春後作、寄三家兄一

旭さす軒端の雪も消こたりわが故郷の梅やさくらん

謝三太藤従母惠餅 (元年十二月廿四日)

ほとかまと祝ひ初まし鏡餅君が心茂照シテゾみる

答三家大兄一 (同日)

大そらの恵ハゆと、遍たり人屋の窗も照す朝の日
文うつす研の氷解にけり梅なき家も春は立ちぬる

二十一回未焚稿

清狂評點

二十一回未焚稿

(題自陰松 紙表)

國事日益非
愁思亂如絲

屈原を咏する詩の二句を右に大書して十字包括云云の評語に大書雲蔽白日云云の詩を此處に記してある口羽杷山の筆である

(し返見の紙表)

詠史八首 因讀靖獻遺言而作

（題頭の批圖、點上は默霖、下は清狂、以下七首これに倣ふ）
* 屈原、猛、省地下、（清狂評）

（本稿本文中の默霖云の評は、すべて松陰筆、蓋し別本から轉記したのであらう）

自以義皇以上人居、人之咏之、未及對望、夷齊、義卿後生、能

〇〇 屈原

秦國情不測、張儀多詭詞、懷王聽不聰、上官逞忌猜、（默批點） 內爲姦邪擾、外爲強敵窺、國事日益非、愁思亂如絲、（思カ） 國事二句、讀之不垂淚者、非憂世之人、十字包括離騷千言、讀去欲悲死、（日羽把山評） 宗臣不得君、偷生尚爲誰、懷石沈汨羅、汨羅千古悲、（清狂） 結末颯衰、

八首中、余以此篇爲傑中傑作、（把山）

以國事日益非、愁心亂如絲爲題、浮雲蔽白日、万古思悠悠、素殫糜君祿、我罪訴無由、園林夏木鬱、紅葵照人愁、荏苒日月逝、優柔長敵謀、雜念如蝟集、作詩寫隱憂、（把山）

默霖云、義卿已爲天下死者、焉不知屈原之情乎、詩亦妙、

、〇 諸葛亮 吾觀三代下、無如忠武侯、將略演陣圖、巧思及木牛、豪氣吞吳蜀、精忠報國讎、娶婦正得醜、明罰足服仇、細大與精粗、豈特管樂儔、尤憐出師表、大義揭千秋、

古雅、（把山） 詩亦正々堂々、猶如此公陣法、（清狂）

、〇 陶潛

龔勝拒莽官、夷齊恥周粟、聖賢道自同、高義耀紀錄、王者遂不死、帝緒難復續、身是宰輔後、寧爲不義辱、叢菊帶露鮮、寒松侵雪綠、潯陽人久亡、至今照人目、（默批點）

知其志、感佩、（默霖）

〇 顏真卿

出入四朝臣、威望振寰宇、入在朝廷間、輒不容宰輔、及其陷於賊、賊欲延爲主、逆賊與奸權、視公如貔虎、公兄曰某卿、罵死餘勇賈、噫如公兄弟、雙美高千古、（默批點）

〇〇 文天祥

德祐已西遷、景炎亦尋崩、尙有度宗子、誓欲謀隆興、（清批點） 事敗遂爲執、苦節霜雪凌、（夫子） 自道 弘範與博羅、欲屈終不能、（默霖云、五） 一篇正氣歌、忠義到今稱、（清批點） 誰言成何功、永垂三臣子繩、（默批點）

〇〇 謝枋得

對策詆時宰、毀家當邊儲、（清、默批點） 國亡却元薦、志厲詞容與、雪松愈青々、疊山老真儒、吾曾讀公選、玩索意有餘、（默批點） 諸葛出師表、澹菴斬檜書、想公采錄時、其意定如何、枋得知己、（清狂） 默霖云、尤能咏人、

讀謝選、思至此者、不多得、（把山）

、〇 劉因

保定古幽冀、沒胡且百年、可憐此間民、不知其所天、（默批點） 尙含故地氣、肯混羯狗羶、

屢召不可屈、處士節乃全、默霖云、妙得時行道者、顯榮世稱賢、燕歌一曲耳、薰菡
千古傳、

〇〇方孝孺

莫慘燕逆誅、莫烈希直節、坐死千餘人、親旧尽時傑、慰諭不草詔、哭罵割其舌、
公文時有禁、極天不可滅、永樂纂大全、精金映鑷鐵、(默批點)正學雖死矣、種子未嘗絕、
語氣凜々、字挾風霜、(清狂) 默霖云、義卿假他人發自己之意者、

時調尙織巧、解作此等者、天下唯吉田兄一人而已矣、(清狂總評)

霖云、僕最喜咏史、然不喜軟弱詩人詩、此八首、氣象豪壯、各盡其態、請獄中讀史、有感
于其人、必咏之、積之褒然爲卷、敢乞敢乞、史狂拜批、

僕亦喜作咏史、終不免山陽餘唾、今此八首、調古音壯、直逼漢魏、爲之覲然、

梅核生琦 (把山)

乙卯稿 (安政二年)

二十一回猛士

正月元日

(題頭批點點はすべて清狂)

天王寶曆值三元正、風雪朝來擊戶鳴、城中春意如何態、大下馬前萬馬聲、大下馬前、作大手櫻田、(把山)
嘗盡塵區萬苦辛、又將閑廢遇佳辰、所謂福堂、(清狂) 城市睡眠疎對、城市作、趨走若來往、否則睡眠作困圍、是、(把山)新調急欲托雙鯉、調平用有例壽禪無因獻親、
城市喧闐朝賀客、睡眠安穩繫囚人、所謂福堂、(清狂) 城市睡眠疎對、城市作、趨走若來往、否則睡眠作困圍、是、(把山)人間榮辱何須問、

曙色雞鳴天地春、

(有隣) 次富永韻

(清批點)幽囚不恨送青年、已將身跡附蒼天、世上風波不到處、靜對遺編意悠然、(把批點)鶯語定和竹
溪陰、梅花應笑野水潯、定應二字、皆想春回物新吾無心、心中猶自思古今、君謂何日請
長纓、(清批點)羈王致闕酬聖明、呼應妙々萬古春神州、何棄孤臣報國情、
中一解四句、每句押韻、一篇生色處、(把山)

、四日寄玉叔

爲官愛恬靜、移居住清泉、松江繞屋後、韓峰當軒前、俯仰山水間、頗得脫俗纏、
北斗值建寅、雞鳴催曉天、邦俗重賀正、拜趨三朝連、今朝僅休暇、門庭轉悠然、

想君指山水、一笑祝新年、二句亦坡筆(把山)

穩雅可誦、蓋亦慰藉之詩、(清狂)

〇〇思友詩

墨奴蔑神州、巨艦逼武昌、廟議重勞民、果識乎、忍成城下盟、蒿目閱時事、憤懣發爲

狂、上知雖難企、聊欲究八紘、(佐久間象山)平翁真吾師、期我以非常、(金子重輔)澁生真吾友、聞之急

治裝、(宮部鼎藏)西方田城子、別魂欲飛揚、寶劍脫相贈、重之以詩章、皇猷豈不顯、思之

勿暫忘、雄豪獨永子(一本)永子雄豪士、勵吾進取情、離筵不敢泣、言短意偏長、勝(長歌)笑出方輿圖、

指點送吾行、(水島三平)佐子忠貞士、氣節凜如霜、血淚收不得、泣誓維皇綱、(清狂)分手不忍去、

解衣加我裳、(佐々津二郎)三子誠憂國、望我或有成、岐路叮嚀語、語々徹中腸、法網密不漏、

戮辱墜其名、悲夫拙劣才、期望負友生、罪斷送故國、幽囚坐園牆、澁生罹篤疾、

彌留半歲強、平翁信野裡、山河三千里、平翁澁生、前叙各僅二句、至此亦各夜寒四無人、愁

思正茫茫、李都尉面目、五廣議查難測、夷情深巨量、就枕耿不寐、神飄天一方、一句、

絕、(把山)人間古今未曾有送別、紀出分明、句々忱慨、言々悲憤、勝讀荆軻傳、(清狂)

其誤事、亦與荆軻同一歎、然彼一敗解體、此則生歸父母邦、以養十八回之猛、豈可與荆

軻同日而論哉、且明以刺客望我兄者、可謂不知人、呵々、(清狂)

、次三家兄韻、七日

幽囚閑無事、晏起聊送春、却勝紫陌裡、終日走黃塵、

〇讀書九日

成敗古今端緒多、賢豪環視意如何、(清批點)居閑初覺書中味、妙境向來徒放過、

佳則佳、但不免宋派一耳、(把山)

送岡田以伯東行、十日

浦山シ心ノ儘ニ踏行カン春ノ東ノ山ノ霞ヲ

遙憶瑞泉寺上人、(鎌倉の竹院)

山光竹色入窓青、方丈幽深倚錦屏、今我爲囚空憶昔、月中一夜叩雲扃、十日

長程始返還投獄、咫尺家山不可攀、半夜幽魂伴雲月、天台峰下老禪關、十三日(把山批點)

真境、真詩、(把山)

〇次大槻詩、並引十三日

(盤溪大槻平二)大槻詩不待論、狂詩一篇、浮薄淺露、無鬱蒼之色淳厚之氣、意必好事書生之所爲、而非

精忠憂國而然也、然使一人一誦稱快、則亦過大槻詩遠矣、余試因韻布字如此、辭雖不

* (狂詩は大槻の詩詩を用ゐて之を駁したるもの)

(別本水子佐子の兩段が反對に置きかへてある)

及三詩、天下後世、或有悲其志者、
(把批點) 英雄志定守以一、詢謀僉同龜筮吉、畢竟大計無多緒、外張三威武、內富實、洪水汎濫誰塞
 源、長鯨怪鱷幾秋春、神禹逝矣世寂莫、孤舟失舵不知津、衰宋畏敵議和好、僅策
 戰伐自爲暴、医兒邪說何暇論、待看邊塞有捷報、

文字老蒼、唐有杜韓、明有李何、古今來數人而已矣、(把山)
 韻脚準確、動搖不得、讀者不知其次韻、(同)

予友西肥西在三郎亦嘗次此詩韻、以寄示、其斥大槻、與我兄同意、而語句穩當、不_レ及此
 詩_二遠矣、(清狂)

祝彦介元服 十一日

今日ヨリゾ幼心ヲ打捨テ人ト成ニシ道ヲ踏カシ

送玉叔東行

早發都門意若何、慨然踏破萬山河、不_レ恨幽囚違出餞、待看他日唱凱歌、

○哭澁木生

驛舍與君訣、匆々不_レ尽詞、囚繫在各所、消息不相知、江海吞舟魚、徒困半畝池、
 籠鳥失故林、未_レ忘群飛時、鼓角自晨暮、會見不知期、夢魂尙相逐、聞_レ計却自疑、

(談市吉田潤一
氏藏真蹟校合
清同真蹟には
計を赴に作る)

豈計生別離、更爲死別離、

語短情長、澁生足以_レ瞑、(清狂) 古色鬱蒼、亦有李都尉之風、(把山)

與姪萬吉

萬也近如何、不_レ見又一年、已免父母懷、未_レ立師傳前、仲父坐牢獄、晨夕守遺編、
 愛汝無助_レ之、道古附詩篇、下王尊孟母、是道古處、(把山) 王尊叱九折、孟母樂三遷、分陰師陶侃、
 一經慕章賢、忠孝誠可貴、學問爲_レ之先、萬也汝善聽、長江有深淵、
 九三分一、雖似苦思探索、自然妙對、吾敢詩人視、吾敢算博士視、(把山)

讀僧月性詩 二月二日

余耳三月姓名且三十年矣、未_レ見其面也、聞月性髡頂緇衣、耽詩使酒、宕跌多奇節、今
 得_レ其詩而口_レ之、頓得其心矣、耳目姑糜可也、

數朶梅花滿坐香、三稜槍刃發硌光、清狂和尚聽吾語、清未足_レ奇何若狂、
 名利震區質作真、誰臨大節致其身、堂々君子何顏面、方外却看愛世人、
 曾將專念主爲響、儒士而來交_レ口尤、豈圖文教隆興后、扶植綱常屬緇流、緇不用、(把山)
 雄文不_レ但若長川、性命乃期爲國捐、安心借問如何處、楠子墓邊下墓田、又拗體、(把山)

稱揚過當、不_レ敢當、(清狂)
 不_レ敢當、(清狂)
 三首皆佳、但數朶一
 首、鸞群雜
 類、非_レ其
 耳、(把山)

謝家兄惠盆草數莖、步其來詩韻

每思往事祇低徊、不省東郊花柳催、芳草數莖亦多趣、家山却自送春來、末句難了、

送松岡良哉之相模

富岳千秋雪、相海萬里浪、關左好風光、曾遊渺難望、愛吾安樂國、臥遊欲終身、圖書按山水、文書友古人、今忽聞君行、形神欲馳騁、請君爲我報、山安與浪靜、落句亦不了、

*水戸の人水井芳之介願成

有憶長井順正

士寧爲玉碎、切勿爲瓦全、與君論此語、回首又一年、當日金臺上、墨奴泊火船、幕議尙寬大、措置都從權、書生張蒿目、罵哭欲爲顛、君曰當此際、義寧可遷延、櫃中盈尺璧、堪向國家捐、而吾曰理乃爾、時勢轉變遷、滿世如塗泥、投玉似撫氈、未見觸頑石、一擲響鏗然、爾來忽參商、相思路三千、吾獨瓦甎材、破碎誰相憐、君自美玉質、願勿廢磨研、黃霧雖四塞、上非無蒼天、嗚呼爲瓦碎、何如爲玉全、孰與

送貞甫東學

太山丘垤不難知、行潦江河非可欺、周道君看三百里、平々何曾有多岐、

(神戸市水井市郎氏藏真蹟校合濟相違の個所は行間に傍書した)

(京都市藤原恒藏氏藏真蹟校合濟同真蹟に太山を泰山に作る)

篠崎小竹送人七古、亦有言此意、(清狂)

○次富永韻

世上浮沈如捕風、不知若個是豪雄、陰房寂々無人至、古往今來道自通、

丙辰初夏念二日

僧月性謹閱

咏史

豫讓

名分拋來輕似塵、便將侯位附陪臣、豈圖禮教一空後、有此感恩知義人、
賴山陽咏山中鹿之助、亦此意、然僕不取豫讓、(清狂)
此詩必因溫史而作者、然溫史記豫讓、以初字追叙舊事、今云使侯位附陪臣、又云後、事實錯亂、讓事在三晉爲侯之前三十餘年、(杞山)

○王蠋

七十餘城悉屬燕、燕師精銳向無前、(艱難不屈平生志、書邑獨存王蠋賢、本作死生不受敵人制、口羽希魏改今句)

松陰詩稿

三六七

(杞山批附點)

無味、(清狂)

此等詩、今日士人頂門一針、月性狂衲、妄評漫下、罪不容誅、(把山) 忼慨悲壯、憂國之情、溢于紙表、九首中、予特取是二首、(同) 與田單詩、吾兄自述其志概、不得尋常視之、(同)

* (王蠋・田單の二首)

(把山批圈點)

○田單 妻妾編行身把鋪、精忠感衆々心堅、却憐霸國資餘業、收復功名屬市掾、

與王蠋詩二意、但吾兄所願、安平君耳、(把山) 吾兄雖願安平君、恐爲王蠋、性質自然耳、(同)

(清狂批圈)

○紀信 事急榮陽群策覆、陣平反間未平難、不憂誑楚身燒殺、正是項劉成敗關、

劉章

青年氣力獨朱虛、拱手陳周泥塑如、異時擊產廷中膽、已在稻田歌發初、

陳腐、(清狂)

月性善詩、其評人詩亦當、而此稿評屢失、此作吾兄寓意、評云陳腐、可乎、(把山) 予平生喜朱虛、吾兄亦有取乎、(同) 吾兄他日十八回之猛、已在單身入海日、(同)

(以下清狂批圈點)

○路中太夫 膠西、膠東、菑川 王、圍齊臨菑、 三王圍急欲降城、一語還勝百萬兵、臨節致身吾所重、恨他青史逸其名、 顯幽蘭微、咏史中不可無此體、(清狂)

、蘇武

節旄落尽不謀生、身是漢朝蘇子卿、十有一名麟閣上、十分詩才、鬢毛蒼白最分明、

溫序 校尉溫序、爲魏將荀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槌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而死、

○范粲 魏主曹芳之廢也、大傅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口不發言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魏臣敢履晉方輿、三十六年寢一車、篡奪寰區稀節義、不言范粲有誰如、

四月念二日 僧月性妄批

獄舍吟稿

二十一回寅

○獄中作

松陰詩稿

三六九

(把山清狂同批二圈)

